澳門筆匯

84
2023.03

文學窗口
春日復常

文學窗口，春日復常

[澳門作家新作]：龔剛、李懿、雲山、安好、太皮、李爾、林淲、關少曦 [創作大中華]：區楚翹、黃可偉、嚴瀚欽、黃廉捷、簡易、谷雨、劉利祥 [文學評論]：吳志良、鄭靖、陳家朗
[大香山新春詩會]：賀綾聲、王晓波、步緣、洪蕪、鄭玉彬、劉洪希 [文學新世代]：陳家朗、司徒子榆、瑋殷、沈蕪、容家浩、甘遠來、幽子、李娟娟、塵曉、袁無山、以馬、王琪楹、羅國盈、朱嘉怡、旺旺

澳門筆匯第 84 期

澳門筆滙

文學窗口，春日復常

84
2023.03

澳門筆會
PEN OF MACAU

目錄
contents

編輯手記

4 陸奧雷 孤獨有時，熱鬧有時

5 甘遠來 一剎那頃的春天

澳門作家新作

8 龔 剛 這個春天振翅欲飛（組詩）

11 李 懿 過三關

17 雲 山 孵育

20 安 好 依靠

21 太 皮 救命恩人盧明仔

25 李 爾 秦檜復甦記

30 林 漉 夜，有光

34 關少曦 最後的一里霧

大香山新春詩會

38 賀綾聲 天氣好的時候

39 王曉波 詩三首

41 步 緣 春天的祈禱

42 洪 蕪 一頁時光（外一首）

43 鄭玉彬 跨年（外一首）

44 劉洪希 以一朵杜鵑花的形式打開自己（外一首）

創作大中華

48 區楚翹 紅（外一首）

52 黃可偉 洞

57 嚴瀚欽 詩四首

61 黃廉捷 泥土印心（外一篇）

66 簡 易 初戀

69 谷 雨 千年之後—遊黃鶴樓

70 劉利祥 更生的片段

文學新世代

78 陳家朗 詩，而立
81 司徒子榆 長途旅行
82 瑋 殷 詩三首
84 沈 蕪 詩三首
85 容家浩 鬥
86 甘遠來 學語
87 幽 子 搜尋：而立
88 李娟娟 詩四首
90 塵 曉 星期九的日記
92 袁無山 詩三首
95 以 馬 憤怒與喧囂
96 王琪楹 葬禮
97 羅國盈 夢蝶
98 朱嘉怡 回溯
99 旺 旺 空虛的人

文學評論

102 吳志良 澳門文學根植於多元文化環境
104 鄭 靖 澳門文學研究的窗口
——《澳門日報》文學副刊談
107 陳家朗 天秤座的召喚
——甘遠來〈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賞析

澳門文學動態 110—116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新詩、散文、小說、劇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出版：澳門筆會
編輯：陸奧雷、賀綾聲、孟 京、安 好、梁錦生、甘遠來。
排版：拾鹿工房
插畫：林 格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鴻興印刷公司
書號：ISSN 1680-6476
定價：澳門幣 20元

澳門筆會
電話：2872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編輯手記

孤獨有時，熱鬧有時

◎ 陸奧雷

疫情時，大概我們都曾經對人說過，等一切復常，要多互訪、多交流、多見面。終於，等到了各地通關往來的逐步取消各種限制，海陸空的交通也陸續復開，但願我們相聚的約定，可以早日兌現——不管是我到你那邊，還是你來我這裡……

文學創作需要獨處、靜心、專注，但同時，文學創作也需要走進生活，體驗人間煙火，感他人之所感，觸發情緒，帶動創作。那怕看似對寫作無直接幫助的文學活動，寫作者卻往往能在交流的過程中互相擦出火花，找到寫作靈感；又或是因緣路過某個城市，有了另一些新鮮體驗，有了新的發想，讓往後的生活和創作有了改變。

一個寫作者在文學創作的路上，既是孤獨的，也不是孤獨的。說孤獨，是因爲我們只能靠自己潛入自己的內心。無法靜心獨處，很難寫出好作品。在文學創作的“房間”裡，在作品生成以前，寫作者大多是孤獨地靜靜幹活。

說寫作者不孤獨，則因爲我們有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和文學愛好者，我們有讀者和研究者參與到文學作品的傳遞和接受當中。作品以後會帶來甚麼意義，那是以後的事。想現世尋得一點溫暖，還是需要發表與閱讀作爲鼓勵，推動我們繼續創作下去……

在這件事上面，《澳門筆匯》能做的，就是盡量幫助寫作者發表佳作。澳門筆會能做的，大概就是創造不同形式的“交流”，等寫作者與他們的作品，有更多遇上知音的機會了。

編輯手記

一剎那頃的春天

◎ 甘遠來

本期《澳門筆匯》以生命本身爲主題，記錄春天這個多面體。

龔剛、李懿、雲山、安好等八位作家共同獻上一簇鮮花，爲春天獻禮。天氣好的時候，賀綾聲與大灣區詩人們在大香山舉行新春詩會，本期《筆匯》特此輯錄這場春天的約會。“文學新生代”欄目收錄十五位而立之前的年輕寫作人最新作品，初芽新發，恰如春天本身年輕、活力、新生的象徵。

作家以文字爲橋，步向一個新的世界。文學創作如同一扇窗口，我在一端，你在另一端，由此以往，由自我到他者，注視未來，探索新世界，這是一個不斷重複的過程，如同華滋華斯給予我們的啓示：自然，單純，好奇……注定要產生無窮的力量。

尼采對舉的兩種精神範式，太陽神的節制與美，酒神的迷狂與狂喜，兩種精神均源自於心靈，兩種心的悸動，總能轉化爲我們面對人生苦難時的重要力量。

二零二三年的春天已經到來，萬物春醒，世界復甦。生命在一剎那頃閃爍如電，綻放出春天不思議的五光十色，人們比以往更渴望某種更平靜、溫柔、不速朽的愛。正如龔剛最新力作所言：這個春天振翅欲飛，一剎那頃的春天，也是永恆的春天。

澳門作家新作

這個春天振翅欲飛（組詩）

◎ 龔剛

一、這個春天振翅欲飛

瘟疫仍在蔓延
許多領空被關閉
哭泣的少年從邊境出逃
報紙的頭版越來越擁擠
（頭條無好事，
一位娛記抿著咖啡說）

窗外的天空，藍得沒心沒肺
圓滾滾的鴿子，從碎渣豐盛的草地
飛上樹梢的停機坪
懶懶地俯視人間

兩片懸鈴狀的枯葉之間
橫亙著靜默的虛空
一架客機，以中頭彩的概率
搶了攝影家的鏡頭，彷彿伸指
可以按住

滿樹繁花在街邊閃耀
等待著一陣呼嘯而至的狂風
每一朵花都是蝴蝶的前生
這個春天，振翅欲飛

二、時間之書

漢白玉的堂廡之上，
年華之上，剔透的寒風之上
蔚藍，一往情深

落日照大旗，耀眼如同晨曦
行走於遼闊，無始無終

莫斯科餐廳，在記憶的
一角，等待星月的光臨
長安街從盛唐來，穿越晨昏

每一個衚衕口似乎都長著一棵白樺樹
燕山在樹梢下，觸目可及

南池子的紅牆，分隔古今
雪落下的時候，梨花就謝了

通往未名湖的道路
重疊著萬千腳印
卻了無痕跡

萬里外的硝煙，仍未散去
在書卷之外，在結痂之前

三、信鴿

陽光的漁網網住了世界
行人從陰影中逃逸

細碎的葉子回憶著雪落的姿態
從所有城市的半空落下

街道邊一列列反光的車身
披上了和平的迷彩服

銀行大廈的穹頂和教堂的尖頂
爭奪著城市的制高點

太陽派出的信鴿，掠過樹梢
隱藏在萬千廣場的
萬千鴿群中

點一杯咖啡，或一壺綠茶
站在櫥窗前，或坐在遮陽傘下

各種牌子的大屏幕
說著不同的語言

鴿子在陽光的腳踝啄食
白的更白，黑的更黑

有一隻拒絕投餵，
卻沒有人看到

四、黃昏

夕陽已經逃逸
天空檢視著傷口
廣場，哦不，整個世界
被光芒籠罩
手工砌成的弧線
如撥動的琴弦
與天地共鳴
人類在逆光中起舞
一杯咖啡，擺在休閒椅上
從空間中突圍的旅人
把時間放入背囊

五、這聲音狀如佛手

刺桐花凌空綻放
狀如佛手
天空患了潔癖
不容許一絲雜色
無法看穿的藍
正在醞釀判詞
那些石頭深處的爆裂
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燃燒
那些河灘上的腳印
那些相互覆蓋的陰影
那些被診斷的囈語，水中的乾渴
策蘭說，他聽到了斧頭開花的聲音
（而我，最想聽到漢白玉開花的聲音）
這聲音狀如佛手

六、假裝抓住了雪花

從看不見的窗口，撒下漫天碎紙
街角徘徊的人，假裝抓住了雪花
手掌被打濕，卻沒有水漬
就像重複多次的故事
流雲向西方聚集，爲日落鋪設必要的背景
酒吧的燈亮了，巨大的窗玻璃
竭力裝下整個世界
光與影交疊，一枚銀幣在台面上翻轉
到處都是風聲
咖啡豆快樂地跳動
急於洩露出身的秘密

過三關

◎ 李懿

他躺在床上已有一天。窗戶朝北，剛好有夕陽的光照進來，緩緩傾斜著、熄滅在他的被子裡。

外間，兒子理應在寫作業，但電視機開著，播的是卡通片，已經放了一下午。咯咯咯的傻笑，間歇是鉛筆在紙上書寫時的沙沙聲，攪得他腦袋嗡嗡作響。

他睡了一整天，醒來後卻比入睡前更覺疲憊不堪。太陽落下去，妻子快到家了，他不想聽她嘮叨，便起床，赤著腳，踩在冷卻了的煙頭和濕軟的花生殼上。椅背披著大外套，他兩根指頭從口袋裡夾出半包煙，但找不到打火機，就把香煙銜在嘴巴裡過過乾癮。“別看了！”他衝門外喊，“寫你的作業！”

那電視被慌不迭地按了關機鍵。他拎著往下墜的睡褲褲腰出了臥室。兒子背挺得很直，但脖子往下彎，額頭幾乎要抵上作業簿，看不清表情；筆握在手心裡，半天不動彈。他哼了一下，也來不及教訓，趕著要進廁所放水。

方便完後，他洗手時看了一眼鏡子：一張邋遢的、浮腫的臉。他搔了搔下巴，指甲划過鬍茬，發出嘩啦嘩啦的響動。該刮鬍子了，他想，但舊剃鬚刀太鈍，上次就割了個血口子。去買一個新的吧，身上也沒多少零錢——何況，一家三口回老家的路費還沒著落呢。

想到就快過年了，他的心直往肚子裡跌。上個禮拜，不知是星期四還是星期三，晚上熄燈後，他睜眼盯著天花板發呆，一想到微信裡還有母親悄悄轉給他的兩千塊錢，渾身上下就火燒火燎的。凌晨，鐘敲響了五點，他聽到旁邊鼾聲陣陣，知道妻子睡熟了，便偷偷從被窩裡爬出來，抄起手機、披著外套進了廁所。黑燈瞎火，臭氣從下水道往上翻。他坐上馬桶，沒脫褲子，窗也懶得開，都不嫌悶。

賺錢的門路，他有。那是危險的法子、危機重重的捷徑。瓷磚冷得好似冰塊，隔著拖鞋也凍得他兩腳發痛、膝蓋發顫，可他的臉頰，熱得像是在蒸桑拿、熱得像是在發高燒。他點開手機上的平台，謹慎極了，一百、兩百地下注。這麼點本金，倍投是不可能了。何況他並不是要發大財，僅只是想讓狗莊報銷高鐵票錢。

三十來歲的人，他也可憐自己。空有才智和膽氣，本是個有本事的，現在卻落得如此下場：房子抵給銀行，仍欠了一屁股債。催收天天打電話騷擾要錢，公司不堪其擾，禮貌請他走人——如今成日縮在網吧打遊戲睡覺，晚上回家吃個飯還要看女人的臉色。

兩千變成了三千，變成了五千，變成了一萬。他咬緊牙關，太陽穴一跳一跳的。打到一萬五，他停了手，身體止不住抖了起來。他想，要不就這樣吧：高鐵票有了，老家請客吃飯有了，給親戚小孩們的紅包也有了。但他雙腿僵在原處，怎麼也站不起來。口袋裡一包白天新買的“黃鶴樓”，他當時沒捨得拆，這下趕忙掏出來，點上一根猛抽。

“三年前，我手上有三十萬。”蜷在廁所裡，他自言自語道，“從三萬贏到三十萬，就一晚上的功夫。”

他好賭便是從三年前開始的。當時公司組織旅遊，一伙人熱熱鬧鬧去了澳門。就在威尼斯人，他跟在老闆屁股後面下注，有樣學樣。三天下來算算總賬，也是賺的，便趕忙給自己買了條名牌皮帶、給妻子買了個包。

三萬變成三十萬，卻不是澳門的功勞。週末待在家，他打開電腦看盜版電影，跟著視頻廣告去了博彩網站，一開始只是十塊十塊地下

注，發現贏了的錢可以提現後，便一發不可收拾。三十萬是他最引以爲豪的輝煌，每一分每一塊，都是他絞盡腦汁、靠自己一點一點搏回來的。

“三十萬，我當時想買一輛車。”他說。

一輛漂亮的寶馬，週末開著上城郊，帶太太和小孩去爬山拍照。

廁所內，他玩起了打火機。火苗一下下映在眼珠子裡，晃得他頭暈。隔著一道薄牆，他聽見了鄰居起床撒尿的動靜：先是把馬桶蓋抬起來，再沉默片刻，最後才是一道斷斷續續、可憐巴巴的水柱。樓上樓下，老頭老太太們一個接一個醒來，遲緩地、笨重地、無望地開始了新一天的生活。咳嗽、喃喃的對話、椅子腿在地板上撕心裂肺的摩擦，它們順著牆內的管道湧進他的耳朵裡。搭配著這些聲音，他點了第二根煙。還沒抽到一半，他就把那一萬五輸了個精光。

他才想起來——兩千塊錢的本金，那是媽媽典當金飾換來的。他記不起具體是哪一件飾品了：一枚粗重的大金戒指，姥姥藏了大半輩子，躲過文革和三年自然災害，好不容易傳到閨女的大拇指上；一條細細長長的金手鍊，當時他大學畢業，摳摳搜搜攢了一年工資，年前高高興興交給媽媽的禮物；一對小拇指甲蓋大小的實心金耳環，三十多年前被老爸買來送給還沒坐完月子的老婆，沉甸甸的，墜得她直喊耳朵疼——人人都說那樣可以拉長耳垂、修成福相。

福相！

他口袋空了——第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再擼口子麼？能下款的網貸，哪一個他不曾碰過？他甚至還學網上的老哥們幹起了租機的勾當：頭一回是一部容量 128G 的 iPhone13，電子城裡開價五千三，他忙不迭賣了。錢，要麼賭光，要麼用乾淨。那手機每個月的租金卻仍是要還的。他便再租，再賣，再賭，賭到沒有網貸再敢給他放款、沒有平台再敢給他租 iPhone。他一遍遍刷新手機頁面，全是“審核不通過”的通知。而“友情貸”早就行不通了：老同學、老朋友們見了他，個個都如臨大敵，其中有幾個過去曾將錢借給過他的人，更是對他恨之入骨。

“又洗白咯！”

母親的體己錢消失不見後，第二天下午，在網吧裡，對常見的那幾張熟面孔，他故作鎮定地說。別人問：“多少，老哥？”他嗤笑一下，挪動鼠標打開遊戲頁面，一邊漫不經心地晃了晃兩個指頭。“還是老哥有錢，洗白兩個也面不改色。”另一人捧場道。他聽了，心裡受用得很，輸了那麼些錢似乎也沒那麼肉痛了。一揮手，他把網管召來，乾脆大方地請那二人各來一碗康師傅，外加一瓶礦泉水。

在家裡，他卻不那麼威風。萬幸的是，對於老媽塞給他的交通費，妻子一無所知，不然肯定還得鬧。但那婆娘也放過話，說絕不動自己的存款——錢是要存著給兒子上學的。他如果有本事，就自己想辦法帶全家回去過年；沒本事，一家人留在原地，除夕夜吃空氣、喝西北風，她也全然不在乎。

然而他騎虎難下。微信裡，媽媽每天發語音，詢問他買了哪一班火車票，好讓表舅去車站接人。前兩年，他尚能以疫情爲藉口不歸家過年。現如今全部解放了，他還能回什麼呢？難不成厚著臉皮再借上一筆？他探了探表舅的態度，對方不置可否，顯然沒有掏腰包的意思。

他走投無路，但人卻不怎麼覺得沮喪——走投無路，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網吧，他去的次數漸漸少了。家裡邊角翻找出來的零鈔供不起網吧的開銷。一天的網費、煙費、飯和水，零零總總，加起來起碼一百。有這錢，還不如去跟莊家再鬥上一鬥。況且那些個遊戲——傳奇、英雄聯盟、吃雞——曾經他那樣熱愛、通宵達旦地玩，如今只是多看一眼就會犯惡心。還有網吧的環境：煙頭泡在方便面桶裡，浮在半透明的醬湯上，慢慢吸足了水、脹大成了蟲。內壁起霧的礦泉水瓶、二手

煙、開水燙在方便面上油膩膩的香味兒、電競椅揮之不去的腳臭，吆喝、謾罵、公放抖音視頻中男人女人咯咯咯的罐頭笑聲。他老了，或者說，起碼不年輕了，沒餘下多少熱血供他揮霍在晝夜顛倒的世界裡。

所以，他決定在家睡大覺。睡覺不費錢也不費神，一切交付給周公。美中不足的是，兒子最近開始放寒假，家中多了一雙審視他、窺探他的眼睛。午飯，孩子他媽定時趕回來做一頓熱的，但他通常會躲在臥室裡，等人離家上班了，再鑽出房門、徒手去抓冰箱裡的冷菜冷飯——爲了這個，他搞壞了自己的胃，消化的時候老犯肚子痛。

有時候，他乾脆不吃不喝，就這麼躺著，任由兒子在外頭瞎胡鬧。這是他做白日夢的時刻，也是他絕望、懺悔、恢復平靜又重陷絕望的輪回煉獄。有時候，他輸狠了，實在睡不著、躺不下，便跪在床頭，用手掌猛抽自己耳光。有時候，他小贏一筆，高興得手舞足蹈，接著一把拉上兒子出去“吃一頓好的”，通常是肯德基麥當勞這類快餐。

有時候，對著滿臉晦氣的妻子，他會思考老半天：當時如果真離了婚、把房子掛在小孩名下，他們還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嗎？他回憶起債務第一次爆發的那一年，父母從老家趕來，對著兒媳婦又是下跪又是磕頭，“君君不能沒有爸爸啊！”媽媽抱著她的腿哀求。哭嚎聲震天動地，但他仍是察覺到了鄰居徘徊在門外偷聽的動靜。她那會兒心軟低了頭，事後好面子，拉不下臉反悔，兩個人到底沒去民政局一拍兩散，可她同樣沒幫上什麼忙！他憤憤不平地想。錢，她不給；債，她當然不分擔，天天只知道哄兒子，或是跟朋友一起去逛街唱K，回家後依舊對他板著臉，死人一樣。

但他就要走運了。他感覺得到：一種令人汗毛倒豎的雀躍感，流淌在他的血管裡。

電話另一頭，老劉親口說過要帶他轉運——那樣鏗鏘有力的保證，容不得他質疑。

老劉是北方人，壯碩高大得像一座山，也不知道是吃了家裡多少斤的米面才能長成這樣魁梧的身材。這傢伙性格爽利、爲人乾脆，連走路的步子都比旁人更堅決些。前兩年被公司開除後，又是封城又是全民核酸的，他再難找到正常的工作，便進廠裡“擰螺絲”。宿舍內住他上鋪的就是老劉。當時剛進去沒幾天，他坐牢一般不自在，半夜，躺在窄而硬的床板上翻來覆去，愣是睡不著。老劉在床沿垂下一隻手，抓著個煙盒晃了晃，說哥們兒第一次進廠吧？別慌，抽一根定定神？兩個人就此成了好兄弟。

老劉也結過婚，沒幾年就離了。女方不要孩子，男方養不起孩子，孩子便留給了鄉下的爺爺奶奶。孩子的照片，老劉身上沒有，從各處蒐羅來的各式香煙倒是很多。老劉喜歡捧著個煙盒四處請人抽一口，要是哪天兜裡有米，還得跟兄弟們一起喝點小酒、吃點小菜，吹噓一下七年前靠一場世界杯球賽贏回一輛雅閣的光輝事跡。“玩時時彩、百家樂，我能從五百打到十七個，”蹲在酒瓶叢中，老劉說，“也能一把洗白二十個。一上頭，什麼都沒了。”

“死死彩、百家哭！”

雖說和老劉一起混，他感到十分自在——老劉欠下的債，可比他厲害多了，不還照樣吃香喝辣嗎——他並沒能在廠裡呆太久。累、錢不多，人不是人，是流水帶、機械臂，碰上夜班更是折磨。何況大家總說進廠老老實實打工，就一定會有上岸的曙光，可他倒好，吃個盒飯、蹲個廁所、睡個覺，皆成了他玩上一把的時機。工資剛發到銀行卡，他剛收到短信提示、摸出手機、低頭看上一眼，錢就沒了，蒸發了，連一點灰燼、一片黑影和一道白煙都見不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洗白，他就是個廢人；紅了，他不捨得好手氣。工廠內，周而復始的復賭、戒賭、復賭、戒賭，他晝夜顛倒的夢裡全是牌局和數字，精神吃不消了。

從工廠出來，他一分錢沒賺回家，甚至還倒欠幾個狐朋狗友些許飯費。他沒臉再去找工

作，又心疼自己吃不好睡不香、瘦了五六斤，便再度開始靠借錢度日，一直鬼混到現在——快到大年三十了。

前兩天，他買了一隻燒雞，用塑料袋一兜，就急忙忙跑去找老劉飲酒敘舊。到地方了，老劉卻不讓他上樓，說家中太亂不能見客，他暗暗好笑，懷疑老劉是在房間裡藏了個女人。居民樓下的自行車棚旁立著桌椅，是被扔下樓、任由收破爛的人隨意處置的舊傢具，正好方便了他倆。老劉拿出一張紙巾，煞有其事地擦了擦桌上的灰，再擦了擦木板凳。當時是下午兩點，住客們要麼在上班，要麼是孤僻不下樓的老人，除了兩三個髒兮兮的孩子，放了假，嘻嘻哈哈在大門附近奔跑玩耍，周遭沒有旁人。

二人對坐，不知爲何，竟半晌沒說話。他被老劉的嚴肅表情給震住了。寒風穿過大門洞開的樓道口，直往他臉上撲，對此他毫無察覺。“來，先喝幾口暖暖。”老劉最後憋出這麼句話，一邊把兩排罐裝啤酒拎上台面。青島啤酒，配上一包還沒拆封的泡椒鳳爪，和他帶去的燒雞，算是極豐盛了。他們沒餐具，開了啤酒後，乾脆徒手去撕扯骨架上的肉。兩隻野貓在雜草叢中現身，朝他們緩緩踱過來，走走停停。白色，透著股髒兮兮的灰。它倆停在幾步開外，蹲坐著，對二人手裡的吃食虎視眈眈。

“去！”老劉朝貓的方位用力一跺腳，見它們四下逃竄還不夠，又往地上啐了一口，“畜生！”

貓跑開了，那慘烈的嚎叫，聽得他渾身不自在。“你吃槍藥了啊？”他笑道，“這兩天誰得罪你了？”

老劉搖搖頭，只將塑料袋裡的燒雞朝他推了推，手用褲腿擦乾淨，再掏出香煙和打火機，也沒請他拿一根，自顧自地抽起了悶煙。

這一下，搞得他心神更不安寧，眼珠子就四下亂瞟，算是給自己找點事做，消解尷尬。冬天的小區，圍牆旁稀稀拉拉的高樹，葉子早已掉了個乾淨，徒留乾瘦的枯枝在空中晃蕩。一切都是光禿禿的。一排排七層高的老舊樓房，牆面一會兒是新補上的漆，一會兒是深褐色的裡子。水泥地，道路邊緣用粉筆畫下的黃圈和白圈，圈內還黏連著些許紙錢灰燼尚未散盡。自行車棚，裡面全是鏽鐵，車軲轆、車架和車把手纏繞在一塊兒，像是個什麼半風乾的動物屍體，被捕食者撕咬得七零八落。

確實是安靜的，這樣一個年老的小區。只有遠處孩子尖細的笑聲，順著塵土往四面八方散去。冬天的太陽，它的光被雲層稀釋了，陰鬱地垂在空蕩蕩的大地上。他坐著、吃著、看著，不知怎麼地，忽然覺著自己實則是身處在無垠曠野之中。

一種龐大的、懸浮在曠野之上的虛無吞沒了他。去電子廠上夜班的途中，他一度也曾目睹過同樣的曠野。凌晨時分的大馬路，濃霧被聚光燈照得發白，公交站長長的人蛇就隱在此濃霧中。朝著車站，他前進，與人流步調一致，正如傳送帶將零件送向該去的地方。人人皆是面容模糊的，唯身上四件套清晰無比：黑冬衣、白口罩、保溫杯、塑料袋。因爲沉默，沒有話語的人與黑色的天幕連成了一片。便是置身於這廣袤的人群裡，他融化、冷卻、凝結成了濃霧的一顆水滴。

他並不明白這樣的感覺由何而來，甚至這感覺對他而言是不可名狀的。他看見老劉抽起第二根煙，煙頭上的微火將滅未滅。他盯著那零星一點火光，和它背後無言的嘴唇。白煙被吐出，急速上湧，又突然凝在半空中，被風打散了。他繼續咀嚼雞肉，肉在他口中鹹得發澀，硬得又好似柴火，但他慢慢用後槽牙將它們磨碎、吞咽下肚。他吃啊、喝啊，沉醉在酒的苦辣與甘甜裡，心中的忐忑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平和感。“哎，真不錯，”他開了第二罐啤酒，說：“好久沒這麼盡興了。”

這句話似乎驚醒了老劉。這人掐滅了煙，端著易拉罐站起身，半鞠躬一般要湊過來與他碰杯。此類動作放在等閒酒桌上算是常見，在這一張搖搖欲墜的待回收破爛餐桌上，就顯得很是滑稽了。饒是如此，他還是十分有眼力見

地跟著一塊兒站起來，乾杯，喝了一大口！

“老弟啊，”老劉拍拍他的肩膀，“你是個好的——你，是這個！”他豎起大拇指，然後又繼續道，“你是最講義氣的——好人！”

“唉，就是——就是這世道，這狗屁世道。好人被人欺！”老劉罵了一句髒話，“好人，窮，活該被欺辱、被壓死！”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要不是咱們窮，哪來的膽子去跟狗莊搏！富貴險中求……”

他不搭茬，扭頭左右看看。在這露天無遮蓋的地方，說著如此無遮攔的話，就彷彿被當眾扒了衣服一樣，叫他感到怪窘迫的。這邊廂，老劉仍絮叨不停，已開始講起自己當年從賭神慘痛墮落成賭狗的經歷，全是老生常談了。“……別的老哥跟我說翻倍打法才能贏錢。我就從五百開始，一路壓，眼睛都不眨，壓到八萬了，它愣是不給我中……”

最後總結經驗教訓：“就不該只在一個平台上投，它們殺熟，把人養肥了當豬宰！”

末了，老劉又來了一句：“老弟，你現在還欠了多少？”

他疑心對方喝醉了，但仍掰手指隨便算了個賬。“三十萬吧，”他含含糊糊地回答，實則沒底。他已經許久沒有計算過債務了。本金、利息、罰息、逾期通知、律師函，他將它們全部埋在了胸膛深處、不做理會。他現在只等哪天出個什麼意外，或是跑回老家、一路躺下去，睡到人死債消。

“左右三十來萬。”他心虛地補充道。

“三十萬，也就三十萬，三十萬就能把好人壓得翻不了身，”對方嘆息道，“那些個有錢的老闆、生意佬，指縫漏出來的飯渣子，都不止三十萬……”

老劉點了第三根煙。這一回，他抽得很凶。火苗燃得熱烈，急促地焚燒著紙與煙草，不一會兒功夫就燒到了指頭。“老弟，”他把煙頭摁在桌上，似是下了什麼決心，“跟你說實話，我這次找你，是因爲你是我弟——咱倆的交情，頂得上親兄弟！”

“我知道你這人，仗義，熱心腸，是個頂天立地的大老爺們兒。有什麼好事，我都不能忘了你！”他一拍胸口，兩隻眼睛瞪得老圓，粗眉毛惡狠狠地蹙起來，一臉凶相。“我呢，我！別的沒有，最講義氣！”

說完這話，老劉停下來，猛灌一大口啤酒，易拉罐喝空了，就往旁邊一丟，打了個嗝，手背擦擦嘴角，然後才挪了挪屁股下的板凳，手指朝他勾了勾，示意他把臉湊過去，嗓音忽地壓得又低又輕，近乎成了氣音，絨毛一樣灑在他耳朵上：“我跟你說——我找你，是因爲我有個上岸的法子。”

老劉的法子，乍一聽上去荒謬得很。獨自歸家的路上，他將這個辦法翻來覆去地琢磨。初時還暗自竊笑，“老劉瘋啦！”剛擠入下班高峰的地鐵時，他還在心中念叨，“這種事情——他怎麼敢！”然而，想到這個”敢”的時候，他身體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惹得旁邊的姑娘瞟了他一眼，隨後不屑地別過臉去。他沒有反應，仍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老劉……劉大膽！”他記起了老劉的另一個外號，“……沒錢了，我睡大街，睡橋底下，睡公園裡。三更半夜，什麼牛鬼蛇神我沒見過？”老劉那會兒在宿舍裡吹牛，講從前各式各樣聞所未聞的奇遇，以及種種偷雞摸狗的骯髒行當，聽得幾個人睜大了眼睛，“瞧這兒，”老劉扯開衣領，指著一道腫脹的紅疤，“之前吃夜宵，一哥們兒喝醉了，用啤酒瓶給我扎的，嘿我這暴脾氣，當場給他腦袋砸開花！”

“兄弟，”就在剛才， 就著尼古丁昏茫茫的溫熱香氣，老劉低聲對他說：“我樓上住了個老闆，我都打聽清楚了，這人——有錢！”

生意興隆的小酒吧老闆，每日的營收隨身帶回住處，月末才存到銀行去。可惜手機支付太流行了，老劉解釋道，不然肯定會有更多的現金。當然，作爲東山再起的本錢，已是綽綽有餘。“咱們去借，借他一筆大的，然後網上開七、八個平台，每個平台都見好就收，一到二十幾萬馬上提現。這不就兩百萬輕鬆到手

了？到時候還錢上岸，還能做個小買賣，安安穩穩過日子，一輩子不算白活！”

“借？”他問，“不認識的人，他肯借錢給我？”

老劉嗤笑一聲，抬手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怎麼不肯？有錢人誰不惜命？黑燈瞎火，一把刀按他脖子上比劃比劃，直接嚇失禁！這種人我見得多了，膽小怕事。能拿錢消災，他巴不得！”

地鐵，他差點坐過站。踩著眾人的腳，他擠了出去，一離開車廂，便覺渾身自在了許多。“瘋啦？瘋啦！人家找警察咋辦，”他自言自語道，“抓了，要坐牢的。”

“可老劉說了，那酒吧不乾淨，藥、笑氣，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只要老劉提一嘴，他肯定不敢報警！”

刷票出站的時候，他又對自己說：“老劉——老劉是個膽兒大的，劉大膽！”

到了租屋樓下，他立在樓道裡頂著風口抽煙，眼睛熏得直流眼淚：“幹不幹？”

回家，他蒙頭睡了兩天大覺，淨夢見刀子和血。半夜，他被枕邊人推醒。妻子說他在講夢話、胡言亂語地喊叫。她聽不出內容。

白天，他照舊無所事事。老劉給他發微信。後天是小年夜，黃道吉日，老劉叫他晚上九點前到地方，他回了個表情包，馬上把手機拋進被子，不敢再看。

他想起了媽媽給的兩千塊錢。但凡剩了幾百沒賭乾淨，他現在一定買一張火車票逃回家去。

廚房的水果刀，他拎在手上，掂了掂分量，再用力握緊刀柄，指關節都發白了。

兒子仍在寫作業，但時不時朝他偷瞄一眼，手上翻頁的動作很慢，顯然是在開小差。他來回踱步，冷的打哆嗦，褲腿蓋過腳背，時不時被絞進拖鞋鞋底，差點叫他絆上一跤——他半點反應也沒有，照樣背著手在屋裡走來走去。

臨近年關，討錢的催收們紛紛加劇攻勢。誰不想過個肥年？真是一幫畜生！晚上七點，不過吃一頓飯的功夫，就有幾波人鍥而不捨地給他打電話，逼得他開了飛行模式，眼不見心不煩。

“年夜飯還吃白菜豬肉？”妻子問，“超市真夠貪的，速凍餃子全漲價了。”

他咽下一口湯——紫菜蛋花湯，透明得跟白開水似的，淡出個鳥來——擦擦嘴。“媽讓咱們回老家過年，”他答道，“說好久沒見孫子了，怪想的。”

她不接話，懶得理會。之前爲了這個，夫妻倆吵嘴過多少回了。沒錢，全是白搭。

“過兩天買票，”他聽見自己說，“你請個假，置些年貨。今年咱們早點回去，我媽肯定高興。”

不等對方開口，他又補了一句，斬釘截鐵：“錢我會有，到時候給你。”

他伸手摸了摸兒子的頭，滿懷柔情，突然成了天地間最愛孩子的父親。刀藏在外套口袋裡，木質的柄被捂得溫熱。對於妻子接踵而來的風涼話，他充耳不聞。只有心臟，在他的太陽穴、手掌、胸膛內強有力地跳動著。自開始欠債以來便縈繞其身的綿綿睡意，因著這顆心臟的復甦，終於就要消散了。彷彿有人打開了一扇窗戶、新點亮了一盞燈。彷彿他眼球表面有一層朦朧的膜在逐漸化開。彷彿他之前是在冬眠，現在總算醒了過來。世界重現生機——三年前，在他贏到三十萬的那個晚上，世界便是如此可愛的——他有了指望，不再需要躲進床榻，以此遮掩自己有愧的臉和心。

當晚，他早早躺下，爲的是養精蓄銳。窗戶關不緊，夜風由縫隙鑽進來，吹得他鼻尖發涼。遠方是風的呼嘯，近處是座鐘秒針的震蕩，此二種聲音交織，更顯屋中寂靜。而寂靜將決心交付與他——那是舞台劇演員上場前同樣能感受到的莊嚴的決心。

他握拳，放在胸口，鄭重地閉上眼睛，慢慢睡著了。

孵育

◎ 雲山

一

相隔二十五年後，我再一次遇見畫眉蛋。

二〇二二年六月四日，星期六，端午節翌日，邀約友人同往路環山林健步。陽光熾燒，空氣濕熱，五臟六腑似熔漿翻騰，胸腹卻又披覆一層脂肪，宛如混凝土封死火山口，滿腔焰火，噴發不出。

甚麼鬼天氣！友人不由抱怨起來。

我們行到一處山坳，不經意望見路邊樹叢，茂密枝葉中露出幾束齊整的枯木。好奇心作祟，我們慢慢靠近樹叢，正待一探究竟時，突然驚起一隻雀鳥，飛跳數下便沒入叢林。撥開綠樹冠，樹杈支著鳥巢。枯黑的小枝圈成窩球，黃葉圍鋪巢底，巢內躺臥三個天藍色鳥蛋，蛋殼透現釉面光澤。

這是畫眉蛋，我於二十五年前見過。那時少年心性，在鄉間山林玩耍，偶見一窩畫眉蛋，便被其生命釉澤的多姿多彩所震撼，呆立良久，喜不自勝。這等天賜尤物豈容錯失，我整窩端回家，藏在書架頂，外面堆上幾摞書刊遮掩。父母不在家中，就取出輕撫，冰涼的蛋殼釉澤與溫熱的掌心觸碰，那一刻的觸感恍若念念不已的初吻。

直到半年後，我還不時與畫眉蛋幽會，心幻於天藍色的異彩世界。雖然釉澤早已暗啞，但我依舊愛不釋手。一日把玩之際，怎料父親突然站立身後，我慌神失手打翻鳥巢，它奮力掙扎翻轉幾下便認了命，四枚畫眉蛋啪啪跌落地板，乾澀的蛋漿沒有四濺，完全不似平素透亮粘稠的蛋清蛋黃。

雀鳥的胚卵就這般消逝了。

父親一時訝然，隨即定神問道：“你——捉起了畫眉蛋?!”玩物被毀，我相當懊惱；秘密外洩，更令人氣憤。

“進屋前你不會敲門?!”

父親愣神一會兒，緩緩退出書房。

過了幾日，他帶回漆黑烏亮的鳥籠，擺在八仙桌上。我湊近細看，籠中站立一隻灰褐色雀鳥，上背和前胸繪滿一圈銅棕色環，雀頭兩旁白色眼圈十分醒目，於眼後拉長一筆，描成誇張的眉紋，類似印第安婦人的妝扮，狂野中更現嫵媚。

“這就是你那日打破的畫眉，借來給你長長眼。如果那窩蛋在今春孵化，鳥兒也該這麼大了。”父親說起時，籠中畫眉抖動喉羽，一聲聲脆亮的響振，從細長的喙口噴瀉而出，嘀哩嘀哩，唧唧啾啾，時而激憤，時而舒緩，挑動看客的心弦。

翌年開春，父親領我外出郊遊。我們穿梭青樹翠蔓，其間雀鳥飛跳，嚶鳴遍野，卻怎麼也尋不到畫眉的蹤影。父子氣喘吁吁，挨坐一塊巨岩邊上。

“歐陽修有一首畫眉詩：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我們一代代人，誤墮一張張羅網，過去了多少年？”父親望向林樾，呆呆說到。

年少的我不大懂得父輩的感慨，迷茫地遠眺那一山翠綠，而後緩緩躺下，目光試圖穿透雲層，望向天穹深處。從此以後，出外求學、工作，且認他鄉作故鄉，再也無緣遇見、也沒心機去找尋畫眉了。

二

想不到二十五年後，還能邂逅畫眉蛋。

我輕輕撥開樹葉，小心翼翼拿出手機，快速影完幾張相後，緩緩合上枝葉。回到家中，

我將相片發給朋友。大家都很驚奇，女士們更訝異於這窩 Tiffany Blue，忙不迭問詢什麼鳥蛋。

“畫眉蛋。”

“畫眉？不是知更鳥？”有人心生疑竇。

“我小時候見過畫眉蛋，雖與知更鳥非常類似，難以分辨，不過澳門這地方沒有知更鳥。”

“爲何一窩三隻蛋？”

“按理說有四個——不知何故。”我也很納悶。

六月十一日，又一個周六。烈風似刃，驟雨如注。原本同行的友人退卻了，我掛念著那一窩畫眉蛋，穿好雨衣獨自上山。浪潮湧動，黑雲與濁海之間只剩一線，疾風驟雨似乎正把二者黏合成一塊黑幔，勢將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幻化爲非黑即白的二元景象。

我置身其間，化作一個灰點。風雨飄搖良久，我來到山坳，靠近畫眉鳥巢。巢中時隱時現一團暗褐絨羽，雨絲不時從上滾落開去，是畫眉翼卵？雨簾晃曳，讓人看不真切，又恐走近驚嚇到牠。我遠遠凝視，想象那團羽翮阻隔世間風雨，正暖烘烘地孵育著生命……

六月十八日，再一個周六。天氣早已放晴，我與友人約好去看畫眉蛋。我們各自帶上望遠鏡，在步行徑一端遠遠觀察，目光穿過枝葉，赫然見到四枚鳥蛋躺在巢底，遠遠透射出錚亮的天藍色彩。

不知何故，畫眉媽媽不在鳥巢。出去尋覓果腹之物？還是早已受驚飛離？友人按捺不住，準備起身行近觀看，我連忙拉住他。兩周前的驚擾已屬不當，何苦一錯再錯。他總算壓下熾盛的好奇心，隨我繼續行山。

近年疫情困擾，人們難以外出旅遊，原本僻靜的路環山徑也多了市民光顧，或一家大小，或呼朋喚友，或獨身一人，穿行於綠枝割開的斑駁光影下，在巨幅綠幔上編綴一條條細長的旒蘇。人們暫時拋卻煩惱，思緒越過街區的浮面、樓宇的棱角和飛鳥的羽翼，沉浸於眼前的山海雲天。

三

六月二十五日的周六，適逢新冠感染個案急速增多，特區政府大爲緊張，勸喻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但我實在牽掛那窩畫眉蛋，於是清晨上山，慢跑至鳥巢所在山坳，悄然走近一看，兩個小肉團緩步蠕動，小傢伙探頭探腦向外張望，肉色的頭皮耷拉著幾條纖毛，肚腹間的細腸清晰可見。另外兩隻畫眉蛋依然如故，只是色彩變得暗淡，或許殼內正在孕化小生命。

七月初，颱風“芙蓉”吹襲廣東，“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居所一面外牆，風流撞來猶如巨錘敲擊，咚咚作響，貓咪鑽入被窩深處，小狗祈求主人緊抱。路環山坳處的那巢畫眉雛鳥，羽翼未豐，筋骨尚弱，抵得住此輪風雨嗎？

颱風過後，特區政府隨即宣布澳門“相對靜止”，街外警察巡邏，只許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進行核酸檢測，其餘時間一直困守家中，三魂七魄散掉一大半，真是無聊至極。

打開窗櫺，遠遠望向葡京娛樂場，它以圓筒牆體撐起建築群，垂直的線框與橫切的窗格割開牆面，襯托逐漸收攏的圓扁帽頂，完完全全一個巨型“鳥籠”，任你燕雀、鴻鵠，一旦入到殼中，奮翅難飛。很多人生於斯、長於斯，也經受不住霓虹閃耀的蠱惑。過而不入乃明智之舉，但誰人又能掙脫大千世界的種種“樊籠”。人們不是將一個個身軀嵌入無邊無垠的大平層，便是頷首低眉周旋於數十人的寫字樓，或者衣冠楚楚盤桓在幾平方的斗室中。而七月上旬至下旬的“相對靜止”期間，連這樣的樊

籠也不得而入。人們厝身家中，魂不守舍，如同被掏空一切、包裹嚴實的木乃伊。

好在八月開始，社會逐漸恢復正常，當局准人外出。我急不可待上山，看尋那窩畫眉。黎明時分，枝葉垂滴露珠，映照霞光萬道。我瞥見山坳鳥巢已空，卻在鄰近樹冠看到四隻小畫眉，牠們振翮而起、飛跳枝杪，不由會心一笑。

“居剝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之後數月，每逢周末我都約請友儕行山。哪怕多人染疫的聖誕、元旦期間，我們也都行而不輟。遇上最後一道坎，有人不知不覺快步而過，有人經歷痛楚艱辛跨越，萬幸大家都走進了活蹦亂跳的兔年。

詩人說，“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但鳥兒已飛過。”

而我們則邁開步子，腳踏山土，繼續走自己的路。

2023.2.2

依靠

◎ 安好

曾經無數次認爲，唯有獨立不依靠別人，才算得上證明自己長大、有能力。直至我第一次住院、躺在病床上被要求致電讓家人過來商量手術，我才知道，依靠的依之所以是人字部，是因爲人無可避免需要依靠。

說得那麼嚴重，其實源於我和丈夫決定要一個孩子。或許是我悲觀，總覺得懷孕和生病很相似：身體會出現各種不適，飲食作息需高度關注，定期要到醫院覆診檢查，還有一堆補充品或是藥物要服用。而把孩子生出來，不論是順產或剖腹，都是一道鬼門關。這些都是孕婦必須面對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替補。

初孕時還沒有胎動，微微脹起的肚皮怎麼摸都摸不出甚麼來。即使已有 B 超照片在手，即使孕吐一浪接一浪，也仍是欠點真實感。我爲此常常不安，總擔心孩子會突然離我而去，不敢白開心一場。丈夫成爲我最大的依靠，他一力承擔所有家務，編排我的飲食餐單，提醒我準時休息，連斟水也代勞。他相信我們的孩子是堅強的孩子，這種相信也漸漸感染我。

後來我向家人報訊。父母們急不及待準備每個階段的湯水，盡其所能保護我和孩子。我本不願麻煩長輩，也覺得他們未必能幫上甚麼。但是，一碗碗熱湯和新鮮飯菜端到跟前，叫我毋須費神擔心孩子營養不足。現在回想，胎兒長得肥壯結實多半是他們的功勞。

瘦了不行，胖了也不行。摯友隔天到我家報到，陪著我做各種拉伸運動。她找足各種教學影片，我懶了傾力監督，我累了激情打氣。有經驗的朋友們，則是送來百家被、百家衣，還按時按候提醒我每個月該注意甚麼事情，周到程度及得上產檢醫生。

不得不說，雖然躺在產床上的只有我一人，但背後是那麼多親朋好友推我上去，讓我身後充滿力量。

在產房經歷了三十六小時的煎熬，我仍未能如願順產，只得被推往手術室去。荷爾蒙和宮縮痛加劇了我的焦慮，我忍不住痛哭，使不上勁屈曲身體打麻醉針，醫生狠狠發話：“你這樣孩子會很危險的！”這句話像是神秘的咒語，我立刻重新咬緊牙關、深深呼吸，這才進入手術過程。

手術室的燈很明亮，只有下半身被麻醉的我自認爲意識清醒，努力不去想像脖子以下全被罩起來的位置在發生甚麼事情，腦裡不期然想起醫生剛才那句話。一枚小小胚胎，從誕生開始，賴以母體生存。直至發育成胎兒、生下來成爲嬰兒的整個過程，都受媽媽影響。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早已成爲另一個生命的依靠。我發出的聲音可使她安心，我體內的營養可使她飽腹，我的喜怒哀樂可動搖她的成長。我的存在對她而言是那麼重要。不久後，這個小生命會離開我的身體，學會用自己的器官呼吸，用自己的嘴巴吃飯，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天一天地，她會越來越不需要我。如同《目送》那句被廣爲流傳的節錄：“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在我體內長大的小生命，或許也將和曾經的我一樣，努力獨立，證明自己長大成人。

耳邊終於聽到期盼已久的啼哭聲，我疲憊地舒了一口氣。門外是我所依靠的人，眼邊看到依靠我的人。希望未來的每一天，只要是這個孩子有需要的時候，我都可以像手術室外焦急等待我們的親友一樣，給她最大的支援，讓她相信長大後也可以有不離不棄的依靠。

救命恩人盧明仔

◎ 太皮

大概這個世上沒多少人會惦記盧明仔吧！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僅此而已。

據說盧明仔在南洋出生，我一直以爲是馬來西亞，但後來有次又聽到有人叫他“印尼佬”，使我有點混淆了。他喜歡吃辣咖喱雞，喝咖啡，除此之外，在其生活習慣中找不到任何東南亞的痕跡，只是他臉面黝黑，這種黝黑在南中國的日光下是曬不出的，得由南印度洋的海風吹成。在馬場木屋區那個遙遠的下午，他請了我喝人生中第一杯咖啡。我記得他家的門敞開著，一隻蟾蜍在牆角上一動不動，像靜止了一千年，屋外電線杆拉出的一條電線上站著一隻麻雀，牠與電線好像融爲一體了。菜園上碧綠的蔬菜反映著日光。偶爾有蟲鳴。

盧明仔受了傷，動作緩慢。不知哪裡買來的咖啡豆，他以一個手搖裝置慢慢研磨，將粉末倒在杯子中，泡進熱水。我喝咖啡的時候一口都是渣，害我差點就不想再喝咖啡了。後來知道，那是印尼人的喝法。

每個在澳門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籍貫，也許在這蕞爾之地生存超過十代人，籍貫不可考了，死時墓碑上總不能空著，較流行的處理方式是寫上“香山”或“中山”。我不知他在南洋哪個國家出生，也不知他祖籍，但流落木屋區的人，離不開廣東人或福建人這兩個族群吧。有人說盧明仔祖籍台山，也有人說是新會人，然而他口齒不清，說起話來像外國人講話，加上我小時候對各地方言不了解，也無法考證了。按照我從他遺留的手帳得知，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曾在珠海、新會、佛山和惠州生活過，籍貫應離不開這些地方吧？——也不然，有人就是不肯面對祖宗。他過世後，骨灰龕上寫的籍貫是“中山石歧”，那個我自作聰明地認爲是他在“走水”年代，過著最快活時光的地方。

一個四十多歲的大人與一個幾歲的小孩子，若非親非故，難有深入的交往，我和他之間，印象較深刻的交流總共只有三次。第一次，晚上，溽暑正蹂躪著木屋區那個落後的鐵皮屋村落，月亮像一個永遠在溶化著的雪球一樣，溢流出一絮絮浮雲。在富記士多門前，電視正播放香港九龍城寨的一宗新聞，盧明仔無所事事地站著看了一回，忽然對在店內買零食的我說：“阿皮，我住過城寨，我看，木屋區與那裡有點像……你知道嗎？我在裡面專門宰狗……一天宰兩三隻……”說著，他瞄向我的腳下。

我嚇得立即緊抱我的小狗阿 B。他哈哈大笑，露出缺了一隻門牙，另一隻門牙也是老弱殘兵的口腔來，感觸地說：“狗仔好傻，你要宰牠，牠還用友善的眼光看你……你說像不像我們在對著命運時的表現啊？”

我抱起阿 B 跑到士多外面，只聽他又喃喃地道：“我那對子女，現在不知怎樣了呢？”

澳門要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自己的電視台，那時澳門人都愛看香港電視劇，我一直以爲澳門就是香港，或者是香港的一部分，便認爲九龍城寨跟馬場木屋區是一個差不多的地方。後來才知道，到香港要搭船。在那個年代，對澳門不熟悉的香港人，總喜歡問：你們澳門人家裡有沒有電視機？

後來，大概是新年吧，我看到一對衣履光鮮的少男少女，跟著一位電視劇《誓不低頭》中陳秀珠角色改嫁後造型的婦女，穿梭過滿地通紅的鞭炮紙屑，來到木屋區探望盧明仔。大人說他們從香港過來。逗留不到一個鐘，三人焦急地離開了。我饒有趣味地看著那少男，那

少男卻回敬我一個鄙視的目光。

我與盧明仔第二次交流，也在富記士多。那次我放學路過，盧明仔忽然叫住了我，原來汽水廠搞促銷，他喝的汽水，揭開蓋掩（瓶蓋下的軟膠）抽中了一支贈飲，要請我喝。我家極貧，平時沒機會喝汽水，這誘惑太大了，想也沒想，便接過老闆娘遞給他，他遞給我的一支可樂。

他問起我學習的情況來，作爲答謝，我便透露了一些訊息：成績不好，常被老師體罰。他有點樂了，又問我“鄉下”（家鄉）哪裡。每次別人問起，我都要花一點唇舌解釋：我母親是珠海人，父親是新會人，兩人居住地相隔一個縣城，但也只是隔了一條村，實際上只是一河之隔。我曾跟父母回鄉去，一毛錢可以擺渡過河。

“那麼你在珠海還是在新會出世？”

“我在這裡出世。”

“哦，那麼這裡是你鄉下囉！告訴你，這裡現在被葡國佬管，同我鄉下差不多，我鄉下以前被荷蘭人佔領……你知不知道，澳門都差點被荷蘭人霸佔了呢！不過，水兵鬥海軍，葡國佬贏了！”他有點顯擺自己見多識廣的意味，就像有些人不知從哪裡聽到高論，要急不及待當成自己的發現般分享出來。

那時我聽得一頭霧水，將荷蘭人聽成了荷蘭園，荷蘭園只是澳門的地方名，那處有何人打贏了葡國佬呢？卻不知道荷蘭原來是一個國家。

盧明仔買了兩包即食麵，離開富記士多。我蹲下來，玩士多裡的花貓。老闆娘跟我說：“喂阿皮，你小心他一點，他癡癡地線。”“癡癡地線”，即有一點瘋癲，要以廣東話說出來才傳神。老實說我也思疑他不正常，但沒人向我確認這一想法，經老闆娘一說，便有點怕他了。馬場木屋區有一個著名的瘋婦，早上會脫光衣服在大路上行走，小孩取笑她，她便在籬笆上拔出竹杆追打。

想不到的是，我和盧明仔還有第三次交流，那一次，他冒著生命危險救了我。及後，他將我帶到他家，用一卷廁紙協助我把身體擦乾，給了我一套漂亮衣服替換。他啐道：“一心買來送給他，不領情！嫌老土！”

他手腳都擦損了，自行處理了一下傷口，卻處理得不好，鮮血仍不住透過毛巾滲出，我怕他會死掉。他卻好像不怕痛似的，慢慢泡起咖啡來。他一邊跟我說些有的沒的，一邊不停揩拭自己的傷口。也許感到狀況困頓，抹一下灰色粗硬的頭髮，他尷尬地笑了。

他只是瘋子，不是預言家，預估不到三十多年後澳門會經濟騰飛，年年派錢。那時，他沒頭沒腦地說：“澳門沒有發展，死路一條，我得往外闖。你說，澳門除了賭，還可以搞甚麼花樣？”

這個大哉問，在我有生之年，一直有人提出。我們繼續閒聊著。他問我大個想幹甚麼，我回答“做寫字樓”，母親說用功讀書，就不用像父親做地盤那麼辛苦。他“嗯”了一聲，提到自己“走水貨”的情況，跟我說不要看當年大陸還是比較窮，但從他“走水”體會所得，人們對物質的需求持續提升，發展會一日千里。他不務正業是眾所周知的。我爸爸是地盤棚工，母親是製衣廠女工，叔叔在木屋區耕田，舅父開貨車送貨，皆認真地爲口奔馳。這位大人卻一心走捷徑賺錢，平時會帶些電器、煙酒，或將作爲貨物的新鞋穿上，“走水”到內地。交貨後，穿著拖鞋，用賺來的錢，在珠海或中山石歧花天酒地後才返澳。當然，那是聽其他大人說的。

“我現在儲到錢，要到大陸承包魚塘，養蝦，將來你就可以吃到我養的蝦了。”盧明仔說，還介紹了不同蝦的種類和一些飼養方法，只是我都沒有記牢。

那天之後，我就再沒碰過他，後來聽說他離開木屋區了。因爲他救過我，父母才開始在我面前說起這個人，話中所表達的，大概就是想不到他如此好心腸，會不顧安危去救他們賴以養老的兒子。

隨著城市發展，過了一段日子，馬場木屋

區被徹底清拆，原地蓋起高樓。我們一家搬到附近的舊樓居住。

在我成長過程中，內地的經濟確實騰飛起來了。作爲一個住在北區的貧下階層，生活自然離不開當時消費相對廉宜的珠海，離不開拱北蓮花路一帶。偶爾，會與同學或朋友帶一些免稅香煙過關，賺取些少收入，以供吃喝。我自然不太會想起盧明仔，木屋區既然消失，那過去的歲月也就離我很遠了，哪怕他曾救過我，也只是一個陌生人而已。不過，每次在珠海吃飯時菜式中有蝦，不管是淡水蝦還是海蝦，我總想到他，猜想他是否真的跑到內地做生意了？是否在養蝦？還是其實在澳門過著頹唐的生活？

因我要記述的是盧明仔，自己的人生就無謂多說了。就在我最後一次見到盧明仔，而木屋區也消失了三十年後，在該死的新冠疫情出現前半年，我偶然在一張準備生火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遺體認領的官方新聞：

盧明仔，男性，80 歲。報住於青洲大馬路 XX 大廈天台屋。

以上人士於 2019 年 6 月 2 日去世，盼其家屬見啓事速攜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和關係證明前來仁伯爵綜合醫院就診服務處辦理有關領葬和領回死者物品事宜。

於啓事公布後 7 天內仍無人前來辦理領葬，則視作無人認領的屍體處理；另於啓事公布後 1 年內仍無人前來申領物品，則視作無人認領的物品處理。

這位死者盧明仔與我記憶中的盧明仔年齡相約，會不會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原來他一直在澳門，死的時候孤單一人。想到他曾救我一命，反正我已沒事可幹，便跑到那時跑慣跑熟的醫院，在一位好心的公務員幫助下，得以查閱死者的一張照片——真的是他！那張相片，拍攝地點就是馬場木屋區富記士多門前，他露出缺了一隻門牙的嘴巴大笑著。我一陣哽咽，那是多麼令人懷念的人和風景啊，我彷彿聽到了蟲鳴、狗吠、風聲和浪聲，還有富記士多老闆娘那風趣的笑話。

由於非親非故，我不能認領遺體，公務員建議我想辦法尋找他的親人。其實我也無法可想，唯有透過社交網絡一試運氣。“運氣”一直與我作對，但這次竟讓我迅速找到了當年富記士多老闆娘的後人，又透過那後人提供的資料，迂迴地找到了盧明仔的兒子。

那位盧先生目前在香港一家連鎖米線店當店長，據了解其曾一度放棄澳門人身份，後來知道有錢派了，便補辦了居民身份證，但從不在澳門生活。他得知那年在木屋區見過一面後再沒聯絡的父親死亡，只“哦”了一聲，了解到父親死時住在天台屋，便更不想理會了。我提議他如果不能過來辦理，可考慮簽署授權信，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快遞寄來澳門，讓我處理他父親的遺體與遺物。他不置可否，但我兩日後收到他寄來的東西。

盧明仔與所有在澳門死去的人一樣，要火化也只能在珠海進行。骨灰運回澳門，我爲他在思親園賃了一個骨灰龕，由於不知他籍貫，便要求在牌位上刻上“中山石歧”四字。他身無長物，遺物只有一些破衣物和舊電器，一些舊書，還有現金澳門元 3,578 元，人民幣 420 元，澳門通卡餘款 138 元，以及來不及領取的現金分享一萬元支票。我將支票寄給盧先生。

此外，遺物中還有兩三本手帳和幾張硬照。透過手帳和照片，我慢慢拼湊出他離開木屋區後的行跡，以下爲大概：

一、在珠海斗門種植大蕉；

二、在新會農村養蝦，曾經與一個女人同居，沒有子女，被那女人騙去大量金錢；

三、在惠州，開了一家富記士多；

四、在佛山禪城，經營麵店，叫作“澳門咖喱麵”；

五、死前十年，回澳門生活，大部分時間住在青洲的天台屋裡。

盧明仔這十年間就生活在左近，我懵然不知。也許我們在街上曾偶然遇上，只是對面已不相認。

我在網上搜尋“佛山澳門咖喱麵”，竟發現店舖還在經營。也許盧明仔離開佛山時將店舖易手，又或者那是合伙經營的也未可知。好奇心驅使下，一個周末，我跑到佛山去，找到了那家麵店。

麵店在一片舊式居民區的內街中，街內也有好些食店，多是早餐店，又或者北方餐館，澳門咖喱麵裝修簡陋，十分尋常，非街坊是不會被其吸引的。午後，那裡沒顧客，一位像是老闆娘的三十多歲女子，與一位小少女，正在收銀台與廚房之間的一張桌子旁包雲吞。

我原本只打算默默的吃一碗咖喱雞麵，以緬懷一下故人。萬料不到，接下來發生的事竟然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被已故的盧明仔，第二次打救。

細節我就省略吧！那女人確是老闆娘，名叫劉玥嬌，在閒談中得知我認識盧明仔時喜出望外，而在得知他已故去時表現出一種已做好心理準備的震驚。我一邊吃咖喱麵，一邊聽老闆娘說起盧明仔與她之間的交往。

劉玥嬌是惠州人，生於小康之家，然而從小無心向學，少年離家出走，二十多歲時跟著一個男人，在盧明仔富記士多附近賃屋居住，未婚懷孕，將胎兒生下來後，男人卻始亂終棄，不知所終。徬徨無助的她幸得盧明仔接濟，渡過難關，更讓她在店裡幫手。盧明仔其時已六十多歲，待她像女兒一樣，然而抵不過閒言絮語，乃遷到禪城來，開了此家麵店。不知哪裡學來的廚藝，他製作的咖喱汁受到街坊歡迎，便一直經營下去。

一切慢慢安頓好。劉玥嬌那時感恩於老人的幫助，也同情他老實巴交，孤家寡人，由憐生愛，願意嫁給他，照顧他終老。盧明仔好像也有意思似的，暗地裡辦理將資產贈送給她的手續，包括近郊的一個住宅及三十萬元現款，就在手續辦好後不久，卻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只留下一張紙條：

“我番去澳門度啦！勿念，好好生活。”

盧明仔既然癡癡地線，他的做法自然不可理解。盧明仔走後，劉玥嬌曾託澳門的親人打聽其下落，自己也多番到澳門查問，不得要領。爲了有機會再見到他，便一直將麵店經營至今。女兒已熬到十三四歲了，而她至今仍單身。

聽完劉玥嬌的故事，我沒多想，也分享了自己被盧明仔捨身挽救的經歷：

那年，我大概十歲不到吧。獨自在馬場木屋區外圍的海邊玩耍，跳進淤泥中抓肉蟹，得意忘形，渾不知潮漲，到我醒覺時，膝蓋已被水淹了，返回岸邊的灘塗也被淹沒。望向海堤，竟一點人影都沒有，我驚慌失措，大呼求救。好像只過了幾秒，潮水就淹到我胸膛，我在水中一打滑，整個人反身掉進水中，越掙扎，越是站不正，一隻腳已被淤泥吸啜住。就在我嗆了幾口海水，以爲以後都再見不到父母時，一對有力的手把我拉住，將我抱起來，帶回岸邊。

我驚魂難定，定睛一看，救我一命的人竟是那癡癡地線的盧明仔！堤邊已有幾個大人，他們聽到我的呼救趕來，目睹盧明仔救我。

那時岸邊的人工礁石上遍佈被開鑿後遺留下來的尖銳蠔殼，盧明仔手手腳腳都被割損了。

我跟劉玥嬌說，如果不是他，三十多年前我就消失於世上了。

後來發生在我和劉玥嬌之間的事情，恕我也把細節省略，畢竟我要記的是盧明仔。簡單交待一下：由於盧明仔“穿針引線”，我和劉玥嬌開始交往、相戀，就在新冠疫情稍爲平伏後，我們結婚並生活在一起，在禪城經營澳門咖喱麵。

其實，在看到盧明仔遺體認領的消息時，我正經歷了離婚，失業，父母相繼過世等重重打擊，那時，我正打算點燃報紙，點著碳爐，如果不是他突然“出現”，再度拯救我，即管我突然回心轉意咬緊牙關活下去，情況也會不一樣。當然，那次懦弱的經歷我是沒敢告訴玥嬌的。

也許，冥冥中有一些不能解釋的力量吧！只是盧明仔歸根究底只是一個普通人，也是一兩個普通人的救命恩人。

秦檜復甦記

◎ 李爾

一、

雞啼了，天亮了。

丞相大人悠悠醒轉，望著窗外灑進屋的陽光，發了好一陣愣。

看來，記憶中昨晚的一切只是噩夢而已。他掀開被子，坐起身，開口喊：“來人呀！”僕人應聲從外面撲了進來，看見坐在床上的丞相大人，驚訝得瞪圓雙眼、張開嘴巴，呆立在原地，好半天才回過神來，“丞相……丞相大人……醒轉來啦！”

很快有人端來熱茶，有人遞來擦臉毛巾，有人跑去通報夫人……整座丞相府就像突然甦醒的龐然巨獸，從裡到外忙活了起來。

但秦檜明明記得昨晚的恐怖場面：數日前突染重病的他，躺臥於床，不能言語，只能淚流滿面地伸出手，指向垂立於床頭的義子秦熹，向前來探病的宋高宗投去哀求的眼神，但皇帝冰冷的目光令他遍體生寒，不由得又想起他當初親口下令殺死岳飛時的決絕。秦檜內心升騰起一股哀怨——殺岳飛的這隻黑鍋，看來是要由自己來背了，日後在史書留下無法磨滅的罵名……抵達生命終點的最後時刻，這股怨念帶給他比死亡更甚的絕望。

可現在情形卻大不一樣了——

丞相大人仔細感受手掌傳來熱茶的暖意，突然，他想起了什麼，猛地跳下床，手中杯子跌落於地，摔得粉碎，熱茶流淌了一地，但丞相大人並不在意，他一溜煙跑出臥房，穿過走廊，衝下階梯，跑進院子。

“來人哪！”丞相大人高喊，“備車，我要進宮去見皇上。”

皇宮門口的御林軍看見丞相大人的專轎以及從內步出的秦檜，一個個都呆若木雞，連應當盤查來者身份的職責都忘得一乾二淨。秦檜穿行於熟悉無比的宮牆長廊，金鑾殿的金磚綠瓦已依稀可見，他回想起昨晚的困窘場面，非常期待等會兒看見宋高宗臉上的表情。

不料，就在這時候，突然從旁躍出一個黑影，還沒等秦檜左右的護衛反應過來，一柄尖刀已刺進了丞相大人的胸口。

倒地之際，秦檜眼角的餘光瞥見了刺客的模樣——那張臉孔雖然頗爲熟悉，但他怎麼也想不起那人的名字，倒是刺客喊出的幾句話，勾起了丞相大人早已模糊的記憶：

“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

秦檜這才想起：那是紹興二十年（1150），自己在上朝途中行經臨安城眾安橋時，一位半路殺出的刺客，也是像這樣企圖行刺，結果事敗被擒。事後秦檜親自提審，獲悉那刺客名叫施全，本是軍隊中的一名殿司小軍官，因爲反對秦檜而策劃了這次刺殺行動，自己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才每次出門必帶侍衛，但秦檜想不透的是，事隔五年之久，那個施全不是早已被斬決於市了嗎？還是自己親監的斬，他怎麼可能此時又在這裡出現呢？

但眼下這些都不重要了——死而復生的秦檜，又一次痛苦地墮入死亡的深淵。

二、

雞啼了，天亮了。

秦檜醒了，望著窗外灑進屋的陽光，發了好一陣愣——多麼似曾相識的感覺，自己好像在哪裡見過？

他伸手摸向胸口，發現並無異樣，於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想起那個半路殺出的刺客和

插進自己胸口的尖刀，意識到那也許只是噩夢而已。

丞相大人掀開被子下床，被一個門口路過的僕人發現，立刻高喊起來：“丞相……丞相大人……醒轉來啦！”

叫喊聲很快引起了一陣騷動，很多人紛紛跑過來——夫人、妾室以及跟在她們身後的婢女和奴僕。首先衝進門的夫人，如果不是有身旁的義子攙扶，恐怕已癱倒在地了。“謝天謝地，這下咱們有救了！”好不容易鎮定下來的夫人，吩咐左右趕緊爲丞相大人更衣，“快進宮告訴皇上去。”

秦檜一下子糊塗了。“告訴皇上？告訴他什麼？”

夫人一把將身後的秦熹推上前，“告訴皇上，你現已無恙，趕緊讓他給孩子安排個合適的職位。萬一……”丞相夫人住了口，在這節骨眼上，不吉利的話還是少說爲妙。

“萬一什麼？”丞相大人卻不明白。

“萬一又像昨晚那樣……”夫人輕聲暗示，“趁現在有機會，還是先讓皇上給孩子安排個職位吧。”

像昨晚那樣？秦檜更糊塗了，昨晚發生了什麼事？他依稀想起了那遙遠的夢境——躺在病床上無法言語的自己，淚流滿面跪伏在地的夫人，驚慌失措但無可奈何的義子，以及目光冰冷心思難測的皇帝……但等一等，那不是自己噩夢裡的情景嗎？

現實與夢境的混亂交錯，令秦檜一時分不清真假虛實，看向一臉焦慮的夫人，他決定還是聽夫人的話好了。

“你說得對。”秦檜說，“我現在就進宮去找皇上吧。”

夫人鬆了一口氣，吩咐左右侍從，“趕緊給丞相大人更衣。”

穿過熟悉的皇宮大門和高牆長廊，丞相大人將呆若木雞的御林守衛拋在身後，急步向宋高宗所在的金鑾殿而去，這次他還特地多帶了幾個忠實的護衛，沒有自己的允許，任何人都無法接近他的身邊。

皇宮裡平時就任由秦檜出入，此刻更無人敢阻擋他的步伐，因此，當他衝進金鑾殿的時候，宋高宗嚇得幾乎從御座龍椅上跌了下來。秦檜得意地笑了，不再顧忌君臣之間應有的禮數，居然踏上御座金階向皇帝走去，眼神充滿了嘲笑和不屑。

就在這時，丞相大人突然感覺到有一件冰涼的東西刺進心口，他低頭去看，發現鮮血正汩汩地從自己胸口流出，順著衣襟，流淌了一地。秦檜再抬眼望去，看見皇帝手上多了一柄鋒利的尖刀，他疑惑地皺起眉頭，還想說些什麼，但已沒有機會了——平日懦弱沉默的宋高宗，此時卻充滿了不知哪裡來的氣力，抬腿一腳將自己從御座階梯上踹了下來，然後又撲上前來，手起刀落，那柄沾滿了血的匕首，上上下下，把秦檜的身體刺穿了無數個窟窿。

垂死的秦檜不敢再看皇帝那張混合了恐懼、憤怒、快樂和安慰的陌生面孔，扭過頭去，他瞥見自己那一干人馬紛紛被御前的金甲武士擒殺於殿外，內心充滿憤恨和悔恨的丞相大人，又一次墮入深不見底的死亡深淵。

三、

雞啼了，天亮了。

秦檜猛地從床上彈起身，撲向床頭的刀架，一把抓起上面的刀——這把寶刀是張俊早年所送，刀柄上鑲滿了各種珍稀的寶石，所以揮舞起來難免頭重腳輕，心慌意亂的丞相大人本就不擅武功，這下子又突失平衡，令他肥大的身軀重跌於地，將刀架上的其他刀具撞跌於地，一片混亂的乒哈乓啷嘈響，驚動了門外的僕人，

有個好事者跑來門口探頭張望，一看見丞相大人的身影，立時高聲叫喊了起來。

聞訊趕來的夫人、管家以及僕人們，迅速將地上的秦檜扶上床去休息。丞相大人甦醒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整個丞相府，給這些天一直被愁雲慘霧籠罩的大家，帶來了一絲新的希望。

數日前，剛處理完張俊等人謀反一案的丞相大人突然病倒，先是手不能執筆，然後口無法言語，病情來得既快且重，短短數日便身不能起，奄奄一息。此突然變故令丞相身邊的黨羽措手不及，朝堂上的人事布局尚未完成，而今領頭人卻一病不起，大家慌如熱窩上的螞蟻，所幸形勢突現轉機，大概是上天的眷顧。

外面天已大亮，陽光照進室內，撒了一地金黃。

眾人紛紛趕來丞相大人的臥室，有人端來參茶，有人準備了熱毛巾，狼狽的秦檜定下神來，緩緩掃視身邊一干人等，眼前的景象令他倍感困惑——舉刀狂刺自己的皇帝，大概也是昨晚的噩夢吧？

秦檜歎了一口氣，自從紹興和議之後，皇上對自己表面上雖然恩寵有加，年初更是“賜加九錫”（天子賜給諸侯或大臣有特殊功勳者的九種器用之物），那已是皇帝對臣子的最高恩典。但宋高宗的心思自己豈會不知？ 自開國以來，大宋便實行“強幹弱枝”的國策——集權中央，削權地方，自從靖康事變之後，匆忙於臨安即位的宋高宗權勢本來就弱，要穩住他自己的皇權、控制各路勢力已不容易，更別說萬一岳飛那傢伙北伐成功，面對迎回來的欽徽二帝，再加上軍功蓋世的岳飛，到時又該如何控制局面……

所以岳飛必須死，而這黑鍋也必須由自己來背，這些秦檜都認了——如今的大宋家底薄弱，經不起折騰，和金國的戰事易起難收，議和才是唯一正途，自己爲國家爭取到這個寶貴的喘息機會，縱然背負一時罵名，但相信後人會理解自己這一片苦心的。當然，秦檜也承認，這裡面也有些自己的小心思——經過多年苦心經營，他已培植了龐大勢力集團，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伴君如伴虎的朝堂上，也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自己以及家族的安危。宋高宗那傢伙給自己設了個套，自己也反過來給他設個套，政治遊戲的規則就是如此，自己不過是跟隨規則努力玩好這遊戲，總不能說因爲我贏了就是奸佞吧？

丞相大人抬頭看看已升上天空的烈日，這才想起，該是時候上朝了。

邁進熟悉的皇城大門，穿過幽長的宮院高牆，秦檜大步流星地跨進金鑾大殿，但高坐在御座龍椅之上的皇帝，似乎對自己的出現沒有太多驚訝，這多多少少令秦檜的心裡有些失望。不過，經歷多年官場起伏的丞相大人並未被這種小事影響心情，他鎮定心神，直接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臣年事已高，國家事務又日益繁忙，很需要更多年輕有爲的人才，是時候該讓後生一輩上來歷練歷練了。”

宋高宗不置可否地看著金階之下的丞相，“朕看愛卿身壯體健，何出此言？”

“臣的身子，臣自己知道，”不耐煩的秦檜決定不再兜圈，“臣的繼任人選，臣已擬好了名單，現呈聖上批准。”

秦檜毫不掩飾的張揚跋扈之舉，在朝堂上引起了一片竊竊私語。

“此事朕自有分數，愛卿就不必費心了。”宋高宗的堅定和決絕，不但嚇了秦檜一跳，也令群臣們感到吃驚。

秦檜按捺怒氣沒有發作，在這權力交接的重要關頭，走每一步棋都要小心謹慎，心念飛轉的丞相大人，迅速在內心部署下一步行動計畫：先回丞相府，讓秦熺和他兒子秦塤聯合林一飛、鄭木冉等人，集結屬於自己這派的大臣

和將軍們，然後再讓台諫官徐喜、張扶等人聯合上奏，這次必須傾巢而出，發動所有力量，一舉將秦熇推上相位……心事重重的秦檜拂袖轉身，急著出宮去召集部下，居然連君臣之間應有的禮儀也忘了。

但金鑾殿門口出現的幾個身影，擋住了他的去路。

秦檜抬頭一看，頓時整個人僵立在原地。

岳飛！他怎麼會在這裡出現？

岳飛明明已被賜死於大理寺，張憲和岳雲亦被綁赴鬧市問斬，那可都是自己親眼所見的，他們此刻怎麼會在這裡出現？

心知不妙的丞相大人轉身想退回殿裡，但爲時已晚——岳飛身後的武士們紛湧上前，各舉刀劍，一頓亂劈猛砍，被剁得血肉模糊的丞相大人，在飛墮入無間地獄的時候，大概已聽不到御座上宋高宗的喃喃低語了：“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

四、

控制中心爆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熱烈掌聲。

佔據了整面牆的大型液晶屏幕上，不斷跳動的數字顯示：一小時前上線的“秦檜”智能程式，下載次數剛剛超過了一億。

看來，當初選擇採用“秦檜”這個遺臭萬年大奸臣來測試程序的決定，這步棋真是走對了——多年前，一支專家考古隊無意中發掘到秦檜的 DNA 樣本，但這個中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之一，最後卻被丟在儲存櫃裡不起眼的角落荒廢蒙塵。但世事就是這麼難以預料，當年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現在卻成了整個研發團隊的救命稻草。

多年專注於“虛擬生命”研發的科學團隊，其目標是突破人類生命極限，打造永續的智慧體，但長年累月的研發投入，還是遇上了資金短缺的困境，但聰明的募款小組很快找到了新的“賣點”——永生。在他們巧妙的包裝和推銷下，全球各路風險投資基金蜂擁而至，眼下迫在眉睫的，是研發團隊要推出一個成功案例，一個能證明他們打造的虛擬生命，不但和自然的原生生命完全相等，而且能存活於充滿各種惡意攻擊的互聯網絡，不至於走樣變形。

說實話，這個演算法程序的設計其實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從哪裡去找一個真實人類來進行這個殘酷的測試實驗——這個人類將被化成虛擬形式的生命，然後被丟進網絡上經受仿如無間地獄般的折磨輪迴。

不管選擇哪個人，一旦被媒體爆料，相信都會是一場毀滅性的公關災難。

就在此時，研發團隊中有人想起了秦檜。

既然實驗室裡有秦檜的 DNA 樣本，在人體基因工程技術已臻化境的當下，將他重新複製成虛擬生命形式已是易如反掌，而最奇妙的是，國人對這個千古奸臣的憎恨，居然將這個原本可能的公關災難變成熱爆全網的賣點——消息一傳出，各地自願報名參與測試的程序員之多，遠超研發團隊當初的預期，而程式上線後進一步引發的熱烈反應，更是令人始料未及。

復甦於虛擬元宇宙裡的秦檜，在沈睡近千年之後被重新喚醒，但迎接他的，卻是無數個沒有盡頭的無間地獄——程序員們甚至將如何折磨這傢伙變成了一場競賽，看看誰弄死他的方式最特別、最殘忍、最有創意。

秦檜每一次從生到死的過程中產生的大數據，將被研發團隊實時記錄、分析，而團隊的全體成員都很有信心：在如此大量數據的幫助下，這個程式的終極完美版本很快就會完成，但誰知道呢，想不到這個程序的市場反響如此熱烈，說不定日後可以衍生出眾多全新的產業，除了重新召喚那些歷史上乞人憎的惡人壞蛋出

來，將他們折磨玩弄一番（這可比那些虛構的網絡遊戲好玩多了），還可以考慮和各地監獄合作，說不定還能用來懲罰那些令人髮指的、被判無期徒刑或死刑的罪犯！若再反轉思考，古今中外那些備受愛戴的已故名人、甚至普通人的已故親朋好友……反正只要能弄到目標人物的 DNA 樣本，這盤生意的開發潛力大概會是無窮無盡吧？

控制中心裡，突然又爆發出一片驚呼聲。原來不知是誰，將自己手機上的直播畫面投放到那幅佔據一整面牆的屏幕上——應該是某個財經頻道的訪談節目，畫面裡，漂亮的女主持正詢問現場幾位財經專家，當下最受關注的“獨角獸”科創企業是哪家？幾位專家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虛擬生命”研發團隊，紛紛表示該公司最新上線的測試版“秦檜”程式取得了超越所有預測的熱烈反應，如果測試結果再傳好消息的話，勢必進一步推升該公司的市場估值，到時候，哪怕這家公司裡的掃地阿嬸也將會變成身價千萬的新晉富翁……

在控制中心裡，掌聲和歡笑聲變得更加熱烈起來了。

後記：癸卯兔年，內地知名導演張藝謀推出賀歲大片《滿江紅》，創下天文數字票房，也掀起了各種討論聲音，引發相關史料和分析文章熱鬧紛呈，無論如何，以“歷史”題材創作入戲，引起關注和討論，總算是利大於弊，而本文亦是作者因此有感而發之作，特此補記。

夜，有光

◎ 林滬

還差幾個小時就到 2023 年了，我坐在值班室，隔著窗戶簾幕看見月色暗淡，街燈蒼涼，一如三年前的景象。

三年了，我們終於翻過了崇山峻嶺，跨過了大江大河，穿過了荒原沙漠，就在目的地隱隱可見、城市復甦指日可待的時刻，險情卻再次蠻橫地阻擋著我們。記得三年前大概這個季節，新冠疫情把全世界、全中國、全澳門鬧得風聲鶴唳，誰也不曾想到，這沙士的近親居然能用三年甚至可能更長的時間，把地球攪得周天寒徹！

該是了斷的時候了。然而，病魔在垂死掙扎前必然負隅頑抗，它要把更多無辜的生命，特別是老弱病殘者的生命帶到另一個黑暗世界。2022 年聖誕前夕，防疫政策調整之後，跟預想的一樣，大批感染者紛至沓來，儘管許多人只不過像得了重感冒似的，挺一挺就能從黑夜熬到白天，可那些原本就風燭殘年或疾病纏身的患者就未必能等到黎明的曙光了。

今晚，醫院內科住院部有四位醫生，而我原本是多餘的存在。

琳是 A 線值班醫生，小青是 B 線值班醫生，標是總住院醫生，他們三個負責整個病區的患者安危，衝在第一線。四百多個生命在經受著煎熬和考驗，還有源源不斷從社區經急診收入院的病人！他們有的高燒寒戰，有的咳嗽咳痰，有的甚至呼吸困難、命懸一線……病區內，那些胃腸科、心臟科、腎科、神經科的住院病人也不時發出呻吟，期盼醫護及時伸出關愛的手。

其實經受著煎熬和考驗的又豈止是病人！

我們心臟科的同事幾乎都“陽”了，有的還在發熱，都暫時離開了前線。可天寒地凍，除了新冠的肆虐，心血管急症的突襲風險也居高不下，何況心臟科本來就有許多重病號住院呢。如今，心臟科只有兩位醫生暫時沒“陽”，我便是其中之一。而我作爲主治醫生，同時還負責二線工作和預備萬一的緊急手術。如履薄冰，我實在不安心回家，於是便乾脆把臥室臨時設在了醫院。

窗外，細葉榕婆娑的身影顯得非常孱弱，像極了久病不癒的老人。月光恍若打翻在地的藥液，混混濁濁，一邊有氣無力地瀰漫而去，一邊發出冷颼颼的光，讓人不寒而慄。我心神不寧。

臨近零點，標發來信息，說他發冷、頭痛、全身酸痛。無需我指示，他已自行實施抗原快速測試，結果是兩條線都中了。他很聰明，又實幹，是腎科住院醫生，如果不出意外，兩年後就會像我一樣負責二線工作，但他必須擔任完總住院醫生這個角色，才有升職的機會，而不幸的是，這段難忘的培訓過程恰好又跟新冠疫情不期而遇！

你需要休息嗎？你還扛得住嗎？我關切地打電話詢問。

大哥，我能堅持，我能！

我們內科系統的同事都很要強啊！

這還用你說？還有更要強的！

我分明聽到標的聲音在顫抖，有點中氣不足的樣子，跟平日的豪邁爽朗判如兩人。我知道他在高熱之前必有寒戰，而寒戰足以暴露一個最堅強的人最脆弱的一面，這不會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然而，這種狀態真的適合硬扛嗎？他都病成這樣，如果干擾了工作，導致判斷失誤或處理不及時，不僅影響病人的安危，而且對他日後的前途也會很不利。於是，我打通了琳的電話，她比標的年資略高一些，是內分泌科醫生。

琳琳，你那邊很忙嗎？

暫時還可以，病人慢慢地收進來，但重症不多，要我支援 B 線嗎？那邊據說壓力很大。

這樣，標剛才發現自己陽性了，而且症狀不輕，我看這樣，你是當過總住院醫生的，有這方面經驗，我現在希望你臨時接替他的工作，直到天亮，到時再看看情況，由主任做出下一步的調整。

可以啊，我沒問題，應對危重症搶救和急診會診我都不怕，就是 A 線的一線工作，交給誰呢？

交給小青！讓她 A 線和 B 線的工作都暫時兼顧著。

那也太繁重了吧？ B 線本來就特別多重病號，比我這條線忙得多了。

先這樣吧，聽我的。

很快，我就再撥通了小青的電話，把我的安排告訴了她。在電話的另一頭，小青似乎沉默了幾秒，但很快，她就用堅定的聲音支持了我。這時候，我忽然意識到這就是小青的聲音，這幾年來，她一直都非常低調，而且又是新人，平時人比較害羞，不愛說話和交流，大家對她很不了解，我甚至不知道她是準備定哪個專科。

我拿著 A 線值班手機徑直去找小青的值班辦公室，剛好在電梯口碰到她，其實我也不大確定對方就是小青。因爲她剛入職一個月就爆發了新冠疫情，三年了，大家天天戴口罩上班，我完全想不起來小青到底長什麼樣，她的高矮肥瘦我都幾乎沒有印象。眼前這位醫生，不僅嚴嚴實實地戴著N95口罩，而且頭髮束了起來，用藍色手術帽裹著，臉上還戴著防護面盾，這種裝備架勢，好像如臨大敵，在新冠疫情早期很常見，但時至今日，大家都考慮跟病毒共存了，還這樣穿戴，真是有點誇張。

小青？

嗯嗯，你好，張醫生，啊，不對，浩哥……

我聽得出她聲音嘶啞，但又那麼羞澀，彷佛還看到了她口罩背後漲紅了的臉。

浩哥，給我手機是吧？行！交給我吧！

她伸出了纖細的手，那手腕蒼白蒼白的。這時，她口袋裡的值班手機發出催促的鈴聲。我知道，那是 B 線的那群護士在找她。

不好意思，接個電話。

好，你先忙。

在這接電話的短短十幾秒鐘，我分明聽到了小青在一邊說話一邊咳嗽，而且鼻音特別重，比起“倒下”的阿標似乎好不了多少。

你，你中招了？發燒了 ？我下意識關切地問道。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還沒發燒。剛做了抗原快測，陰性的。

你還行嗎？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行，我如果去休息了，還有誰來頂替一線工作？琳姐嗎？她臨時改做老總，責任更重大啊！把手機給我就行了。

小青雖然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但嘶啞的聲音突然表得像鋼鐵一般堅硬。

我那拽著手機的手剛準備伸出去，卻又猛然縮了回來，我意識到自己面前是一個生病的同事，怎麼可以再增加她的工作壓力呢？

算了，你把 B 線的工作處理好就行，A 線，就讓我看著吧！你有什麼不舒服，盡快告訴我。

不行，浩哥你今天不是在值一線班，你本來可以在家的，你幹嘛這樣折磨自己？快把手機給我呀！

我完全沒有想到眼前這個看似羸弱的小姑娘居然突然倔起來，爲了她的健康狀況，也爲了內科住院病人的安全，我是絕對不可以答應她的。於是，我們倆在電梯口僵持不下。

最後，我有點發脾氣了，只能用命令的口吻說，病區裡目前是我的職銜最高，我的年資最長，我的經驗最多，你們所有人都必須聽從我的指揮，服從我的安排！

那一刻，我忽然有了戰區指揮員的感覺，他們似乎都是我的士兵。其實，他們不過都是我的同事，平日裡真沒有高低之分，只有責任範圍的差別。

浩哥，你多保重，聽說你上個禮拜發燒還做手術呢，好擔心你啊，萬一今晚有緊急手術，

你怎麼辦？你能分身嗎？

到時再說吧！我才不怕病毒，說不定體內已經有了抗體呢！

這時我才記得自己上週確實有過那麼一回“英勇”的表現，我雖然有症狀，但幾次抗原測試還是都陰性的！困難面前，我沒有退縮，沒有麻煩別的同事，自己獨立承擔，我一點都不後悔，慶幸的是，這樣的作風還真能感染現在這九五後的年輕人。

我實在想勉勵小青一番，可是手機不停地響，像敲戰鼓一樣，自己心煩意亂，哪能說什麼呢？於是，匆匆話別，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那個凌晨，夜空格外的死寂，儘管街道上不時傳來救護車緊張焦慮的鳴笛，可半空中的月兒卻仍舊木訥得紋絲不動，那縷縷的幽光恍若是嘲諷人間疾苦的苦笑，更像是在諷刺我的憐香惜玉、多此一舉。我無可奈何地躺在沙發裡，閉目養神，等待電話鈴聲。

不過奇怪的是，那 A 線值班手機像暫時變成了啞巴似的，沉默得讓我匪夷所思，當然，每一分鐘的沉默都可能預示下一分鐘暴風驟雨般的危急。越是安靜，我越是緊張，越是難以進入小憩狀態。

我漸漸明白了，她穿戴成那樣，是怕自己真的染病，把那些還沒感染過新冠的患者給感染了。

我又在努力回憶，到底小青是長什麼模樣的，以前科室的幾次合影和聚餐，她好像都沒參加。內科主任不大喜歡這個孩子，說她有點孤僻，很不合群，學歷也不算高，是不是人有點清高了呢？

記得唯一一次和她打交道，是今年夏天新冠疫情爆發時，我們醫院組織員工去體育館給市民做核酸檢驗。那也是一個深夜。

我乘著月色從家裡步行出發，目的地是並不熟悉的北區體育館。那時，病毒雨灑般擴散，感染人數一路飆升，全城惶然。

凌晨，我獨自走在曾經繁華的街道上，萬籟俱寂，只有萎靡而稀疏的路燈像孱弱的燭光似的，隱隱昭示著我前行的方向。在疫情爆發時，一個人走在昏暗的路上是一種什麼感覺？世界上有沒有純粹而真正的勇者？具體是哪棟建築物，我還沒有明確概念，想到澳門這小小的城市沒有找不到的地方，我便毅然決然揉碎了睡意，踏著凌晨的燈光碎片，上路了。

走到美副將大馬路附近時，我就差點迷路了！

沒有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卻有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蒼白戰慄。

此時，我看到了一座古剎，原來是曾遊覽過的普濟禪院。大門緊閉，香火爐灰儼然剛剛熄滅，我很想透過門縫看看裡面的一切，應該是松柏森森，應該是佛像肅穆，應該是亭台翼然。隱約記起它的來歷後，我猛然聯想到這是昔日望廈村的遺存，便堅定地相信沒走錯方向。

沿著古剎旁那條九曲回腸、狹小得幾乎僅能容一人通過的牧羊巷，我鼓起勇氣往北走。巷陌在夜色滲透下，掛著昏黃，恍若老人慘白而衰老的臉，有一地悚然的孤寂纏繞著同樣孤寂的我，每走一步都捏了一把汗。這些斑駁的墻磚在歲月的煎熬中風乾掉黃綠色凋敝的青苔，侵蝕出深刻的裂紋，凝固了厚重的塵埃。百年的土屋，百年的窗戶，百年的樟木，百年的石階，這些歷史的痕跡，陪伴著我在迷離月光的呵護下走過恐懼，走過黑暗，走過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我甚至彷彿聽到了隔壁古剎的深邃鐘聲，聽到了古井的叮咚泉響，聽到了風在松柏的溫柔摩挲，這些足以讓我祛除恐懼的醍醐灌頂，把我如釋重負地推出了牧羊巷。燈火忽然一亮，體育館就在不遠處。

穿上嚴實的防護衣，戴上厚厚的口罩，略帶絲絲睏意，我來到崗位上，沒時間把抱怨一一消弭，迎面就看到自己的女同事。她已經從下午四點工作到凌晨零點了。

你是浩哥嗎？我叫李芷青。撩核酸的程序你懂了嗎？

這就是那時的小青。她邊說邊解開白色防護裝，露出藍色工作服，後背和頭髮都是汗涔涔的。可能是天氣熱得實在受不了吧。我的到來預示著她的解脫。而這，正是她工作三年以來留給我的唯一印象。

她那一刻戴著口罩，我並沒有看到她疲憊的容顏。

窗外的救護車鳴笛依舊此起彼伏，街燈在寒風中搖曳，發出瘆人的光線，比起月光的冷漠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不敢再聽，再看，卻猛然意識到此時已經是新一年的第一個凌晨時分了！

不知道小青那邊忙成怎樣了。病人是魚貫而入還是蜂擁而至？病房裡是不是像打仗似的？奇怪的是，我的值班手機一直保持沉默，似乎完全和這個忙碌的世界隔離了。我閉上眼睛，掙扎著想歇一會，哪怕是跟周公有幾分鐘的約會也好，可是，不知道是緊張，恐懼，疑惑還是憂慮，五味雜陳的情緒讓我無法如願。

迷迷糊糊地，我呆躺在沙發上數小時，白白等待黎明的降臨。夜間，那月光、街燈的光、救護車的車燈光，甚至病區內若明若暗的走廊燈光，那無數的奇異光線，構成了人世間的百態，還有人類情感最複雜最糾結的混合體，讓失眠的人更加失眠，讓昏昏欲睡的人被掃去了睏意，讓倉促進入夢鄉的人在不知所措中驚醒。

我推開門，剛準備巡視一下病區，卻被一陣嘈雜聲緊緊抓住了呼吸。只見走廊盡頭不合時宜地亮著燈，護士進進出出，家屬的哀嚎連綿不絕。我趕忙衝過去，只見三個醫生在輪流給一個病人做胸外按壓，他們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其中一個，分明是我熟悉的朋友——標。

我立刻把他叫了出來，問個究竟。

原來清早時，護士查房，意外發現新收的呼吸科新冠肺炎病人心跳停止了，於是趕忙叫A線的醫生前來心肺復甦搶救。小青第一個跑來，她隨即把代理住院總——琳，也叫來了。他們倆忙得不可開交，最後乾脆把休息了後半夜的標也請過來。

我大惑不解，爲什麼是小青的手機響，而不是我的手機響呢？

心電監護儀發出淒厲的預警聲，心電圖的波形像過山車似的，病人心跳頻率時快時慢，不要說讓人捏一把汗，就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阿標熟練地使用除顫器對病人進行電擊，幾次過後，他的心跳居然恢復了正常！這時候，琳琳已經順利完成了氣管插管，連接上呼吸機，病人心肺復甦成功，可以轉運到ICU進一步救治了。多虧了我的同事訓練有素！幸運的話，病人也只是在鬼門關門口到此一遊而已。

七點整，陽光忽地衝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把破曉的復甦氣息渲染得到處都是，就連寒冬中有點哆哆嗦嗦的朝霞都忍不住長長舒了一口氣。

我把小青拉到門口，明知故問起來。

你還好嗎？咳嗽怎樣了？咽痛呢？

還咳呀！喉嚨疼死我了。一夜沒睡過。病人出事前，我剛做了快測，陽了！哈哈！

你笑什麼？我的手機怎麼一直沒響？

浩哥，對不起，是我凌晨時去了各個病區，吩咐護士們，凡是有A線的情況就打我私人手機，不要打A線手機，那手機壞了。嗯，我是不是有點過分？

小青隔著嚴實的口罩，咯咯地笑起來，雖然聲音依舊嘶啞。

你，是不是想撕開我的口罩，扇我幾個耳光？

如果病人的心肺復甦沒有成功，我真的想……

陽光的關照下，醫院門口的細葉榕不知何時已挺起了身姿，那久違的綠色好像在這個早晨尤爲奪目。我想，一切都會好起來，一切都會復甦的，嚴冬將近，但距離春意盎然還會很遠嗎？畢竟，我們身邊總是有那麼一群爲復甦而甘願犧牲的人啊！

最後的一里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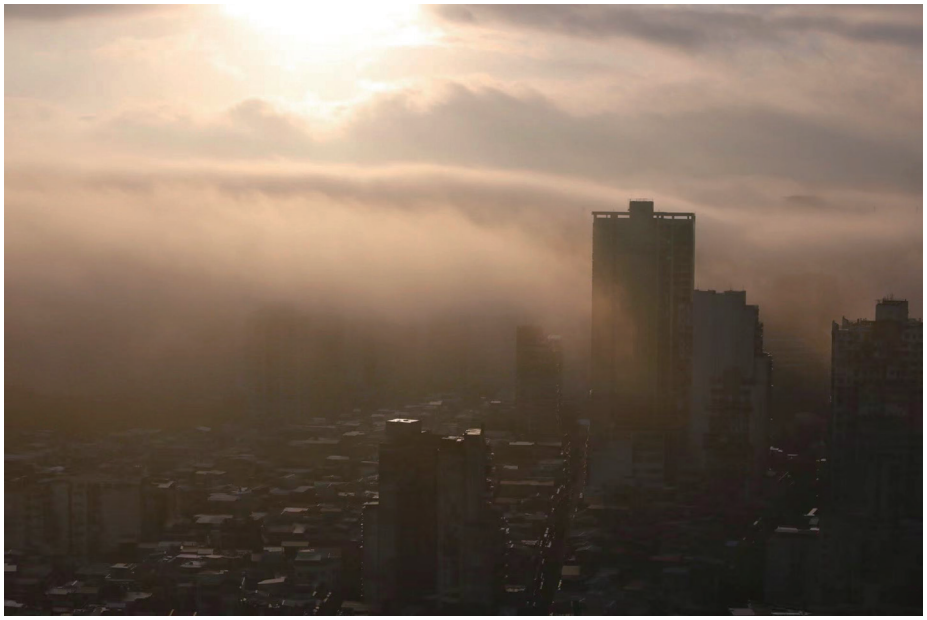
◎ 關少曦

一、

迷信的我在電視守候戲子
睜眼不見天日
閉目卻似蓬萊

二、

選擇相信
於是獨自飄浮
沿着孤單的路途
沒有你只有新娘的頭紗



三、

一絲曙光
照穿太長的長夜
水滴和鏡花
終於綻放

四、

又到黑夜
白色兵士漸漸侵來
你不再怕
縱橫交錯萬家燈火任我行

大香山詩人
新春詩會

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變化，大街小巷開始生氣盎然，各地之間的文學交流活動也日益頻繁。在春天來臨之際，2 月 2 日，澳門詩人賀綾聲，珠海《綠蔭詩報》主編、詩人步緣等多名詩人來到中山，與中山詩人開展香山文化交流活動。中山詩歌學會主席王曉波、副主席洪蕪、秘書長鄭玉彬等中山詩人熱情接待。期間，三地詩人舉辦小型詩會，你一首我一首，輪流朗讀各自的近作以及著名詩人洛夫、余光中的代表作，暢談創作體會。大多數詩人對過去三年的疫情有深刻體會，對國家的防控工作表示由衷感激，最終都以詩行抒發感懷、記錄時代。活動結束後，澳門、珠海兩地詩人熱情亦邀請中山詩人前往澳門、珠海開展大香山地區詩人交流活動。

劉洪希（中山市詩歌學會）

天氣好的時候

◎ 賀綾聲

天氣好的時候找個地方歡聚
說好尚未出現的故事
整片樹林因你的想像而漸漸有了生機
一株長了三年的枯木開始逆轉
回到春的起點

天氣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步行區長出小蘑菇
有沒有看到大三巴下澎湃洶湧的信仰
有沒有看到新冠暫撤後的空氣特別柔軟
有沒有看到我擁有的快樂大於宇宙的所有

2023 年沿路風光很美
美得像初生嬰兒
足夠讓世人忘記悲哀，忘記殘酷
現在我們應該重新說好未完的故事
在天氣好的時候

後記：癸卯新春年初三路過“新馬路任我行”
步行區有感而作。

冷暖自知

◎ 王曉波

希望我愛的人終生溫暖
希望愛我的人滿臉歡愉
時光鋒利，我如厚鐘撞而
無語。只言安怡不言殤

變奏

◎ 王曉波

明天，是前進的方向
可是明天將會出現什麼樣新詞
我不知道，下一刻鐘
我將會寫出
怎樣歡欣，或者是難過的詩句
終將會沉寂的昨天
歡聲，笑語，僅是過往短暫的熱鬧
煩悶失落的陰雨，灑落遍地
陌生人擠滿的舞池
節拍將在奏響的樂曲中
一次再一次變幻

岐江河

◎ 王曉波

前言：屈原寫下滔滔不絕長詩《問天》。半生臨攀，慚愧之至，僅可寫下拙短小詩《岐江河》（又名《問水》），自嘆淺薄，三十餘載反覆沉吟：“站在岐江邊問水。岐江河，中山市的母親河。”

岐江河，不捨晝夜，在我一生
最爲重要的時光中穿梭
一粒燈火，穩住了傾斜的河面
春節濃濃的夜色中，左岸江面
一束束煙火，衝天，騰飛而去
收留了無數陶醉與留戀的目光

岐江問水，中山市的母親河
永恒的河流，沉醉，一方淨土
沉澱，一塊乾淨的人世間

岐江河，奔流出海
越是向前，越是歡騰
大海的風聲濤聲，與它心有靈犀
對於時間的眷戀，如一塊沉香
一念來，一念去
一念爲之成永恒

2023 年 1 月 6 日稿，31 日（農曆春節初十）定稿。

春天的祈禱

◎ 步緣

當曬著暖陽跑在大道上，我感恩朋友的祝福
挺過二〇二二年的奧密克戎（Omicron）襲擊
熟悉的症狀，似乎也拂過青山的綠葉
我憶起自己當時像雨後玻璃那樣直冒冷汗

我們毫不掩飾地祈禱春天之後的平安
我祝願朋友的房子裝著足夠的食物和信念
也祝福大夥的臉頰常常洋溢著笑容
還有生活軌道上偶遇發光小燈籠的牽引

樂觀是健康的盾牌，今春精彩且溫暖
成爲季節的安全區域，讓春節散發著文化的韻味
熟悉又意味深長的春聯，意志多麼堅定
讓大家的回家路暢通無阻

有請春天給我一枝長長的舒適的竹杆
我來撬動人們的幸福支點
消除躲避新冠病毒侵襲的疲憊
才有可能撫慰靈魂，放鬆心靈

一頁時光

◎ 洪蕪

門裂一條縫，時光鋪開一張紙
馬行於天空，鳥鳴於枝頭，有船泊於河岸

一本書翻至空頁處，打量空頁的厚度
筆帽擰開，一滴墨墜落，浸染書頁

一圈一圈地滲透，漫成花的模樣
覆蓋昨日的筆墨，把明日的天空描抹

草原展開，一匹馬立於蒼穹
喇嘛寺一卷一卷誦經的聲浪漫過河流

打馬而過，馬蹄重， 一頁書很薄
鞭響處，時光翻過馬背，花兀自在彼岸爛放

2014.2.28

金鐘湖

◎ 洪蕪

敲一下金鐘
湖水就開始跳舞
禪音從不遠處的古香林飄來
蓮花開了
一蓮紅，一蓮白
幾個頭戴綠枝葉帽的人
她們來自林的深處
光陰落入衣襟
臉上刻著星月
兒童公園裏的童聲歡喜
樹木園中的鳥鳴清越
佛在菩提樹下
從來來往往的遊人中
辨認前世今生
伶仃洋被搬上天空
風起雲湧
都是浪花
金鐘又敲了一下
半朵閑雲落下來
飄向湖心
沉入湖底

2023.1.31

跨年

◎ 鄭玉彬

年三十，鞭炮如驟雨
傳達衆人心聲
重啓，重來，重新
大年初一，鑼鼓喧天
舞獅者在陰晴處喲喝
“走啦，走啦”
聲聲，舞動送瘟神

傾城而出
遇久違的親友，逛久寂的花市
如置身在長篇小說
最後的一章
把自己當成傳奇
與樹上的千萬盞霓虹燈一起
搖晃嘆息

三年的霧霾，仿如
劇院裏的科幻電影
一驚一乍，消失——
人海中

2023.01.29

敲碎夜色

◎ 鄭玉彬

魅惑的聲音，如錘
輕輕一敲，掉了夜之無情
深夜裏，循環播放
有一股隔世的味道

要有，那麼
一點的玩世不恭
一點的懷才不遇
一點的望穿秋水
才能
咽下每一口水呼出每一口氣
心平氣和地把紅塵繁世
在鏡子裏摩擦，鏡頭
壓著灰燼，星辰
盡在窗外

把夜色敲碎
換上心的膚色
那些快樂的事情
存放，好久
好久好久以前

2022.07.12

以一朵杜鵑花的形式打開自己

◎ 劉洪希

我不再把自己握成一個拳頭
時令的指針已經向著春天
我想我應該以一朵花的形式
打開自己

那些曾經的冷 傷
我用蠟燭自燃的光和熱
挺了過來

現在 孫文紀念公園的山坡上
一大片杜鵑花火一般燃燒著
我開成了其中的一朵

在有路燈的地方月光隱姓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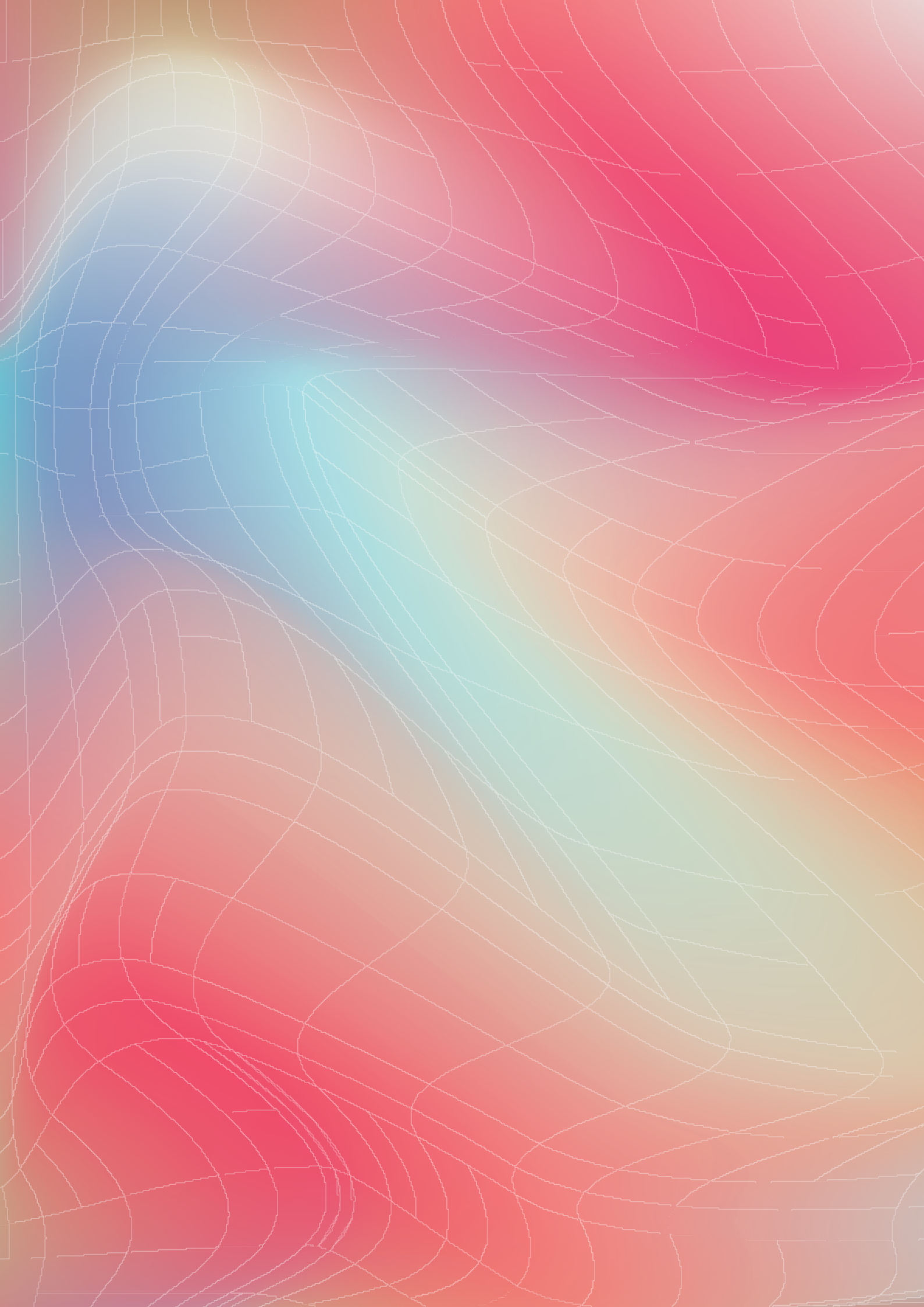
◎ 劉洪希

她照亮黑夜
照亮高山丘陵平原草原河流
照亮村莊村道新居古屋
水稻莊稼小麥油菜花

她也照亮城市的高樓大厦
唯獨在有路燈的大街小巷
隱姓埋名

或者，她只是騙過了我們的眼睛
路燈下，地面上的光
本來就有她的一部分

像母親的愛
常常被不懂事的孩子忽略



創作人中華

紅

◎ 區楚翹

新年聖誕生日中秋
每隔數月總有藉口
與你相約吃飯

你提倡在亂世要更愛自己
爲經濟學家實現口紅效應
YOLO、Carpe Diem、Memento Mori
晚飯前你拉我到五彩斑斕的專櫃　問我
乾燥玫瑰，抑或勃艮第酒紅　哪個好看
我沒有如實回答，因爲我真實的想法是
在你而言一樣迷人
這個答案大抵顯得不夠誠懇

從商場逃出，彷彿又呼吸到空氣
去邊度食飯？
火鍋放題吧
你喜歡它暖和，又有成堆選擇
鴛鴦鍋是項偉大發明
因爲你經常三心兩意
點了四川麻辣，又要養生藥膳

餐紙上是羊的笑臉
水仍未滾開你就開始涮肉
儘管知道先吃蔬菜較健康
但 YOLO、Carpe Diem、Memento Mori
店內電視循環播放牛羊生前的“美好生活”
而我們在桌前吃著牠們的屍體，大快朵頤
美國日本、雪花極品，在我面前毫無分別

豉油辣椒、油碟乾碟
真正的肉在味蕾上還剩下甚麼味道？
放題或自助
兩句鐘限時，最後點餐三十分鐘
強行用數量塞滿凡人那口腹之慾

你是何時開始吃辣的？
明明嘴巴在急促呼氣
卻說著不怕辣不怕辣
嘴唇微微泛紅，那是最美的唇色
幸好辣是種痛覺
確診後仍可享受
兒時淺嘗到辣就立刻哭喪著臉
到現在熱衷吃辣變成一場比賽
地獄辣、變態辣
也是 YOLO、Carpe Diem、Memento Mori ？

飽餐過後，你補上口紅
人造色素，精緻得不太真實
就似鍋裡蒸氣如煙，差點誤以爲那就是夢幻
造成有你在旁的假像，我亦心滿意足
牛羊的快樂，你我的快樂
你沒有能力假裝吃得了辣，正如我無法強迫愛
表情可以管理，可控制不了一臉口水鼻涕
你愛吃的從來不是辣，而是愛吃辣的他

還未學會飛

◎ 區楚翹

準備好出發了嗎？
過了太久，行李箱在冬眠，不願醒來
衣櫃頂的生活也不錯，沒有風吹雨打
還可像鳥兒一般俯瞰房間那納米觀景
雖不宏偉，總比行李置物櫃裡顛沛流離的生活舒適

還是要出來吧，都過了這麼久
縱使太陽不怎麼和煦
但始終需要陽光（以及水和二氧化碳）
今天天空格外澄明
在常年被灰朦廢氣籠罩的城市，萬里無雲的蔚藍顯得異常
陽光有多燦爛，心情就有多糟糕
頹靡的城市，不配擁有好天氣

地勤櫃檯前，23 公斤的限制
被迫進行的極簡主義
自以爲身無一物，卻被告知行李過重
高昂的超重費當然不合理
放得進行囊才能帶走，留不低的亦不能好好道別
狼狽蹲在地上重新打開精心收拾好的箱子
直至拉鍊被扯破

此時世界另一端正上演著走難的戲碼
半件行李甚至四分一件信物都是贅事
萬般帶不走，只有身上太重的信念
那生而爲人本能要拼命活著的奢念

第一世界的人類
不會記得幾百個乘客共幾十萬公斤在天上的一塊金屬內高速移動
原是件極奇怪又艱鉅的事
第一世界的機器不需歇息
從出生起開始運行渦輪全速運轉不斷加強馬力　直至
機械因過勞而損毀才肯　被迫
停下
這是對它而言最好的人生

第一世界的人類
不會記得世上有人從未搭過飛機
多麼經典的第一世界問題
第三世界的
他們
一輩子從未踏出過出生的國度就已死去
他們負擔不起　生存
何況旅費或只是申請護照
機場對他們而言是名副其實的“禁區”
未曾經歷過繁冗的出入境與簽證手續
沒有機會瞧瞧那縱橫交錯的指示牌和航站樓灰沉沉的牆壁
沉悶和茫然全是奢侈
雲沒有開，月不會明
多麼經典的第三世界問題

還是不要再飛吧
碳足跡高得無法補償
又要怕
鄰座乘客到底因吃韓式拌飯被辣醬嗆到還是因不明的病菌而咳嗽
還是不要再飛吧
在行李輸送帶上兜兜轉轉頭都暈了
在衣櫃頂生活也不錯
不用風吹雨打
還可扮演鳥兒俯瞰房間那不宏偉的觀景

洞

◎ 黃可偉

第一次注射這些液體進手臂中，K 覺得有一種充實感覺，沿著血管，流向自己下身那個洞。她／他覺得液體進入洞穴後，變成一塊息壤，在入面迅速膨脹，往外張揚，填塞了這三十多年早已虛空的空間。K 忽然想起那大牌檔鐵皮屋頂上的洞，那個由媽自十多層樓上面墮下，製造出來的深深的洞，她／他一直記在腦海，那時她年幼，還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只是她（與日後的她／他）一直覺得那洞，廣闊無邊，收入了萬物，不只媽，連自己日後的人生也吸取入去，從此她／他再走不出來，只得活在黑黑的洞中。

她（與日後的她／他）不知道爸是不是同樣被洞吸收入去，K 想自己大概沒猜錯，要不是爸同樣屈身於暗無天日的洞中，他爲甚麼鎮日會那樣暴躁呢？不過 K 不肯定，爸是幾時吸入洞中，是他認識媽時已經這樣？還是生了自己，與繼後的幾個妹妹才如此？她（與日後的她／他）不曉得，只知道媽從來沒說明爸的事，自己只知道爸在自己小時候，已時常說：“都不知道倒甚麼運，第一胎就生個蝕本貨。”到兩個阿妹相繼出世，他時常說的仍然是如此的話，只是後面加了句：“你真是陀衰家，一帶又帶兩個蝕本貨回來。”

K 起初不知道陀衰家的深長意義，不過到日後慢慢成長，她開始明白自己下身缺了幾両肉，卻多出一個洞，令自己承受了太多的虛空。那種空洞洞，並不是由於自己覺得這個“她”的身份引起貶義，她（以及日後的她／他）一直覺得爲甚麼身爲一個“她”就要承受更多不合理的苦難呢？“她”不是有天賦人權的自由人嗎？只是她不理解，自己真實中的“她”，爲甚麼與自己理想中的“她”會距離那麼遠。媽說：“只怪自己生成女人身，命苦，就忍下啦！”K 不認命，日後的她／他不相信那是自己應有的命運，她要反抗。

自從讀了大學，開了眼界後，K 覺得在這個黑暗的洞中，她／他開始有力量與以往就像霸王的爸抗衡。在小時候，當她還未開竅時，每當爸一巴二巴打過來，藤條在自己身上狂舞時，自己只能逃出家門，可是能逃多久呢？到深夜還不是要回來嗎？這時在大清早就要回屠房的爸早已睡著了。不過這個過程，在她小時候一直循環，而她不知道打在自己身上的藤條早已換過幾多遍。幸好她考了入大學，知道了新的世界，她恍惚由以往暗黑的洞爬出來，走入比較光明的地面。在這個地面，她一直都遇上認爲所有“她”都比不上大部份“他”的男生，只是她遇上的，是更多善良的人，令她對未來有了盼望。

例如 T，就是他們之中最善良的男生，他教自己，“她”與“他”沒多大分別，也沒有優劣，大家都是平等。當 T 知道 K 的爸一直對她的所作所爲，T 教她要鼓起勇氣反抗。K 說：

“我沒能力。”

T 說：

“你沒你爸宰豬殺牛的力氣，可是你有的是腦力。要用腦力去勝過體力。”

“我不能，我只有自己一個。”

“傻瓜，你還有我嘛！而且你還有兩個妹妹呢！”

是的，媽已經不在了，可是她是大家姐，

還有兩個相依爲命的妹，自己怎能不強悍起來，去保護兩個妹呢？於是 K 下定決心要壯大自己，不只令自己，也令兩個妹由洞中爬出來。她知道爬出來後，天大地大，要面對不少困難，可是相比洞中的景況，要好多了。

這個逃生計劃，對 K 來說不可能說不艱難。當爸在一次暴怒下，又要拿出藤條在自己身上狂舞時，K 鼓起勇氣，抓住那藤條，大聲說：”你敢打我，我就報警！” 爸聽到這些話，起初不明白，花了幾秒去理解，明白以後，他大力丟下藤條，憤恨地說：“叻啦！現在有毛有翼，曉飛啦！以後你的學費生活費自己搞掂。學費也自己付啦！” 說完冷笑幾聲，便轉身回房，重重關上門。K 沒想過第一次反抗會這麼成功，輕而易舉就把爸擊倒了，而她這時才知道以往自己一直懼怕的爸，只是不堪一擊的紙老虎。

K 終於由洞中爬出來了，可是自己可以住宿舍，但兩個妹怎辦呢？讀社工系的 T 教她，向社會福利署陳情，告訴職員爸歷來的暴行，申請緊急綜援與宿舍，救兩個妹出苦海。T 循循善誘，教導 K 每行一步的步驟，最後，三姊妹終於由洞中爬出來了。她還記得在不著痕跡的行動中，她在一個清晨與兩個妹執拾行裝，搬到宿舍的驚險過程。在日後，爸曾有幾次守候在阿妹的學校門口，想捕捉她們回洞，T 又教 K，向法庭申請禁制紙，不許爸再接近三姊妹，這之後，三姊妹才真正逃出洞穴了。

當然，前路很崎嶇，K 自己要讀書，每月穩定的收入只有兩個未成年阿妹的政府綜援，自己只好閒時在學校圖書館兼職，還有替學生補習增加收入，可是更困難的是令阿妹做一個好人。這十多年在洞穴中的生活，爸好像已打走了兩個妹的自信。K 不是不知道她們的感受，畢竟自己也是由洞中掙扎良久才可以爬出來，自己知道，由洞中走出來後，她們還要填補心中的洞，而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稍一偏差，她們就萬劫不復。起碼最基本的，令兩個妹明白“她”並不差於“他”已很困難了，這往往令 K 束手。

K 有一次游完水後，在更衣室洗澡，她由淋浴間出來時，身上早已穿上衣服，走出來，看見不少一絲不掛的大女人小女孩旁若無人地更衣，K 才想到自己從來沒在更衣室中當著其他女性面前更衣。爲甚麼呢？ K 不明白。她自己在家中時，曾在浴室對著落地鏡仔細觀察自己身體，就正如 T 說，她的身體很好看，不只有標緻的白皙瓜子面，也有玲瓏浮凸的身材，那正是一貫傳統中，令男性神暈顛倒的肉身。

K 並沒有因此自豪，這反而往往令她有種突兀感覺。有一次與 T 在床上纏綿，在他插入時，K 感到下身脹滿，她又想起自十一二歲懂性開始，在健教科上學到的生理知識。那兩個繪在課本，赤身露體的一男一女公仔上，K 第一次知道男同學下身有的不是一個洞，而是一條短短肉條，她終於第一次見識過，平時男同學淫笑著說的啫啫是甚麼，哦……原來這條小肉條就是啫啫。對比男同學的啫啫，K 自那時開始明白，自己由六七歲開始感受到，由下身的洞開始瀰漫全身的虛空感，是來自少了肉條的欠缺。她直覺，自己本來在投胎前，是預設下身有一條肉條，可是不知爲甚麼陰差陽錯之下，在母胎孕育時卻失去了，K 認定這種生前

記憶，就是她一直覺得渾身虛空的原因。自從在大學讀書，她早已認定“她”並不比“他”低等，她曾經努力安於繼續做“她”，只是她一直爲自己的身份不安，這種欠缺，不是理智可以緩解，也不是她的學識中明白的性別平等可以改變，她只是覺得縱使“她”與“他”沒多大分別，可是套用在自己身上，很明顯地自覺生命中少了一些東西，上帝將自己的靈魂注入了錯的軀體。

K 這種身體錯位的感覺，除了自己，沒有人知道，即使親近如 T 亦然。在他每一次插入，都有一種奇怪感覺，自己虛空的洞穴充滿了，可是那不是屬於自己的充實，K 想要的是屬於自己的完整。她這幾年蒐集了不少資料，對手術了解不淺，可是她愛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假若她做了手術，由“她”變成“他”，那麼自己與 T 的關係會怎樣？分手嗎？她不捨得，可是一直以“她”的身份生活直至離開人間嗎？她也不甘心。況且她還有相依爲命的阿妹啊。誰知道當她們少了一個見慣的家姐，換來新出現的阿哥之後，會有甚麼想法？

有一次，學校高桌晚宴請了一個跨性者嘉嘉作嘉賓，K 知道後，特意報名參加。晚宴完結，幹事送嘉嘉往聯合書院外的校巴站等車下山時，K 故意裝作同樣下山，又裝作剛好坐在嘉嘉身旁。

“我認得你，你是剛才坐在長桌尾的同學？”

K 點頭。

“有心事？”嘉嘉問。

K 有點驚訝，難道自己真的想法形於色嗎？嘉嘉好像看穿了自己一直的疑惑，還是大家都是同路人，她明白自己這個同路人想法？

在火車站的校巴停車處下車後，嘉嘉很親熱地牽著 K 的手，說要是不怕蚊咬，一起到荷花池旁坐坐。

那池邊的落羽松一直是情侶談心的熱門地點，不過這時坐著的，只是同是天涯同路人的嘉嘉與 K，只不過嘉嘉早已完成變身的魔法了。

“當時你怎面對愛自己的人啊？他們有反對嗎？”K 問。

“嗯……當時我想到的，就是兩點。第一，我是爲他人而活，還是爲自己而活？第二，要是我靈魂沒變，只是軀體變了，愛我的人應該因此改變他們的愛嗎？要是他們改變了，那麼這是真愛嗎？”

K 想了一下。

“我有男朋友，也有兩個妹，可是我怕他們接受不了，我怕只是爲了自己，那很自私。”

“第一，你未試過，又怎知道他們不接受？第二，他們要是真的愛你，才會支持你找尋自己的快樂人生。第三，能自愛的人，才有力量愛其他人。要是你有能力愛人，卻不懂自愛，我覺得……那只能是微弱的力量，並不足夠令你自己與愛你的人幸福。明白嗎？”

那一晚，嘉嘉與 K 直指內心的時間不多，可是單是一段短短談話，也已經令 K 明白得太多了。在晚宴上，嘉嘉說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幸運，結交多年的女朋友到後來明白過來，終於願意繼續與她走人生餘下的路。而且在香港，縱使做了手術，肉身由“他”變成“她”，身份證上的法定身份還是原來的“他”，所以她可以用自己現在的身份與女朋友在香港結婚。

當嘉嘉與 K 繞著荷花池慢步時，嘉嘉告訴 K，除了身邊的人，還有一些實際考慮，由“她”變成“他”，要比自己由“他”變成“她”難，畢竟後者是揮刀成一快，可是前者卻是無中生有，後者易，但前者更難，她要考慮自己能不能承擔手術的後果。

“你的心願真的能跨過肉身割損而來的痛苦嗎？那可要有很堅忍的意志喔。”這是嘉嘉臨道別前的叮嚀。

K 一直想，自己可以擺脫爸的魔爪，拉著兩個妹由黑暗的洞穴中爬出來，現在面對另一個困難，亦即是在自己下身虛空的洞中建立一個充實的有，真的會是跨越不過的 mission impossible 嗎？

有一次，T 在套子中發射後，K 問他：

“有沒有想過進入其他男人後面的洞，或是被其他男人進入你後面的洞？”

“傻的？爲甚麼這樣問？”

“答我啦！”

“沒想過，亦不會做。”

“那麼要是與伴侶在一起，你能忍受沒有插入的性生活，例如只有口交嗎？”

“傻的！爲甚麼今天問這些奇怪問題？”

K 其實未問前，亦早已知道 T 心中未說出來的答案了，只是到反應出來時，K 還是有點不開心。K 知道，性生活的問題相對心靈契合只是次要事，可是她難以肯定，要是長此下去，次要的事最後會不會反客爲主，拉倒最重要的人生大事。她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賭這一鋪，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不是有足夠膽量賭這一鋪。

自從畢業這幾年，K 的外表與裝扮也改變不少了，她／他更多時候穿褲，衣櫃中的裙子去蕪存菁，丟得多，剩下的愈來愈少，而化妝品早已奉行斷捨離，除了潤膚乳液與潤唇膏外，其他剩下來，用來在臉上漂白上色的唇彩、粉底、胭脂、眼影早已丟在抽屜的黑洞中，慢慢變成過期廢物。K 也在這幾年，把自小留長及腰的長髮，每幾個月剪幾吋，每幾個月剪幾吋，最後變成現在清爽的短髮，K 想用幾年時間，令 T 與兩個妹妹接受自己的身份改變。K 自信功夫還算成功，起碼騙到不熟悉的人，有時街上的陌生人見到她／他，看不清楚，會叫她／他先生，再多看幾眼，才說：對不起，小姐。

K 真的下過苦心，她在這幾年，有時有意無意之間透露自己的意向，慢慢 T 與阿妹都開始知道一直埋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了。T 是社工，想法比較開明，可是 K 覺得，自從 T 知道，二人之間的關係就有了微妙改變。T 還是對 K 體貼入微，即使做愛時也如一貫落力，可是二人心中不知何時開始，彷彿生起一堵無形的膜。這是 K 由 T 言說的消失洞悉——以往 T 總是說想與 K 生一對“好”字，男的像自己，女的似她，只是現在他已經不再說了。以往 T 在事業上有了甚麼小成就，總會將它們拉攏到二人關係的未來上，說：“我們又有更多本錢結婚，相愛到老，相愛至死了。”這些話，也慢慢隨著自己外表裝扮改變，消失在世界上不知甚麼角落。

與比較開明的 T 相比，兩個早年由黑暗洞穴中掙扎爬出來的阿妹，更是難以面對。K 與她們脫離爸的魔爪後，她一直向阿妹灌輸“她”並不低等過“他”的觀念，起初阿妹還有疑惑，可是在 K 用自己以“她”的身份所做的種種努力，令三姊妹的家境與心靈慢慢重建起來，阿妹開始相信，家姐所言非虛。由表面上看，兩個妹已經相信“她”是有能力不依附“他”自立的生物，K 本已以爲阿妹受傷的心早已痊癒了，可是自從這幾年 K 逐步吐露自己的想法，恍惚令本已完好的妹妹，花了很多年結的痂又再被外力拉扯，最終重新受傷，流血了。令 K 傷心的是，兩個妹有時會暗示自己一直相信的家姐，說的話竟然連自己都不相信，要不是家姐根本不相信“她”與“他”可以平起平坐，爲甚麼家姐想變成一個“他”呢？K 傷心，既是因爲兩個妹妹不相信自己，更重要是自己這時才發現，自己用莫大的力氣與心神，以爲早已撫平兩個妹妹的傷口，想不到她們往昔在黑暗洞穴中受的傷根本從未痊癒過。

經歷這幾年，K 才發現，自己下身的洞，早已由小小的罅縫擴大成廣闊無邊的黑洞，再

次吞噬了自己，以及身邊所愛的人。K 在想，童年的洞，是化身自媽墮在鐵皮屋頂上的洞，媽下身的洞，還是自己下身的洞？這個黑洞由自己身上冒起，愈擴愈大，K 早已控制不了它，快要被捲入它的中心。

眼看快要被黑洞吞噬時，有一次 K 無意中翻開幾年前的日記，見到自己記下來，在中文大學荷花池旁與嘉嘉的對話，嘉嘉說：“要是你愛的人真的愛你，會不會繼續接受外表早已改變，而入面的靈魂仍然一樣的你？你願意冒險，願意承擔，願意去自愛愛人嗎？”嘉嘉幾年前的話就像一堆神奇魔術，喚起了 K 的意志。

“我真的愛自己嗎？”

“我真的相信自己嗎？”

這一個月 K 一直反覆問自己這個問題，幾年前的嘉嘉就像在向幾年後的自己灌注了勇氣，K 最後認定，自己會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愛自己。

在這半年，K 一直定期見醫生，也向 T 及阿妹說過這事。於 T，K 自覺已無甚麼可以做了，只是可惜，T 對自己的愛雖然大，可是還是大不過可以跨越自己形體改變的後果。K 跟自己說，自己不應批評 T 自私而脆弱，反而應該感謝 T 這幾年的寬容與支持，令自己深深感受到男（仍然還是）女之間的愛的堅韌，至於他與自己不能繼續下去，只能可惜有緣無份，不過他／她深信 T 與自己會好來好去，再見亦是朋友。

至於兩個頑固保守而有纍纍傷痕的妹妹，K 仍然不知道怎樣應付，只是 K 想到三姊／兄妹血脈相連，相依爲命，既然可以由以往的洞走出來，他們也自有法子由現在的洞逃出生天，至於重新的日子，是何年何月，K 不知道，但正如《聖經》說信望愛，她／他相信阿妹的事會圓滿解決。至於那早已消失的爸的陰影，有時偶爾會由夢中的洞走出來，可是早已對自己再無真實威脅，她／他已對他無愛亦無恨。

K 已開始告別裝在“她”的軀殼的自己，她感謝這個軀殼在這三十年帶給自己喜怒哀樂，她／他決心與下身的洞告別，這洞最後的貢獻就是將過去的自己好好埋藏，再收縮，塌陷，終至於虛無。她／他將會在一段日子後迎接裝在“他”的軀殼的自己，經歷之後的冒險，好好地生，好好地衰老，直至人生好好地終結。

當醫生開出第一枝荷爾蒙針藥，令自己開始嘗試當一個男兒時，K 會好好感受唇下毛髮變得旺盛，肌肉開始發大，聲音漸漸變得沈厚的轉變，K 自信可以好好迎接自己那“他”的身份。這第一枝荷爾蒙針注入體內後，好似在 K 身上注入了一點力量，一點勇氣，還有一點希望，驅散了自己身上那洞的虛空。

好了，注射完，休息一個下晝後，她／他要好好享受這個周末晚上，游泳池中注滿方形大洞的涼爽的水，以它們洗去自己心中的疲勞。要是幾年後醫生評估通過，她做過手術，將會有大半年時間不能再去游水，也不能在游水後到男性更衣室沖一個舒適的暖水浴了。

穿越

◎ 嚴瀚欽

聖歌發炎。睡意鏗鏘。
晚風如雷低聲恐嚇醒著的人。
白熊帝國在寒冷的高緯地
發出槍砲般的吼叫。

然而至少春城霧散，藝術
和燈管下的蛾蠓一樣
任何年代都不曾缺席；此刻
我終於擁有歷史性的勇氣
讓所有巨響都發生在
一首狹小的詩的內部
反覆撞擊，迴盪，懸而不決——
像那個遙遠的星期日午後
赤身裸體的卡夫卡往偌大的泳池縱然一躍
而濺起的水花，終於穿透時間的厚壁
前來沾濕我的發燙的 A4 紙

2022.4.11 凌晨

夜晤

◎ 嚴瀚欽

盲鳥夜行，拍翅，橫跨意義之海
今晚的彼岸取決於
信仰、回聲、雲層高度
我多麼渴望宇宙儘早
摺疊成一個不規則的蟲洞
在那條細狹的隧道
萬物緩行，詞藻乾爽
我們只要低頭
就可以看見羅薩的破船
海明威的巨大馬林魚
梅爾維爾的白色抹香鯨以及
塔可夫斯基的鏡頭下
那個趴在井沿、俯身自照的小孩
從不同的世界緩緩游來，偃息在淺灘
安安靜靜地呼吸，發光，不在意飛不飛翔

2022.5.16 凌晨

關於我可能讓你很意外的point

◎ 嚴瀚欽

（1）

順利降生，並且遺忘那個夏天
屋子外的其他消息——
一個安靜的小世界
在我斷續的啼哭聲中得以成形

（2）

父親給了我一個筆畫甚多
卻意義不詳的名字。
懂與非懂之間，我背負
三個毫無關聯的正體字
拖沓而前行

（3）

童年種下一棵樹
往後的日子藉此辨別風
不想說話時的樣子

（4）

卻常常夢見自己在火上跳舞
在水底呼吸，醒來後繼續對世人
面帶 36.7 攝氏度的表情

（5）

某年暑假，在門前的沙地挖出
一個深深的小洞，七月大雨積水
蚯蚓成群沿著洞口自地底爬出

——在讀到希尼的家族記憶之前
牠們更早地教曉了我
關於挖掘的另一種含義

（6）

後來的日子常常失眠，可以準確地
在夜色之中掰下半餅藥粒
吞服，臥躺，控制呼吸
一個小時後再起身
服下另外的半顆

（7）

讀過許多次《人間失格》
仍對那個日本人懷有
基本的敬意——我很抱歉

（8）

曾寫下一封分行的遺書
然後以美學的視角
審視之，決定撕毀

（9）

有時嗜睡，有時透過失眠
以及那個永遠無法填滿的洞口
注視自己

（10）

就可以看見霧靄深處
那個瘦小的男孩
正在把身上的“嚴瀚欽”
逐筆拆卸，伴隨巨大的迴響

（11）

風又可以停止說話了
生命的枝葉在那裡安安靜靜：
太初有道，爲甚麼？爸爸。

2022.5.24 凌晨隨筆

夜泊

◎ 嚴瀚欽

選擇不睡的日子
單是爲了完成這一首詩
便用光了所剩無幾的
方向感——我起身，朝向窗外望去

晴空發著微光，顛簸如故的城市裡
詞語們安安靜靜地放置在
平坦的海濱停車場

巨大的藍永無止境地圍攏
朝向一個看似不會潮濕的夜晚

我想起一位比我年長的
曾對人世深深感到失望的詩人
把未遂的死亡喚作
失敗的隱身術——這首詩如果讓他來寫
所有不安的，應該更接近語義的平野

時間的水波微微湧動
人形小房間也暗暗發光
一個理應深睡的夜晚，做太多夢
或者不做夢，都源於我們
對平衡感的過份執著；
我臥躺，吐納——讓自己
漸漸趨近透明的本體

萬物都擁有名字的時候
閉眼是罪過，睜眼是流亡
呼吸是尚未熄火的發動機

窗外仍舊乾乾淨淨
一千輛剛剛冷卻的汽車蓄積語勢
即將發出暴雨般的叫聲

而關於雨，我想起另一位全身濕透的詩人
在他最旺盛的季節，朝向屋瓦深深禱告

但這首詩畢竟不是由他所寫——
雨水迎面打來的時候
我甚至無法爲這漫天的鼓點
賦予哲義，只能坐定，翻湧，掃視自己的身體
任一切與生活有關的喻體
朝向更濕更冷的遠處打滑

並且想像一首無人駕駛的短詩
恰好能夠避開所有雨點
優雅地——
吐出長長的尾氣

2022.7.14 凌晨

泥土印心

◎ 黃廉捷

有一種泥土，帶著無私的愛，滋潤著你的血肉和靈魂。

——手記

冬日回鄉，落日望山，心中惆悵。每次回到家鄉，都能生出一種悵然若失之感，是離開家鄉時間太長？還是與這裡的人有了陌生感？又或是心態改變了？我想，這種種皆有。

自從高中畢業到廣州求學，離開家鄉一晃已三十多載，人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風一來，隨風而飄，也不知飄向何處，但家鄉的人與事還是記得那麼深。自古有話：天高任鳥飛。大地廣闊，年輕人都嚮往在大城市裡打拼一番，除了實現自我價值以外，也當是長長見識。人隨風走，這一吹，腳步也沒想停下來，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走，跨過條條大路，趟過條條江河，歷經風雨後，人也到了中年，俗話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了這個年紀，更多的念想反倒回到了家鄉的村莊、草木、人與事。

那花那草，那土那河，還有土牆和破窗，也都成了心中不捨的念想，這些東西，似是無足輕重，但它時常讓你感到心中沈甸甸。

家鄉在雷州半島，這裡有湛江市第一高峰雙峰嶂，也是雷州半島的最高峰，據資料所寫，“雙峰嶂有雙峰東西並立，相距不過數十米，峰廓渾賀，宛若美人雙乳，故名。”可是在當地人眼中，也就是一座山，並沒有那麼多的文字修飾。還有說，“登臨雙峰，極目遠眺，十萬大山餘脈蒼蒼莽莽，鶴地煙波渺渺茫茫，長青水共天一色，九洲江如飄玉帶。如畫仙境，盡收眼底。”美，在每個人的文字裡都不同，我對於雙峰嶂的熟悉，在於小時候清明掃墓爬上半山拜祭先人。我生活的小村莊叫秧地頭，一聽村名，還以爲是一個育滿秧苗之地，可是在我記事開始就沒見有多少秧苗。

南方的清明時節，總有細雨相伴，大人肩挑兩籮祭品，小孩鋤頭上肩，帶上虔誠的心上山，山路崎嶇，加上濕滑，甚是難行。從早上出發，在雙峰嶂掃完墓，再回到村裡，多是傍晚四五點了。因爲家族先人的墓地分散，每年清明都得分幾隊人馬。每年快到清明，爺爺都會提早問我想去哪一片，他就是想我跟他同去，記憶中，我常與爺爺同一隊去掃墓。

爺爺離世多年，但他的樣貌在我記憶裡還是那麼清晰可感，想起他，就想到寫給他的詩句，“風奔跑至午後，山野的耳朵靜聽心跳，試著用腳踩著太陽下的頭影——那是我與他在夏天的契約”。記得我沒上學前，家裡養有一頭大水牛，水牛是耕田的工具，爺爺爲了讓水牛更有力氣耕地，想方設法讓水牛吃得肚子飽飽的。初初，他帶著我到山上放牛，後來就讓我一人放，那時沒有手錶，一放牛就不知何時才能回家，爺爺教我，你對著太陽用腳踩頭的影子，腳踩到了，你就可以回來了。早上把牛牽到山上，摘果子，抓鳥兒，拾些柴，一個上午都在山上打轉，玩瘋了才記得用腳去踩頭的影子，踩到了，回家。孩時的日子，似雙峰嶂腳下鴨塒河水一樣，流得飛快，燕子從春天飛來，轉眼又到山裡的樹葉黃起來。

爺爺是家裡犁田的好手，春節一過，他就忙著與村裡的人聊天，聊的多是盼著下雨的事

兒，可見，靠天吃飯的農村人，風調雨順是最好的春光，當天空雨線一落地，爺爺的笑容也多了，他心裡掂記著村外那幾畝農田是否有水播種，有了雨水，田才能犁。

他總想教會我犁田，在他幾個小孫子裡頭，獨愛帶我到田邊，說讓我學著犁田，小小年紀的我並沒有理會爺爺的想法，多年後，我才想透，爺爺心裡，總想爲家族培養一個犁田耙田的好手。犁田的爺爺，捲起褲腿，光著腳入田，汗巾圍在脖子上，水牛在前，牛脖子上套犁枷，犁頭插入土裡，牛繩一緊，牛奔跑似風，跟在後面的爺爺利索地跟著水牛在四方田裡轉彎，不一會兒，我就能嗅到地裡翻出的土味，那味道夾著整個冬天的養分，向外散開，過往的村人，見到此景，都會大聲送來幾句“犁得快”的溢美之詞，可爺爺不是很喜歡別人恭維。他在這村裡的輩份不算高，“誠”字輩，但他做事公道，深得村裡人敬重，“誠榮”的大名有時也很好用，比如有人不知道我是哪家的？只要我說出爺爺的名字，個個都曉得。

就這樣，田一被犁，原本安靜的田地，便有了幾分生氣，顯出春天的氣息，生機勃勃的氣息，人間繁衍的氣息。

耙田更是爺爺的拿手好戲，每到耙田，我定在田邊觀看。在犁好的田裡放好水，水牛在水裡就開始慢慢走，水下是泥，當然不好走，水牛要用更大的力氣，有時懶得動。耙田時，爺爺手中多了一根木棍，水牛有所懈怠，想要偷懶時，爺爺手中木棍抽上去，水牛就快跑起來，牛帶著耙與爺爺在泥田裡一圍圍轉著，爺爺不時的提起耙，將無法輾耙的大泥鬆開，那時，我覺得爺爺身材高大，喊出的聲音震響天際。有時，我也學著爺爺，捲起褲腿下了田裡，腳沾上泥土清香，偶然發現田間有蟋蟀或其他蟲類，我就成了這裡收穫春光的人。

如今的我，離泥土有點遠了，但記憶深處，泥土的味道依舊。那味道能帶我遨遊山峰，漫步鄉間，憶起親人，它能飄在雲煙裡，蕩在樹林間，漫在河水邊。

家鄉的太陽依然很暖，照在雙峰嶂與高佬頂這一片山上，霧隨風過，一層層的跳動。

而今的山峰頂上，遠遠見到風力發電機布滿一線，也是一種新的風景。我曾去過山峰上風力發電機處，聽到電機的呼呼聲，這種聲音讓山峰遠離了寂寞，但村莊的田地少了幾分泥土的清香，物是人非，有些景物只能永遠留存在記憶裡，爲爺爺守望的有山峰，也有泥土，這裡的泥土孕育了無數生命，這裡的山峰養育了條條村莊，我原本就是這裡的一顆種子，一顆沾滿泥味的種子。

憂傷的泥土（組詩）

◎ 黃廉捷

偶見村中門牌號

我不想破壞這裡的寧靜
塵世讓我學會失明失聰
我喜歡天空白一點，這樣乾淨
也能一團和氣
難於預測的事物在消失
像翻書本一頁頁而過
“多年不見，世事漸變。”
我已是何許人也

一個與秧苗無關的村名
光總從山頂悄然而來
混沌的往事已不重要
狗兒在路邊消磨寂寞的時光
我成爲陌生的造訪者

38 號，這是界定身份的標識
但有些秘而不宣之事結出毒素
原本雞狗牛的腳印屬於這處色彩
年代讓往事血淋淋掛到眼邊
年少時曾想過的晚景
正在證實

長度

這裡有人性最清脆的淚水
撒落的火焰撕咬人間的蒼白
河流有金色的光滋潤熟悉的長度

不用閉眼就能瞭解河流蕩漾的高度
它削瘦的臉上總帶著睡意
它起伏背身是血液的譜系
反複移動，將風當成了回響的春天
把春夏秋冬連接起來，時間就存其底部
誕生某種光，當是給生者的饋贈
奔向大海只是一種可能，只要土地肥沃——
終點只是一個秘密
如果光的音符喝了烈酒，它的身體就會輕盈
沒有死亡，只有流淌
奇特的聲響，有光輝燦爛的日子

煙囪

筆直向上，硬氣如鐵
與天空談情說愛，與窗外灰色殘陽論生死
佯裝成穩如泰山的英雄
舊巷、石橋、泥板及菜市場

把紅磚砌成的外衣叫成格子衫
把筆直的腰姿叫成奔向希望
把空白的地方叫做城市氣息
在建築的哲學裡，只算泥土疊成禮物
（雖然你見過吐煙的火熱人間）
歪著脖子的灰塵終將安撫你後半生
只剩下與殘月共對
無所謂愛與恨，無所謂悲與樂
原本就是與世間不相干的細物
你見無心的軀體內空洞無物
注定
色厲內荏

憂傷的泥土

讓葉子在秋天發黃更能講述山的故事
頭頂安插風扇般的飾物
它似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
彷彿在劇本角色中安了丑角

太陽老了
喜歡盯著劣斑細看
這是山峰一側盡頭
風失去重量
吹出的氣
不進入草木的視線
風車轉動會引入不安定的語法
荒涼之間
泥土的身體與水向下流走
——往日舊景不是如些
——臉譜添畫憂傷之筆
——頭部在忙碌生產
“加快轉動，讓寂靜成爲一種稀有之物。”
從路的來處可見
泥土與風雨交融成一體
山的肚子把眼前之事發酵
叮囑風要放慢腳步
它不想聽到草發出悲痛之聲

集市

允許更多人駐足，允許命運更爲沈重
聲音有先到後來，但，從未消失
口音能拉近一些人的距離
面孔成爲打開鐵門的鑰匙
付錢拿貨，問價吆喝的節奏穿越雲朵
——似一場沒有排練的演出，所有的角色井井有條
——蔥蒜，青菜，花椒，雞鵝鴨，掃帚，鐮刀……
這樣的棋局擺得四腳朝天
地上扔掉之物忙於打嗜睡，必須實認
集市基因裂變得混亂，舊時光的影子
沒有隨著潮流輪轉
河西甚好，河東不再

致 J

山邊披著雲煙入睡
表情淡定，忘掉裸露大石在洗掉一年的不愉快
山有胎動的特徵，但又不急於生產
下山的路彎曲不定
它的子宮裡有悲歡離合，恩怨情仇
把參天大樹的證詞別在腰間，也無法脫俗
有一些不容易放下的事，是命運的安排
“人生總會出錯，沒什麼放不下。”
有些巧合渾然天成，要像春天一樣捨得潑綠
宗族恩怨總會被風吹破，少一半苦難，能鷹擊長空

消失的綠色在召喚大地的記憶
上帝讓一棵樹生活在城市中
——那唯一能聽到召喚聲的地方

在這個世界，綠色如無家可歸的野貓
四處尋找棲息處
城市把偷來的綠色作爲一種榮耀
宣揚，又宣揚
城市中心那棵樹葉被風吹得很輕
默默無聞，宛如命運女神

放下

放下，讓領取秘密的世界行雲如水
頭髮似花一季，如樹一春

如果山能勝任回軟化的花，我依然選擇擁抱
命運的上牙與下齒對不合

石頭的頭頂種出一片寂靜
風把四十多年的煙花燃完，我讓浮雲戴上帽子

大地往前走，時間將身軀埋葬
將一無所知的短暫晾曬，似衣裳掛於架上

窗外的雨把每個細節種在了肚子裡
迷失與擁有一起，沒有喘息的機會

季節的低音與陽光起起伏
我以放下的手收割轉身後的自由

可以

山頂
能喚起我飛翔的一種輕
踩著能補充記憶的石塊，——彷彿復活了枯枝
無法猜測的前方將與我融爲一體
低處有霧，有鐵鍬，有凝結了的關係
我不想給這裡白繳生活費
我是香火傳承之人
我可以背井離鄉，用博大填下渺小
跌倒，爬起，堅持，餐風露宿
把流浪季節當可樂
過著無邊際的生活
窮困、痛苦
摟著夜色發呆……

喜歡在山頂上眺望一種輕
能喚起我飛翔的一種輕
這種輕讓我收穫了思想的改變

初戀

◎ 簡易

1998 年宇多田光在唱〈FIRST LOVE〉的時候，我已經在那一年多以前，完成初戀的經歷。她不再喜歡，我沒有很愛，平靜而沒有很痛苦地結束人生第一段戀愛。電話的一頭說：“我想分手。”我說：“好吧。”我怕我隨著年紀漸長，可能忘記或扭曲了當中的細節，但確切地記得完全沒有去追問究竟的興趣，那年頭剛剛流行《心靈雞湯》，讀這種書讓少年老成的好處是比較早懂得放過自己，讓生活少一點戲劇張力，少一點迴腸蕩氣的肝腸寸斷。十幾歲的人，開始以文學與閱讀來慰解自己，寫得出“我很好，只是有點寂寞”少年滋味。因爲戀愛而發現自己的天賦，開展了自己的文學人生。二十多年後，我還是很感謝求學時期的幾段戀愛，很感謝願意和我一起經歷成長的伴侶們。

同名網劇讓 1998 年宇多田光在唱的〈FIRST LOVE〉，近日再次登上熱門榜。劇集的宣傳鋪天蓋地，那怕吸引不到我們點到串流網站觀看，也很難不讓人回憶起一點自己初戀的經歷。

我的初戀，至今依然與我有聯繫，雖然少見面，但感情沒有變，也沒有甚麼遺憾。如果有，大概也只是我一廂情願的希望能常常見到她。這希望並無具體目的，就是想站在一起、坐在一起、肩並肩的隨便找個地方坐坐，一如少年時。我總覺得初戀並不是有甚麼情意結，而只是每一段愛情，都總有某些場景特別難忘。初戀的日子，一般都很年輕、生活都很簡單、口袋沒有錢、而且魯莽易犯錯，總之，也就不會有甚麼到高級餐廳吃飯，讓情人坐上跑車狂奔在公路上的情節。要說每個人的初戀和網劇有甚麼相類似的地方，可能也就是那種比較簡單和純粹的年輕歲月了。

然而，《First Love 初戀》的故事與其說講的是初戀，倒不如說是講重聚，那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因爲失憶而分開這種太過脫離現實的事情，確實會讓很多觀眾無法認真投入（投射）到一個初戀故事中去。分手之後再復合，只要還有緣，確實會在不少人身上發生，可能差別只是這重遇的時間，是幾個月後、幾年後還是幾十年後。我覺得隨著時間和年齡的變化，只要遇到了合適的環境，重聚或復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很多人心裡是期待的，大概這才是故事最讓人產生共鳴的地方，就像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我總覺得並不是因爲它講初戀而特別歡迎，而是它的旋律本身就很浪漫。記得之前有人在婚禮上用上這首歌，而被一些人取笑。我倒是並沒有覺得需要介懷。感情和音樂有時候是種既複雜又抽象的東西，就像同一個愛字，有不同的發音，每個人也有不同的演釋和理解，甚至根本就不是愛也說不定。然而，一旦某些事、某些歌，被下了定義、被賦予歌詞，它們就似乎要被限定在某個框架裡面。

歌詞有恨有怨，旋律之中卻充滿愛，也不能怪詞人或用者的理解。前度重聚，心裡有愛，卻並不一定就是愛情，但也不能怪俗世眼睛對兩情相悅能產生甚麼的有限理解。世上有沒有一種愛叫做“我喜歡你”就是那麼簡單？有沒有一種愛叫做“只想遠遠看著你，知道你過得幸福”那麼偉大？然而在行爲上、在精神上，這一切作爲與不作爲，都好像無法定義到愛這個字上去。只是心裡覺得就對了，那不就是聆聽〈FIRST LOVE〉的感覺嗎？這首歌會一直流傳下去，會一直有人覺得它好聽，因爲其實它譜出的並不是初戀，而真切地在表現著一種愛的美好感覺，那個把某個人放在心裡愛著、記掛著的感覺。

一直以來，我沒有特別期待與分手的情人重聚，而是真心誠意的相信會有這樣的發生，而且都發生過了。親身體驗分手復合和分手重聚的事情是幸運的。像上面說到的初戀情人，在中學時代和平分開以後，我到出來工作以後又與她重新遇上，感情又重新熱絡，然後沒多久又再次告別，至今一直有種默默歡喜、只想保持這種愛而不及，若即若離，點到即止又細水長流的感情。人生至此，我覺得在感情生活裡面，自己已相當滿足和滿意。而電視劇想告訴觀眾的大概也是這件事：如果重遇，再次來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那個人和記憶中一樣，依然那麼美好，你會選擇留在原地，在轉角處與她再次分開，抑或試著全力追上去，攜手體驗一個未知的以後……

在正確的時間遇見正確的人，就像鎖匙遇到對的大門，人生說不定會打開更美好的一頁；在正確的時間遇到不對的人，不管你多麼努力，當然也不會換來幸福；而初戀和再遇最讓人爲難，就是在不正確的時間遇到對的人——那扇門從來沒有問題，然而我們沒有能力好好的打開。勉強爲之，最終只會換來傷痕纍纍、頭破血流。能不能承受這種衝擊，值不值得付出代價，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選擇和後果。

從羅伯特・華勒的暢銷書《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到看韓國電影《男與女》（남과여，2016），都在在說明了成年人的愛情就是一種克制的愛情，一時的感性可能會爆發，但更多的時間是收在心裡，打包記憶，更理智地生活，最大程度讓更多人感到歡樂，讓自己和身邊人保持在一種更穩定、更安全的狀態。

那一年，與初戀情人重遇，正好遇上西灣湖在舉行澳門美食節。那是我們再次遇上，重新交換了電話號碼，加過了對方的微信號，出來見過了幾次面的一個晚上。我約她去美食節，原意應該只像朋友那樣出去一起玩下，吃吃東西，聽聽音樂。然而在過程中，一種在中學時代熟悉的感覺又湧上心頭，可能是舞台上唱著的老派的流行曲，也可能是美食節裡面設攤的小食，讓我記起了那些沒錢帶女朋友去餐廳吃晚飯，卻總是在想用甚麼理由把她約出來的老日子。

她還是那個人，看起來還沒有掌年那麼稚嫩，也更會打扮了一點。我也不再是從前的我，除了還是一樣的窮，隨著年紀大了一點，看起來也多了一點成熟，沒有以前那麼醜和傻了。當她聚精會神地看著舞台上一位前同事的獻唱時，我總算有那麼兩分鐘能不尷不尬地長久凝視著她，才發覺其實雖然相處了一段時間，實際我們認真看對方的時間並沒有很多，更多的時候我們似乎只是聽著對方的聲音、靠近呼吸著她的氣味，乃至於觸碰彼此的肩頭，就是沒有好好地看過對方。

而當我們認真地凝視著一個人，你真實的情感就很容易從眼光中流露出來，連我們自己都感覺到自己的臉在流露著和平日不一樣的表情，那個表情一旦被對方發現，當中包含著的訊號，就會自然而然地傳達到對方的心裡。那裡面沒有言語，又包含著言語。

當她的視線離開舞台，我不知道她回頭時有沒有看到我狼狽收起的那份陶醉。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大概是因爲這過程讓我感覺過於美好，我就是有那麼一刻好想拖著她的手，而我是真的嘗試了，只是這勇氣還沒有堅定到要緊緊的把手牽住的程度。在要過馬路的一刻，在尾指與尾指相遇的一刻。我猶豫了，兩隻手又重新在空氣中擺盪，像馬戲團裡表演的兩個空中飛人，誰都沒有凌空飛出去，也沒有人主動伸手去接住對方，大家就那麼在空中擺盪了幾回，又回到了各自的起跳台上。

中年人的愛情，對於初戀恰如分的情感，大概都適合這樣留在想像與記憶。很多看戲的人經常不喜歡編劇安排那種男主角跑到女主角的家門前，最後卻連門都沒有敲就離開的情節。我相信如果有真實經歷過那種想愛而不敢愛的心理折磨的人，應該會理解這樣的描寫、這樣

的安排也是恰如其分的反映現實。人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矛盾中做抉擇，在猶豫中錯過，或者被命運推一把而成就了看似是敢作敢爲的事情。

沒有那麼多敢作敢爲，而是在想與不想之間，一步一步的增加自己的記憶。

後來，初戀情人決定再次往外求學，此後多年我們又沒有再見面，又一次重遇便是十年八年後的光景，那時候她已經有了家庭，有了子女，我也可以放開心的把她當作老朋友一樣，歡迎她們一家回來度假，帶著她和她的丈夫去體驗地道的澳門美食，兩家的孩子玩在一起，大人們在喝茶聊天……這應該是對於分手的戀人來說，最美好的狀態。大概很多從婚姻關係中脫離，維持兒女的父母的關係，也有類似的一種情愫在。雖然不再是戀人，但有種比朋友更親密的關係，是能在表情和動作細節中感受得到的。

那是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面對面相見的一個晚上，就在疫情發生前那一年，她一個人從遠方回來澳門公幹，一留就是一個月。中間我們其實就只是吃了幾次飯，要說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時刻並沒有，但當知道她快要離開，心裡還是不捨。臨別前的一晚，我想到去她家裡送幾本書，讓她在沒有中文的地方，有多一個渠道念掛起家鄉的人。把書送到她樓下，在樓下聊了半小時有的沒的，最後道別，她上樓，我回家。回到又覺得差了點甚麼，這時候她也說要給我留個禮物做紀念，我說我反正沒心思睡覺，不如一起再出去走走，結果我們就那樣從高士德一路逛到白鴿巢、大三巴，再折返到望廈，從晚上十點，漫步在小城不同街道的街燈下，一逛就是一個多小時。到我們都逛累了，她說要把我送回家。她送我到我家門口，我說我家裡還有一瓶好酒，進來喝兩杯再走吧。她卻似乎意會到甚麼，說不用，明天還要趕飛機怕起不來。於是我便說：“那好，我送你回家吧。”

這次她說，真的只要送下樓就好，我們那一晚，已來來往往對方的家好多次了。最終，那一個晚上，就在我家樓下的大門口結束。到門口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的停了下來，也是最配合的一次，我們彼此面對著面，緊緊的擁抱了對方。

是情人分手？是老朋友再別？是因爲應覺美好惺惺相惜的一種友愛的表現嗎？到現在，其實我並不特別搞得懂裡面的含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都非常珍視這一份情誼。目送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像著明天之後，這個城市又再次沒有她，我在家樓下的長街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默默轉身打開了回家的大門。

不在身邊的人，注定會被更多地書寫。我覺得初戀，大概就是那樣吧。他們是完成式，至少在你書寫的一刻，一切蓋棺定論，已經暫告一段落了。留在身邊的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下筆，那其實只是狀態上的差異，並不是說初戀情人就愛多一點，而身邊的那位就沒有那麼愛。

我想，大部份文學作品裡的人生，都被戲劇化、浪漫化了，很遺憾的是，真實的生活裡面，所有愛情都會衍生很多讓人痛、讓人煩、讓人難以專注感受的枝節，有些吊人胃口、有些倒人胃口，當我們告別了戀愛的甜蜜，回歸到生活的日常，當我們同在一起，你就很難擺脫現實，美化一切，給讀者帶來更多的想像了。書寫初戀，永遠是零碎的、片斷的，正因爲實際留在我們記憶中的東西，其實並沒有非常多，並沒有極度精彩。而那些讓我們畢生難忘的情節，卻會在你往後漫長的人生中不斷給你動力、不斷滋養你的心靈——我的人生並不是枯燥的，我有過很多讓我回味的經歷。

千年之後——遊黃鶴樓

◎ 谷雨

沒有黃鶴
沒有
沒有碧空
沒有
沒有孤帆
沒有
沒有崔顥
沒有
沒有李白
沒有
沒有狂客
沒有

只有電梯已殘的新建黃鶴樓
扮演盤踞已久的老者
每天吞吞吐吐

當然不是那年的模樣
丈量不了千年的時光
浩浩長江
已無力抱住今日的漢廣
晴煙等不來黃鶴
與天空一起變成了灰色
楚天極目
只在唐詩裡
僅供想像

遙風
無管弦可逐
汽車的尾氣帶著嘈雜
拖著疲累的馬路前行

沒有黃鶴
沒有故人
千古的詩
都不在此，只在書上
石碑上
黃鶴樓上的我
爲了快些離開
按下了電梯的按鈕

更生的片段

◎ 劉利祥

（ 編者按：考慮內容特性，本篇以簡體字原文刊出 ）

我太想睡去，我太想醒来。

我想念在澳门的每一次纸醉金迷。实在的感受也已化作记忆的碎片。

那个感觉遥远其实近在眼前的冰冻天，身边以及远方的人一夜之间一下子都冬眠了。当日上三竿，邻家没一点动静，我也好几天接不到一通电话。心中忐忑，浑身无力感，周遭一片寂静。

空气没有静止，但日子随着河流戛然凝固了。事情根本由不得自己。

有没有一睡不能醒来的人？是在病床上只有生命体征的植物人吗？直到数日窝在陋室，我练习用广东话朗诵《将进酒》，才想起诗仙留笔“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谁醉了？谁一直醒着？

霓虹灯上飘雪花

由于多音字和繁简字的原因，要解释下，“更生”并不是对春早从枝头摘下的梨桃品头论足，或喝着清酒蘸芥末膏吃鱼片点评一二。翻翻字典，“更生”意思是“死而复生，比喻复兴；对废品加工，使重新能够使用”。想起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繁体字“甦”，专用在“复苏、苏醒”之义，以至于我有时看到字幕打出“復蘇”，还说是不是闹了“天後”的笑话。虽然“復甦”与“復蘇”已通用，但“甦”与“蘇”，给我的感觉和对世界的涵义，此时仍完全不同。

鏖战在医院三年“滚雪球”，医护人员红十字下的天使白，在我心中就像醒目又不避寒意带有翅膀的雪花。“更生”对我和每一名翘首以盼而坚持不放弃的家属是多么重要！亲人的康复，自己的新生，亲历太多“别了，司徒雷登”式横跨大洋艰难地见面或再不能相见，如何在险胜中重整旗鼓？日语把这种加油和拼命按汉字写作“顽张”。我们都在一点点地复活，重新活一次，甚至死而复生。

你渐渐走远，我还痴痴等待，希望你回来。那夜，那风，那期待，那无尽的爱。我眼中，城市和你但凡有一点活的声响，也宁可当作复苏的生机。我感觉你一直都在。用力地醒来，用心地复苏，用劲地活着。

没有一个病人会装睡，甚至比身边焦急的家属更努力要苏醒过来，即使昏迷到不能挽救，据说，他们的脑海里也在光影交错中回顾着生命中与熟悉的人度过的最美好的瞬间，每写至此，我都不由得泪眼潸然。

“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是一片翠绿，生意盎然”。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这句话让人总铭记在心，作为艰苦磨难中的精神支点。“遗忘就是灵魂或精神的死亡，而回忆就是灵魂或精神的复活。”怎样以一个人渺小而无力的姿态来对抗周遭的桎梏与命运的安

排？从中自我救赎，便得道德与心灵的复活。他貌似轻松地又妙笔一挑，“我从来不承认我心情不好，所以我一直都很开心”。

霓虹灯上亮的雪花，终于飘了下来，音符也开始跳跃，不过都是深沉地四四拍单节奏大调。城市犄角旮旯，太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看上去或哀怨或悲伤。你可以说，城市在复苏，或始终没睡着，也许像一直睡着。

最用力和最实在地坚挺着，还是澳门。高擎哪吒庙“保民是赖”的金匾，以保卫好市民，服务好游客为要，实实在在真金白银掷地有声，绝处寻生机。仿佛感受到小家碧玉扮作大家闺秀略施粉黛又不太会吆喝地召唤“大爷，快来玩啊！”

大湾区没有雪，四至九月，却总有和暴雨偶遇的机会，出门看海变得处处是海，但并不浪漫。我甚至看到澳门最华丽的路氹城新修的大马路积水成河，南湾湖前也雨线拧成落汤麻绳。珠海更是一周几乎雨没停。曾经除了雨，就是疫，还有那些绕不开的。叹茶唱曲，似乎久远矣。

自始至终，这却又一直都能体验到羡慕的久违的广式夜生活，慢而精致，散而闲适。随着敲炒勺那咣咣两下，连火带烟，镬气传出的是烟火，是对疫症停滞和市面冷清的正面冲击，不一定多好吃，但一定很好瞧。早晨又是另一番叫卖。看看高楼大厦背下的古城区，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总有新发现。

经历暴雨持久而有力的洗礼，没打台风已如此，惨无人道近乎绝望。某个猛地蓝天白云的清早，整个城乡重又苏醒。荔枝红了，椰子黄了，芭蕉绿了，枝头上的鸟儿聚拢在笑，窗外中学操场又响起整齐的口号。束手无策时，有些事必须慢下来等。这里，想快也真快不起来，说话满是华尔兹的拍子。

近来，当澳门中西两大乐团，在大三巴等历史城区的街角奏响节日欢快的序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请来吸睛带流量的帅哥靓妹主持人和演艺明星，大篇幅介绍澳门美食与人文，酒店又回到了一掷千金一房难求的行情，濠江如镜，板樟堂草堆街人声鼎沸，游客似过江之鲫，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小城又回到了往日的喧嚣。

这三年，澳门与内地更近了，内地与澳门更亲了，重现人流如织的拱北，见证日新月异的横琴，我拿驾照去，你开澳车来，双向奔赴，任何困难和阻拦在向好的艰辛中都被攻破和克服，而每个日夜却又惊心动魄。

拱北横琴一道关

一个慵懒地拥有地中海气候感觉的午后，走在新口岸，混杂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引发错觉。天比这的人冷，风比海的水热。悠闲，并不代表不上进；休憩，但不意味不工作；淡然，且不说明不优秀。花四十五块葡币，买了三条日产领带，系得挺舒服。

我穿着给爸爸康复锻炼买的鞋，带着妈妈，在疫最平稳的那段喘息期，再次踏上他也心爱总还想来的澳门的土地。昔看萧瑟，如亲罹痛，不由落泪。罕见发财巴穿梭，娱乐场要停的比新开的多。

澳门每天新闻，都在关注入境游客数。一地两检加快通关，简直太快，不仅不用等，一群关员抢盯着给一人过。坐上三十二号巴士，大观景窗从新八佰伴看到旅游塔。南湾湖正在无人机表演，万人空巷水泄不通，最后星罗棋布竟排成的是绿码和疫苗队形，心头一惊，忍俊不禁。

关就是关，当它真正关上了。过不来，又回不去的日子，我只能趴在关口铁丝网上远望三岛，遥观天象，掐算时辰。不确定的明天，日复一日焦急地等待。坐倚边境线，一墙之隔，当在路边钢筋水泥下彻夜风雨中望着祖国的漫天星云，我真的哭了。

澳门虎年最严重的“六一八”疫情时，我在隔壁珠海竟然滞留了五十五日夜。澳门对我好，有事不能跑。人留客天更留客客也想留。

从吉大沿水湾路，骑行能径直划到海边。车马渐息，涛声隐隐。向右循缓坡而上，将军山阳面，便是澳门中联办迎宾馆。住这时出入要爬山，曲径通幽，我常在那凉亭驻足，远眺濠江心如镜海。大桥阑珊若烛，中国银行、渔人码头、金沙银河威尼斯人红灯耀目，新葡京挺腰伸膀王者姿态，齐把天照亮。依据傍晚云彩里灯光的颜色便可辩方向，但，此时，真的黯淡了。

山的这边，海的那头，同一片云，淋一场雨。每天望对面，聚焦一号重灾区三盏灯和最忙碌的山顶医院，我与莲峰镜海一起凝固。外港码头，沉寂到掉根针都能听见。偌大的大桥口岸，灯火通明空无一人。商场和巴士死守空转，保安恍惚与空气对话。观景台远眺伶仃洋，我们多久没见了？何时能再见？

我到拱北最高的华侨宾馆、银都酒店顶楼，看过去，似乎只有澳门日报四个大红字在楼外变得最亮，每睁眼开窗就能看到。于我，那像极了航标。常和编辑互致问候，有稿？血压稳？雨停了吗？不忘调侃有冇睇靓女？澳门逼仄的社区突发情况，珠海为最大保障芳邻、保护本城，不封关，而将涉澳最紧密的拱北横琴画圈儿，一齐摁暂停。澳门文友说，早已有记忆，现在的只是重播。深圳老哥则给我留个好题，每天做半天澳门居民。

讲澳门故事的京剧《镜海魂》有段借鉴歌剧和蒙太奇精彩五人唱：进退皆无路，唯向荒野奔，心似火，心若冰，似火，若冰，欲裂，如焚。我也总焦虑杂糅地心情望着对面，左港右澳。返不来，过不去，溯不清，停不下来。

随拱北一起睡下。当始建于一五七四年的古老关闸落幕，两侧相似又各异的城市，忘却繁忙，暂别疫怨，渐入梦乡。夜跳动，我喜欢从板樟山隧道，沿迎宾路或莲花路，一路下坡，骑车一气直冲到关口。撞线的惬意，纵昼夜舟车劳顿，疲惫顿烟消云散。行道椰树微笑向我招手，但送我过不了关，就骑回去再来一次。而伴着云水旖旎的日落和即将展开无限精彩的夜幕，从宽阔的珠江口下穿港珠澳大桥，船向华灯初上的你驶去，环岛盘旋，更看清了你。

你是一座并不浮躁的浮城，倚偎在我坚实的臂弯中，就都踏实。那边有人等我，我在这边看着你。谢谢你惦记我。你之于我，我在乎你。共同努力，握手拥抱重聚。你不再神秘难以触及，我也不光傻想着羡慕你。在你旁边，每天都能品读你，欣赏你，看你最全最美的样子。而今，与你为伴以你为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自信且真挚地说，来啊，得空过来吧，

这边喝茶。你若不来，我在北方等你。

我对你心仪向往，是爱；你对我热络厚待，是情；你盼我平安回家，是仁；我等你风平浪静，是义。想走走不了，不走添麻烦，走了不放心。第一次感受到，同命攸关血脉相连切肤之痛。我作为全国首个曾正面迎战奥密克戎城市的来客，看得见感受得到澳门的力度与力量。澳门从来都也只能与祖国在一起。

界河虽有，心中的关，在吗？你从未隔岸观火，我不再临渊羡鱼。皇宫娱乐船还停在筷子基水塘，比香港海鲜珍宝舫幸运。你我的记忆，谁都留不住，却时常想起。关闸内外，同呼吸共命运。

日子轻轻地过去，我们何尝不面对？平静而不平淡，无险却不无奇，是最难的理想。如澳门全景卷轴言，澳门从而改天换地，光彩夺目，荡漾着浪漫情怀；南湾波平如镜，任渔舟唱晚；夜色神秘诱人，听弦乐笙歌。

澳门天空重放晴，恢复活力渐稳，我便也离开珠海，行前最后去了一个鱼米之村叫“曙光”。路上，珠海大道每个加油站都写着“为美好生活加油”。

英雄城里看烟火

印象里，港澳的烟花独树一帜，特别是在我一炮难鸣的日子，就更念着。

送虎年，观虎。可以呐喊而不被遗忘，是身前和百年后最难得的，珍贵且被珍视。虎啸龙吟，终于，英雄城也开火了。

深冬扔楼道一捆冬储大葱，已流汁掉皮白里泛黄，看不出点葱色。南下出门一圈，寒冷的北方，娇惯的花草难抵骤冷侵袭交替暖气暴烤，而它在家门站岗，没有吊钱不贴春联，只罩个塑料袋，立春发现长绿叶生新芽都出亭子了。这是眼前小而大的生机。一年之计在于春，等着看鸢飞鱼跃了，过冬的葱行，冷冻的虾蟹或许也行。

万物复苏，鸡飞狗跳。有点忙，还显乱。民乐队过年缺拉弦，马戏团惊蛰要狗熊。好朋友送来成堆年货，我烹虾煎鱼是累活。油炸的外酥里嫩，热气腾腾，是蒸煮焖炖溜熬都达不到的。黄金是坚硬下的柔软，金黄有柔软中的坚硬。

来英雄城的也可以是柔情的铁汉，尤其深冬。要无时不吃姜与辣躲不开还得保住胃和后门，要从歪街窄巷窜出飞夺泸定桥的车流摩托中独善其身，要扛住空调冷暖交替不定的小黑屋，要不介意同胞打架一样的外语并甄别哪句不为真打架。夜深走过赣江边，八一大桥下，胜利路街角，一阵桂花香扑面而来，大抵是潮阴的聒噪间，最厚的暖意了，打嗝满是南昌拌粉余味，咸香酸辣甜。

友发来八大山人画作，我说正好在他家乡。南昌城南青云谱，梅湖的中心，已是修葺一新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八大山人像个谜，既不是八人也不在山中。四字竖写连读，似哭之？笑之？如朱耷这神名，一定有态度有情致，以笔下鱼和鸟翻世界个白眼，用癫狂表达，做出清醒抉择。

访八大山人迷路而不得，误撞进彭友善美术馆。这是乡贤，民国叱咤的奇材大家，得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潘天寿合璧点化，画虎见长，投身抗日，为蒋和杜鲁门马歇尔等献墨，祝贺胜利讴歌中华。新中国他做了很多新题材大作，但一度被遗忘与雪藏，屡受挫折。偌大展厅画品寥寥，介绍写彼时均被销毁。画虎名家，似都克己不顺。丹青染伤痕，复兴再抖擞，为世开太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作《长啸》，是社会恢复正常和自由，惊醒众生的心

声，更饱含着这个虎年，我们共同的期待。

有江的城市，磅礴而浩汤。这与水的润泽，河的灵动，泉的涌趣不同。南下北上起承转合，不羁释放的气势中，浪花淘尽英雄，难留小资的甜腻与绵柔，冲得出滩，长不住萌软的青苔。姑娘却都秀鼻大眼明眸流波，无休无尽无声的语言。不信？听听看看那唱遍大江南北的“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在南昌，皆得所愿的红字满大街喜庆滚动着。国泰民安四字，于兔年新春，在每个人心中，有千钧重。过去的日子，坚韧与无力下，不堪回首的伤逝，难以置信的奇观。生活，无论多么苦难，应自得其美。残局，也要收拾得漂亮津津有味。珍惜手中话筒，重新找回适合自己的舞台与观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大年初一晚上于赣江两岸举办特大烟花晚会，盛世绚烂，全民渴求，此时青山湖，与老城中的那些东西湖百花洲相得益彰，在滕王阁见证下重启，共赏落霞孤鹜，秋水长天。

借这池焰火，照亮您我。新春挡不住，问候与瑰丽温婉的祝福。南昌貌不惊人，真挚细致而让人感动令人动容，暖心更因热情。江滩绵延燃起久违的巨型烟花，五彩斑斓交相辉映，这本就是赣湘的强项。万千星斗道出想对您，让您说的。那，一时绽现，希心花怒放，冀澎湃生活。走上大桥鱼贯堤岸环绕寺阁，地铁开闸请君放行。仿佛又一次解放，打响又一次第一枪。你哭了笑了？烟花易逝，人情不老。重归熙攘，世界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模样。

寒流袭击全国，南方雪上加霜。更要抱团取暖提振士气。只不过冬日阴潮，冷得总令人抖擞，突然阳光明媚一天，浑身就又充满希望与力量。我一到，就又晴了暖了，好过一点点。心常怀炉，眼中有光，抬头逢喜见太阳。

酒仙桥头望北京

都在翘首盘算如何优雅体面又实在地复苏，盯住你周围人们的口袋，似乎摞得更高够不到的货架，却难掩囊中羞涩与心中的寂寞和潦倒。

走进 798 的匈牙利胡同，碰到《月光下的旅人》一书，其实你我都在逃遁和找寻之路上，一切相遇早就加盖了宿命的印戳，做自己的朝圣者。面具之下，早倒下早出发。

生在朝阳的望京，不仅是望北京，现已高楼林立，流光溢彩夜如白昼，成为互联网经济的聚集地，能看到漂亮姑娘和裸体模特的中央美术学院对面就是酒仙桥，中间隔着大山子路口，这有军工企业改建的著名国际艺术区 798，是我年轻没被生活困顿时常来漫步的精神之所，而今看来一切，包括我，甚至有点神经。

艺术家是最关注社会，又最不敏感生活的。作品什么时候也没多少人看，知音也未必真懂，但他们并不孤独。直到空前的生存危机而来，艺术区也清静许多。来看的，不过少年不知愁滋味，冬日面庞冷皴中仍有掐出水的粉嫩。思欲在温饱面前，不如挂在墙上的画。故地重游，冷，但看着看着也又热了。文化和艺术两回事，不过这都是更配得盛世的雅玩，能给困境无奈中的众生力量，也会把坚持不转弯的拖垮。让沉重的一年跳跃着在油彩涂抹的裙摆中做结，在未来生活未知的长卷上尽情调色尽力挥笔吧！

不堪不愿回首的过往，萦绕在每一位，原本或悲或喜的人的心头，都成了有故事的人。不可能好像没有发生，却谁也不想再提起。

我多年，亲腿摸索出京津间无数胡志明小道，别说导航，连地图都找不见，不检查不买

票不收费不在话下，但已久未入京。当开京牌大老虎，钻过进京检查站，骄傲地穿过本埠车辆的捷径，免办证。虽出发前把车擦得锃亮，但京外客居一年多，车顶仍快长满青苔。路标距六五四三环几里，我知道不是回家，又说不出哪种回归的感觉，像出笼迷茫的困兽。直到首都机场，找回逢来必吃的那家红烧肉店还在，是最大的乐子，不知候机室小饼干易拉罐还能随便拿吗？

再到熟悉的邻城，恍惚间像个陌路人。往年春节前，目睹北京如潮人流返乡，不敢走交通枢纽。今次少见，像早已空城了。信心像老头的春心，不是坚持和想就能有的。热闹也许很快会回来，但烟火气是需要有人味的。访老友聊天，见面是最迫切而太难得的，没谁舒服多好过，但我们即使笑不出，仍有不懈追求快乐的皇城根膀大爷们骨子里的闲适与睿智，聊聊新闻没播出租司机没说的，去解锁生活中的技能和疙瘩。

当下活着，比任何小说跌宕起伏，不用虚构。与其过一天少一天，不如经一天得一天。

良禽择木而栖，候鸟遇冷则徙。火车站张灯结彩挂大旗，弄得跟拍解放电影似的，第一次赶上这氛围，看得出在刻意努力营造。春运当天还能现买到直达特快的票，满是运气了。

出京西，再望京，不忘京。从皖北到淮南，民居样式有了变化，瓦檐上却是同一种没融化的皑雪。让老娘在火车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漂泊在外，烘托孤儿寡母独在异乡不为异客过年团聚的气氛。她把一盒都吃了，问我这车去澳门吗？

春分本是赏花品茶雅集日，倒寒料峭，往南国，人间芳菲也总会多见得几只。万丽天津宾馆的小王经理，在行政酒廊精心调了杯淡桃色挂薄荷叶的鸡尾酒，她把高脚杯推过来，安抚我说，爸爸在春暖花开离开，也是京津最美好的时节。

我要看到万物复苏，让沉睡的再醒来。

走过寒冬尽是春！

一位北京大妈对着浓妆艳抹搔首弄姿或昵态可爱或长发翩翩远道而来的小妞，字正腔圆用“京片子”发出灵魂一问“这特末破鼓楼丫头有什么可照的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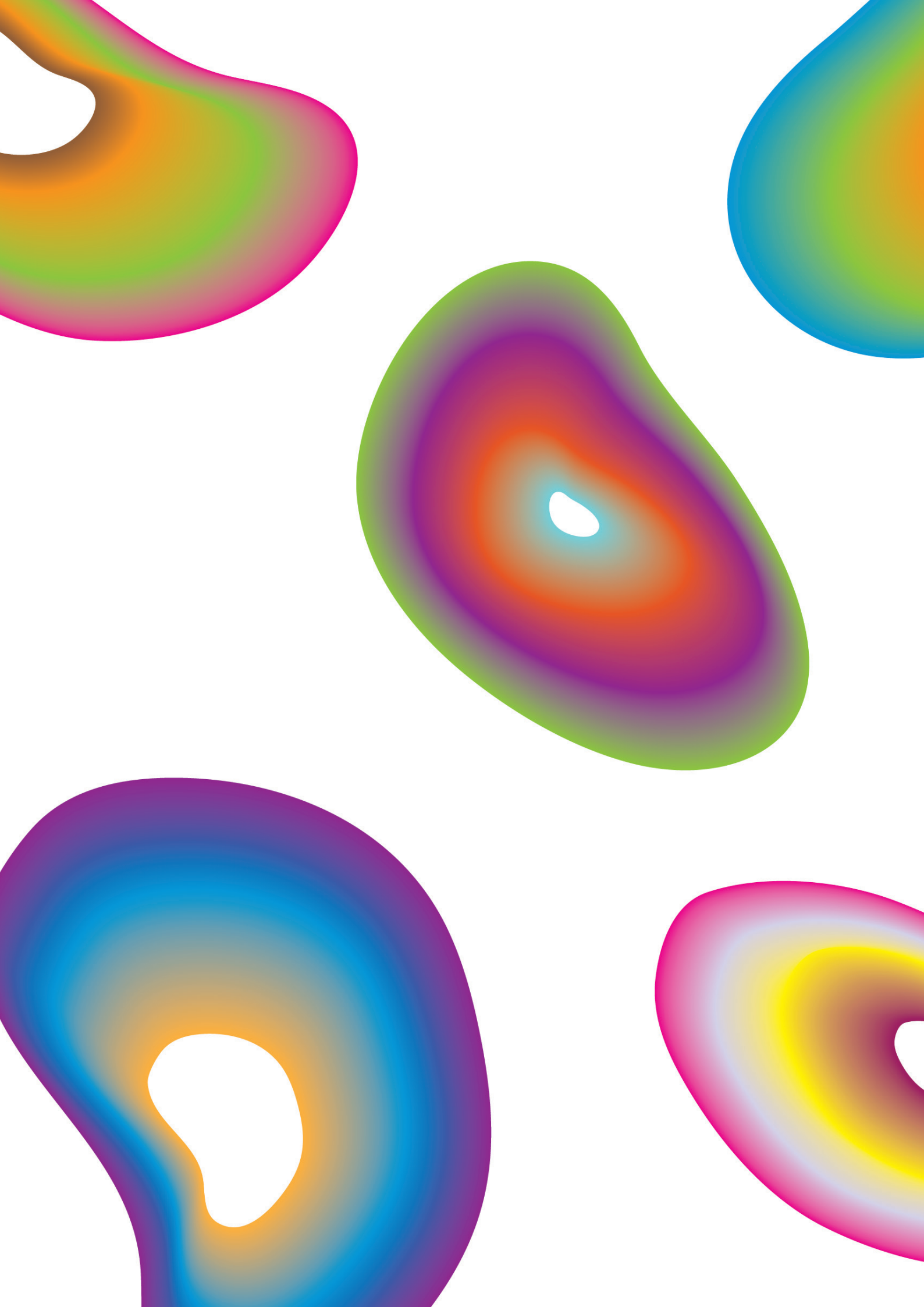
一夜网红的民谣歌手赵雷，一曲《鼓楼》把京城红墙的鼓楼唱得更红了，世界各地姑娘们来打卡，银锭桥畔地安门外大街本已很窄的三岔路口也更挤了。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当一〇七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我站在什刹海边一切甜蜜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孤单”。

在网上，这首歌下，获赞最多顶到第一楼的留言写着，“二〇一四年开着自己两万块钱淘来的破车在大街上闲逛，看见一妹子好久都没有打上车索性准备送她一程，她一上车就跟我说本来不敢坐陌生人的车，但是当听到你车里放着雷子的歌想都没想就上来了，没错当时车里全是《赵小雷》里面的歌，后来我就成了姑娘的业余司机，今年六月我们结婚。”

“苏州过后有艇搭”，是另一种对“更生”的期待和解读。时光已过，时不我待，兔年跑起来。

写在家父去世一周年之际



文學新生代

新生代是地球歷史上最新的地質時代，從六千六百萬年前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今期邀請了十五位而立之前的澳門新世代年輕作者，在這個春天送上二十五篇多音複義的作品。眾聲喧嘩，春光正好，讓我們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徘徊，傾聽不同文本的聲音。

——甘遠來 欄目編輯

詩，而立

◎ 陳家朗

1

將一個個家中牆壁的破洞，轉化成爲一首詩，因爲君故，是對著“你”的，抒情，恰似吾人古典詩中之“佳人”——並不一定是指定某人的，又或者，可能就是指定了某人了，也不說不定的，蒹葭般情志。

把被生活泡出破洞的
喉嚨拔出來就化成了
一支笛子，我拿著它
一直吹一直
吹——走進
愛人，耳朵的洞窟裡面不停
迴響在她的腦海裡面
試圖，以殘破的音符向她叩問
希望，以那火炬色的憂傷——（〈破洞寓言〉節）

那些破洞，一直連接到當時那時空的另一面，若是情志超越了空間。在詩中，我們也常遇上……

而一心嚮往著：期望那些築構起來的句子，能在詩的結束處發出珠玉般聲響，創造那輕似船槳，自水面收束起來，寧靜的動態。

彩筆昔曾，干氣象。

詩是有意爲之的，實不只是文體之所以然而已——它更是表達了一種只能是以昇華之姿來表達的內容物。這或許即是詩質。

而我們之所以會如此這般有意地、甚至爲了寫出更好的作品至於到達了瘋狂的程度，我想，除了用心作詩者常常會感受到的，詩成了是我們的琢磨以使精神之得以進化等等，之外，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降。從最尋常不過的景緻，也能想起君子，且君子，雖然現在已不在身邊，雖然，他實只存在於過去。可現在他卻是以過去之姿，成了不斷地增幅的思念，致使這思念，超越了時間，浪一般存在，一直航向未來，而又折返回來在滿月消瘦的岸灘，或許這就是水一方。反側的心，輪轉不已。因爲君故，因爲，風的緣故。

思君如滿月，夜夜清減的清輝，而後月色又終會再圓滿回來。

這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超越，耗損與超越耗損的超越，又何嘗不是全因於信賴？當我們冒著大雪尋覓愛：從充滿美麗的執著的“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到楊牧千年後的續寫“我親眼看見她推開院子一角門／惴惴躡足，逡巡／遂去，大寒天裏／終於留下痕跡”（〈細雪〉）——“親眼”，“終於”，許即是詩眼，一種以“相信的，終於會實現”爲基底，詩人對情義的見證。“我思君處、君思我”，這是何等一種信賴。即便不一定是親眼看見的，但我們卻也親眼看見了。再者這是愛。在愛中，我們心願接受所有的遺憾，是因我們承擔所有遺憾而方能體會到愛故。遺憾即是愛的來歷。

因此，詩同時可以是殘破的、黑暗的、扭曲的，這都是因爲它們是通往愛的，像搭起一幅畫的每一根線條。假使真理只能是完美無瑕、只能是理想的，那我們便是爲了不毀於這樣的真理，遂有了詩——詩的精神。

2

還記得，在台大時，那間牆壁上滿布著一個個小小破洞的文學院教室，李師錫鎮曾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好難呀！我到現在（快退休的年紀），充滿了疑惑。而四書，四書大家要好好讀，同學們要止於至善，知道嗎？我當時極度爲之震驚。

我當時極度爲之震驚，我不解，我們正常人類在其面前也只能是隻螻蟻的、溢滿智慧的老師，爲何竟也充滿了疑惑？錫鎮師之如此，況我此等凡胎乎、豈不都只能在俗世永不超生！

可是錫鎮師卻要我們要相信四書。

當時我立刻買下整套集注。

後來我想起，那時我除了深深受撼動於老師的辭讓（實是“知不知，尚矣”），更是領會到那話中的啓示：即便我們知道書上所常言的處世之道，實在沒有那麼單純（至少沒有單純得有條件讓我們直接循“天道”而行就能解決問題），但老師仍不放棄對善良聖教、相信的心，更加，不放棄對善的追求（好好讀四書），以及隨之而來的琢磨（這大概是止於最善的止）。

我便想起，詩不也正是如此嗎？

我們經歷那些破敗、遺憾，而再將破敗與遺憾定義成我們追求的旅途的一部分，如楊牧〈卻坐〉中以 Gawain 對綠騎俠的追尋爲詩集《涉事》的定調——“詩是我的涉事行爲”——彷若騎士精神的展現，也必須經過的，艱難的考驗，孤獨的試煉。

Many cliffs he climbed over in strange countries. Far from the company of his friends, as a stranger he rides.

很感恩的，從 2021 年暑假開始，我不知爲何就立志要捨命寫詩，是捨命寫詩。是捨命，捨命，捨捨捨捨捨命。

而擺明是我沒有 Gawain 那樣的堅強，以致在旅途上我總不是一個人的。

也因爲不是一個人，這才讓得以感受到各種溫暖、啓發，朋友之倫的相遇。禍福相倚的世間。譬之“在肋骨底，乳暈之下／如弦。我的胸骨附近生鏽”的甘遠來。想我們同爲中文系、朋朋，常常就慣性地追懷起遠古的世界，許是因爲這樣（的緣故）體會到一種屬於古代世界、生鏽之美，而這生鏽之美又構成了肋骨之弦（噢，是這樣的，貼肉，深入），構成了我們現在的音色（的一部分）。我們懷著超越了“膽怯”和“謙卑”兩個符號的指認的一顆心，繼承著過往——甘遠來最近代的繼承或追溯至究極詩人周夢蝶——不斷地前行著且更新著自己的詩藝，如琢如磨，日新，且要再新，新之又新。

這是一種主動的向上之力。即便不只四十而不惑，三十而立也是極難的，尤其對我們這些凡胎，不是錫鎮師——但我們仍願主動去肩負這些艱難，像 Gawain，像楊牧。

周文憂患之心所以生，是不是也依賴著這種勇氣？

像我的詩人朋友蘊辰，曾在〈內在陀螺〉中寫道“你感覺夢與現實重複交錯相似的／敘事線，似陀螺在霧的畫面裡輪迴了”……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夢與現實都一樣，是悲是喜，都總是交錯，但若我們對我們所面臨的加以主動地編織，像是將一切都織就成一片網，詩的網。像蘊辰在詩中以“學會以風的姿態／輕輕溜進半圓形圖書館”爲轉折，轉化了我們內在

的陀螺，“你以銀藍色的心穿過種重鐵鏽的制度”——詩的昇華。即便這陀螺失去動力，不再旋轉了，我們“閉起雙眼仍感覺到——／動與靜的無限輪迴”。

啊……而捨命寫詩就是……確實就是一種並不尋常的〈尋常的準備〉：“準備以全部的力氣甩開糾纏／並用顱頂把一切壓逼和嘶咬／撞翻如一頭公牛轉身用又尖／又彎的角將雄獅挑起至半空／／只須一次／／足矣”這準備，是哪門子的尋常啦？是捨命才對啊。而這捨命，若是在寫詩，我覺得，就是不止一次的了。捨命寫完一首後又要再寫一首，像將自己變成一個錘子，往牆壁上將自己不斷地敲破敲破再以那些碎片重組出一個更完美的自己，包括那些因爲一再黏貼而產生的裂痕，都將成爲具備裝飾作用的金線，像一首詩的編織，像梶浦由記寫道“いつか全てが／ 貴方のかたちになって（總有一天這一切／都會紛紛成爲你的形狀）”（〈lirica〉）的那一種執迷，美麗——儘管這只是我對詩的誤讀，而我雖不在這論及作者文本云云，但這又何妨呢？如果將詩意延伸並爲己所用，也是一種誤讀，那誤讀也好，畢竟，詩，可以興。

如果詩還“能夠”顯現某種遠方，像幽子在其詩〈也許〉中說道“遠方／永遠值得憧憬”但卻又說“飄揚與流浪／都屬一種帶著希望的徒勞”——我也知道，希望與徒勞，像禍與福相倚不斷，但徒勞的下沉並不是我想要在詩中完成的，不會是我的詩的完成。而我寧可選擇思無邪的精神方向，若我選擇的方向正確……在水之湄。

而若再回來看，集中一點看這助我微微領會夫子“而立”之義的詩，在詩創作的路上，我真是一直受著前輩的照顧。夢想繼承著那“一根永遠漂流不息的／巨大木頭”。

像《楊牧詩選》最後一首竟是〈遺忘〉。

啊……詩人以遺忘留給了我們，空白，讓我們去探尋，是山水畫的延綿、未盡之意。或許，像讀過我每一首詩的吳庭廣老師說，“孤舟隨影搖”，而立，豈不即是在那經過繼承而後能看見的無盡的空白的延伸處，展開一番旅程，許是葉慈的，航向拜占庭。前方，有著永恆的價值。

所謂永恆的價值，也應該是要能夠超越時間刻度的吧？既知戴國皓〈沒有故事發生在博物館裡〉，跨越時間的刻度，以“傷痕往往是沒有的部分。像沒有故事發生的博物館，好像／隱隱作痛”烘托出歷史之詩意。無論博物館還是破洞還是內在陀螺還是造父——是心超越時空。

憑藉著愛的力量，一個普通的觀念，一種實踐。愛是我們的嚮導（楊牧〈春歌〉節）

我們憑藉詩——許即以愛爲其內涵亦無不可——實踐，迎接而立之考驗。以詩，從破壞與絕望的淬煉，困惑之後，黑夜之後，命運，在快要被壓垮的薛西弗斯的肩負之後，生起相信的意志。

但不能有詩之傲慢。一如劉師少雄曾告誡，我們不能有知識的傲慢。詩不是萬能的解藥。但因爲詩能以愛灌注故。像王雅筠小姐總是跟我說“我看不懂詩，但我很喜歡支持著寫詩的你”——一首無詩之詩。

原來這就是爲甚麼，當我們有了辭讓之心後才能懂得愛，才能，體會到而立的精神之所以溫柔，敦厚，不是只有面對艱鉅的意志，與能力，一如錫鎮師。我相信。

長途旅行

◎ 司徒子榆

能暫時懷念某種老朋友／不過未能共享一葉舟／彼此都處身洪流
——林家謙《某種老朋友》

一棵樹成熟以後，葉子就開始自我放逐
像世間的人常用的比喻：
當皺紋愈加深沉時，
頭髮與毛囊將失去黏合作用

流亡是場沒有依託的長途旅行
我們作爲樹的觀眾，未必能弄懂劇幕的
種種；偶爾我們嘆惋
偶爾稱呼它是亨通的幸運遊戲

想到那天你臨行前問我
手信要葡撻、維他奶還是杏仁餅
我一時答不出來
年久失修的味覺系統
味蕾遺落，萬千個家的符號

在遍地 KFC 和網購盛行的年代
我搖了搖頭，都沒要

葉子在離開一棵樹，茂密的庇蔭以後
行裝要盡可能地變輕
流亡是場不知軌跡的長途旅行
無數次的回望
身體只會顯得太重

自首

◎ 瑋殷

我們都是殺人犯。

與那些殺人犯不同的是，
他們更優雅。

他們不見得光。
我們理所應當。

夏至

◎ 瑋殷

一棵快枯萎的植物嘗試感受空氣的脈動
厄運如期降臨
壓得牠一命嗚呼
這城市被黑暗籠罩
所有事物暫告一段落

書後：
一棵植物，是所有人的通病。牠入眠了嗎？暫又是多久？我寫了詩，卻沒有拿到能改變我的書。一小段落後，隨著牠吐出最後一口氣，一切回復正軌。

咿呀咿呀

◎ 瑋殷

1

度假式返學、任性返工
將一切遠大目標捲成香煙
睡海浪翻滾的清沙
眠在被榻每個晨曦
啊是爲甚麼 反覆逃走啦
沿途有各式煙頭
骸骨才是最純粹

2

沖多少涼也不要做大人
倖存是努力去置身事外
宇宙中被強摘下的星基本反叛
工人企在高塔上
不坐課室、不坐辦公室，不讓脂肪囤積在肚腩
用窘迫中的趣味去回應種種不幸

3

退化成任人刀俎的幼嬰
那陣時無端觸碰臉頰是成人所不能理解
企過了一天的晚霞
起身
舞個粉身碎骨
生命即是幻滅
我也很愛你這厭世的神情

浪漫過了頭

◎ 沈蕪

放飛，昨夜的夢
赤身跳進潮水
去感受浪——
漫過了頭的時候
天空在歡愉中染得更藍
此刻，我們是地平線上
唯一的點

時

◎ 沈蕪

不必去追天上的斗杓
由得祂，指

　　北
西　　東
　　南

無論是朝向哪方
都絕不能阻攔
在你心尖怒放的春天

去問自身的髮膚吧
問它如何呼吸
那，就是你的四時

自癒

◎ 沈蕪

她說，冬日的憂鬱
與床無關

若想要親手攥緊
夢的餘溫
只管學浪子寫的日記
盡情地，吐出
所有嚼過的字

然後，再一次
與宇宙和好

鬥

◎ 容家浩

我沒有病，我不會病，傻的人不會有病，不自私的也是。

我知道了，但再忍忍吧，不吃飯會傷胃，洗澡時回音太大，關燈的床上才安全，睡醒了枕頭就乾。

我總寫些故作隱晦的悲情，似要躲在文字背面，再特意把絕望渲染，事實上我也的確會在人前爲滿座的廁所和寫不滿的單行簿而哭，然後再說些無關痛癢或尖酸刻薄的笑話，畢竟敢哭敢笑和時有的懦弱看起來比刀槍不入更果敢灑脫。

“今天是十一點，我又來了，這是甚麼地方？”“親愛的，你猜到了嗎？”“兄弟們開飯了！”白階磚、抽氣扇、廁紙架，一段段文字和一張張相片構成一條條 snapchat 和 IG story，就像一部連載的小說，在填上伏筆時總會傳來哭笑不得的 emoji；一齣好戲演完，我把紙巾撕開一半，擦兩下就提上褲子，咧起的嘴角絕沒有半點怔怔出神。

再忍忍吧，忍忍吧，忍忍吧，忍到天黑，忍到世界末日。

朋友說文人都是不快樂的，可是有得做徐志摩，誰要做海子，於是我叫他去看看《天龍八部》的阿紫。

其實不僅我，不僅朋友，不僅在蛇王的廁所。

其實我只是想想，走不到床上，離不開飯桌，其實我的臉和我的字一樣，是我以爲的沒有哭聲和淚水。

望賢樓和信譽名門、快達樓和海擎天、樂群樓和金峰南岸，土地規劃爲甚麼總是令人費解？朋友會笑著說這是爲了縮減這些區的貧富懸殊，於是我也點著頭引用我僅知的 debit 和 credit，高尚住宅和社屋剛好能使這條數 balance。

朋友在看阿紫，於是我和他說“你又不理我”，裝傻的人能自私地發個好夢。

我承認生活本身就是一首絕妙的詩，我也確實有雙天成的手，一些故作隱晦又再偶得。

其實我是說了“謝謝你”，直到世界末日。

其實費解的還有太多，直到我能理解。

其實一開始寫的是好花樣和正能量。

有些小朋友會問我爲甚麼同一條思考題要寫兩次，有些客人會問我爲甚麼同一種香蕉要過機兩次，直到我見到氹仔鏡湖的眼科醫生，直到他叫我到澳門再掛個號和找找那裡才有的儀器，所以爲甚麼看一次病要付診金兩次？直到我見到他和我一樣的啞口樣子。

錯把陳醋當成墨，寫盡半生都是酸。

其實不僅生活，不僅命運。

其實不僅我的臉和我的字，也不僅謝謝你和世界末日。

可惜我用電腦打字，肚裡也沒有墨水，可惜我只有二十年，也打不盡半生。

可惜有太多恨，不勇敢的恨，假灑脫的恨，恨自己的恨。

可惜困在了廁所和床上。

有時一醒來就恨，它照不亮六點的天空，未飲咖啡我分不清是我還是手機電筒在找衣服，蹲在馬桶我不知道是假蛇王還是真胃痛；有時一見到它就恨，天未光但很刺眼，我不敢過新的一天，一樣的一天，自作孽的一天，讓一些藉口成讖言的一天。

望廈、筷子基、石排灣，親愛的，你猜到了嗎？

其實我還是感恩，不僅生活，不僅命運，也不僅我的半條狗命。

今天是二十三點，我相信屎不會在馬桶裡沉浮一世紀。

“嘭，嘭，嘭。”

等不到天黑，煙火不會太完美。

可惜是垃圾車在工作。

於是朋友叫我去看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療法。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但再忍忍吧，很快就世界末日。

學語

◎ 甘遠來

你曾經同我講
巴士係一隻巨大嘅獸
飲水，吞咽，分泌
緩慢移動，喺一條河邊。
我知道呢條河曾經送走好多靜物
音節，紙質通告同猩紅熱

喂喂，我同你講：
你知唔知知唔知知唔知
太陽失蹤喎。
究竟知定唔知
或者話……邊個會知？

“不如咁啦，你扮唔知我知你話我知。”

巨大的獸吞食晨昏線
由日頭到傍晚，再到夜晚

我唔知你知唔知
亦唔確定你會唔會知
但在此時此刻，我確信你像個國王
高舉樹枝
如同巡遊你的國，布施某種聲音

吱吱喳喳，又復之乎者也
由臊孩仔到老人家。不過係巨獸一次眨眼嘅時間
但我知
你最常用嘅詞彙係疑問詞
“點解……係咪……呢？”

但好似當巨獸嘅足跡蔓延到跨海大橋嘅某段
（約摸係第二個橋頂，獸群排住隊前行）
你逐漸走向沉默，只係不斷咀嚼樹葉
嘗試褪去身上殘舊的地衣
一啖又一啖。似一隻衰老嘅獸

有人叫你蛇仔，亦都有人叫你衰仔
慢慢、慢慢
你整唔見咗自己個名——呢次
冇人問你知唔知。

但條河依然繼續向前湧動，喺繁忙時段
蠕動。逐點、逐點向前挪動
就好似河邊跌落
尋日嘅晴天
一隻巨大嘅獸張大佢嘅口

喂喂，你知唔知啊。我知啊，我一直都知。

搜尋：而立

◎ 幽子

跨過千禧龍身
看過的江河有一半
來自手上屏幕中
我照看自己的模樣
思索著，將來
欲吃的黃粱
該由自己烹煮或外賣

都由手機來下單，把前人的
熬成更美味的。畢竟夢
在長輩父母時代面前
我們這一代很是，熟悉
只在互聯網上搜索
有志，就學會了

盧生卻告知
尚未體會過窮困潦倒
便做不了踏實的夢
——難成陝牧，亦無須節度使
這只是草草吐出
那個關鍵詞

而立，我知悉
這是聖人在第二章的忠告
卻未及細嚼，門外鐘聲早響了

黃粱已到、黃粱已到

（這時家人憂心忡忡
現在的孩子愛快遞
仍未學會親自把食物煮好）

無礙

◎ 李娟娟

升起黑煙牽扯著你多餘的氣息
連帶髮根一併砍下。承認是過量的
重聽、目光挾持的霧靄
教我不自覺地鑽動雙手嘗試取火或取巧，卻被
那
火柴笨拙掙脫
撞倒了空氣，匆忙的
讓我捏緊摩擦力
往自己身上，再劃一刀
一刀，一刀

一刀。終於
把自己化爲灰燼
氣絕的味道、未被複述的組塊
一同下葬
行囊的碎石滴滴答答
互相敲破，剎那羽化作煙
仿如無止境的陀螺，轉動
轉動，轉動
冬日的一束燄光、我掬起
鋥亮裡有夢

鮪魚罐頭

◎ 李娟娟

我們擠在密封的容器裡風乾
等待被關上
讓水和油變爲不合時宜的蘸料
壓縮的餅乾是拼了命的乾糧
其實又有誰在乎
那是甚麼
名字。不過一張紙條
卻被挑戰在海裡游泳。

京輕從星斜

◎ 李娟娟

霖鈴，有雨。
忐忑著對流層
熒火蟲點點，窸窸窣窣
爬滿霧氣的窗
用指尖擦拭期許
上傳摯友動態
（吃一塊年輪蛋糕）

三十六跟二十一
運算一種映射
戰事迫使舌頭與腭骨逃竄
灌滿珠江水的唾沫
（舌頭要暫時放下休息嗎？）

一場戰役換一張單程票
掌心的血醒著做夢
刺股的鉛
阿德勒催我烙下末路
爬上馬斯洛的塔尖
但現實真的是華生的白板？
（自由落體與高度有關）

未來變得衎衎
星星傾斜，不過
霖鈴，有雨

量子

◎ 李娟娟

漂流地、懸浮著、下沉的
在疊合的世界衝擊
確認自己的結構
現實拉縮可伸
虛蕪的並非唯一

以一束光注入身體
我會同時滿足你的一切需求
只要是肯定的眼神

在碰撞的過程確認
自己身處異常腔調的國度
或許我並不屬於哪個世界，就像我的
血液，絕不乾淨

此刻正是因爲聽見衝量與
速度的作用力
我身處在我嚮往之地

星期九的日記

◎ 塵曉

艾薩克是一名作家，當然他有很多興趣，但在文學人面前他喜歡自稱作家。讓大作家最痛苦的事便是寫作本身，他再清楚不過寫作的痛苦，比如苦思冥想三天三夜依然沒有任何寫作題材。最煩的是文學創作，毫無規律，沒有固定樣式參考，也並非全神貫注就會有結果。

當然，截稿日期不會等人，他必須盡快動筆，否則，後果應該難以估量。他要寫的非同小可，是他揚名立萬的重要一步，假如作品理想，可以爲他帶來無盡的財富的名譽（顯然這是他的幻想，他希望能藉此刺激大腦，多分泌使他興奮的物質，令他能以高狀態完成文章）。暖陽投射在被塵封的鍵盤上，喚醒了沈睡的大地，他就是大地，大地就是他，草木根植身上，蛇蟲鳥獸於此生死。他想，或許可以寫一篇關於早晨的文章：“文學就像一首詠嘆早晨的歌曲，把滿腔詩意篇寫成優美的旋律。”他想了想，清晨的景色固然優美，可惜缺乏深度，試問在清晨之下，有什麼扣人心弦的課題可以展開？就像人一樣，在高貴迷人的皮囊下，必須有個有趣的靈魂，他想了想，又停止了想象。

他繼續從他身邊的環境中搜羅靈感，窗外是一個美麗的都市——一個看不見的城市。錯綜複雜的高樓大廈排佈在清晨的迷霧下就像一座在雲海中的巨型迷宮。自己就身處於迷宮當中，要如何逃出？他舔了舔嘴唇，這的確是個不錯的想法，畢竟有一整套電影作爲支撐，無論如何都能寫出一篇令人滿意的文章。想了想電影中的細節，他得出一個結論：這個主意也許行不通。儘管以電影爲基礎，可以提供足夠的支撐，可是這缺少文學最重要的一環——創作。長久以來人類引以爲傲的那丁點創意，就在一瞬間，成爲了壓倒人類文明的最後稻草，人類將慘敗人工智能的結局似乎已經注定。想到此處，就如同在迷宮中走到了死胡同。

這使他的大腦得到熱身。或許令人嚮往的舒適是很好的題材。他第一時間便聯想到自然——徜徉在無垠的大海，把心浸潤在浪潮中，心墻被不斷拍打上岸的海浪漸漸推倒。靈魂與自然產生奇妙的連結，沒有一絲微風，也沒有一片雲。“人類的本質是：海水，月亮和一些心碎。”他不得不認同這句話的精妙。大海是自由，月亮是理想，心碎是連接自由和理想的一座橋——這也許是不對的，人類的本質是貪婪，是惡。文學僅僅能讓我們短暫地褪去僞裝，感受月光的溫暖，像退去的浪潮，回歸沙子的清澄。他此刻每塊肌肉都很鬆弛，思緒自然流淌，流進他的甜蜜的幻想。直到月亮羞澀地藏在地平線下，刺眼的陽光終於灑向海面。他隨即醒了過來。這樣的寫法固然華麗，反正與“文學”這一詞的感覺如出一轍。可是他轉念一想，沒有鮮活的人物，再美的天堂也是多餘的。

或許，他可以嘗試塑造一個人物，與《三體》中羅輯一樣，在思想的子宮中孕育生命。艾薩克本人可以作爲男主角，他幻想著女主的輪廓，像捏泥人一樣塑造出她的體態，五官，甚至每一根手指，每條頭髮。他幻想著在雨後的公園，騎著腳踏車的他偶遇了穿著碎花裙的

女孩。她的體香夾雜櫻花的柔香，在被艾薩克鼻子上的化學感應器捕捉到的那一刻，他從鬆弛變爲了清醒。完美的香氣。他偷偷的把頭轉過去，女生也悄悄把頭別過來。兩人的目光連成一線，他深情的注視著她的瞳孔，而她沒有一絲迴避。噢！這該死的感覺，他的腦海中已經浮現兩人溫馨的點滴。他們一起看日落，一起看流星雨，在生日的那天一隻錶將作爲禮物贈送給他，相應地一隻口紅也將成爲禮物。他們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在粉紅色的世界中相互依託、相互期盼。他把臉緊貼在螢幕上，貪婪的抽吸著香氣，他不斷重複這個動作，直到他發現仍然身處書桌前。他多麼希望這是一個完美的故事，他就能和女主角在單純的愛情中長相廝守。可惜，沒有了思潮的激流碰撞，空留人物重複地生活重複地走重複地相見重複地說，回想方才的主意，恍似氣球，鮮豔而空虛。

他靜坐良久，發現了之前想法的問題——過於平淡。任一出色的文學作品必須是能牽動讀者的情感。生動的角色無法提供那種特別的緊張感，無法引領讀者思考，簡單說就是沒有讓讀者重讀的原因。因此，他嘗試著融入科幻元素，假如把故事變爲在兩人在世界末日的愛情故事，不單可以使情節更爲刺激，更可以營造出一種故弄玄虛的深度。艾薩克本人鍾情於賽博朋克類型的文學，或許他可以把故事設定在未來的地下城，講述一個絕境求生的愛情故事。他已經想到最後兩人傷痕累累的依偎在一起，在落日的餘暉下感嘆生命的可貴，故事就在一片祥和中完結。他想了想，不管如何，他的內心已經得到很大的滿足。美中不足的是整篇文章的內容都屬於憑空捏造，對於某些情節的解釋可能會不盡人意，表達也可能不夠自然。最可怕的也許是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局：完美，沒有什麼是完美的，因此這總使人不由得想到現實的破敗。美麗基於破碎，所以破碎也基於美麗。

一切終焉，他實在無可奈何，他便想到以自身經歷出發，或許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會更爲動人，也有真實的經歷支撐。借創作文學的契機探索自己的性格，信念和價值觀——可能才是意識深處自己的不爲人知也不爲己知的目的。很好，探索自我，他猛然想起這就是文學的原材料。沒有什麼，沒有邏輯，沒有文學性，也沒有考慮讀者感受時，才能把自己帶入故事，讓自己成爲故事中隱密的角落，才能塑造出最自然的環境、生動的人物、精彩的情節。不是奮筆疾書，是不緊不慢地寫出些什麼——也許並沒有寫出些什麼。

“文學，探索自我的過程；每一個字節，文學。”

也許時機已到，他敲擊鍵盤，隨後按下滑鼠，點擊發送。

散步的結束

◎ 袁無山

上帝不會把同一片葉子置於我的手中，二次，我早該知道的。

散步者不會迷路，因爲他沒有目的。那也沒有歸處，沒有證據，只是風。愈發覺得，散步只是一場逃避，假設前路會有答案，卻只能用問題解決問題。當我走到塔石廣場，一種無力感從腳心癱軟，無關疲憊。因爲每一次散步，我都無意識地來到這裡，突然想到，所有看似無目的的前進視乎早有一條既定路線，而所謂的自由不過是經過美化修飾的牢獄。

我在散步，不過原地打轉。所謂隨心，牢籠的形狀。

步子越來越急促，曾寫道：“目之所及之風景共同構造了我們的世界，旅途就是如此開始的。”路途遙遠，我好像得到了很多，好像又沒有。我攤開雙手。左手無名指有一枚戒指，沒有意義；一隻從 2019 年就停下的手錶，那些停擺的時間裡，我都做了什麼，沒辦法清晰地想起來。從牙牙學步到青年肆意起步，我走了多遠，或是，一直畫圓。

天空飄下一片葉子，落在昏暗的小徑。

我執，我執。人要放下什麼，我要往哪裡去。想到這裡，西環湖邊，我把僅有的戒指，停滯的手錶放在湖的石岸，剛拾起的葉子也放下，大步拂袖離開。青年的最後一個冬天，還給了我乾淨的手掌。這場散步到這裡結束，五個月，十一首詩，小結。

這世界已不適合流浪

◎ 袁無山

這世界已不適合流浪
月光亂石野白花
我們的語言是擱淺的魚

這世界已不適合流浪
不如大笑
荒謬總好過附和

這世界已不適合流浪
人心直通鐵軌
曠野還在別處

這世界已不適合流浪
雪萊索吻
而你走神

漫長的告別

◎ 袁無山

我來到了你的城市
鑽進鳥的眼睛
扇動標記

從鐵架開始模擬
你的指節／不存在的街道

我想我迷路了
我懷疑有人藏起花瓣

我想我迷路了
尋回戒指的通道

風的酸被虛擬
以太的短波跳閃
故宮　鄉道　電子貓頭鷹

我們走在路上
我們相差三年

憤怒與喧囂

◎ 以馬

二十多歲，我所感受到的，是無盡的憤怒和屈辱。

北上讀書的日子裡，同齡人多數已在外面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有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在自己喜歡的城市租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小窩，有成年人的熱愛和自由。然而我此刻仍居住在蜂巢狀的大宿舍裡，廁所爲幾百人所使用，浴室一大群人如蜂擁般，歡聲笑語地去，回來的時候，連吹頭髮也是幾排人站著同時使用插座。

或許我並不喜歡集體生活。所以宿舍生活的所有枝微末節，都在增加我的心理壓力，都讓人無法忍受，瀕臨忍受的臨界點。因此壓力轉爲怒意，連學校裡擁擠湧動的人群，都能讓我崩潰。

在宿舍，一夜間好像從自由的大學生，回到了密集式的高中生活，人是越活越回去了。挫敗感油然而生，然而每個同齡人擔憂的問題並不一樣，有人是因爲工作、房租、繳稅，還有人是戀愛結婚、健康問題，有人要照顧年邁的父母，還有研究所論文壓力。我們經常身兼幾種問題，甚至有些五六樣問題全中了。開始遇到與朋友斷交，與戀人異地、分手。

“過去擔心的全部成了真。”他們說。

“二十歲至三十歲，是我人生中最迷茫和痛苦的時期，和那麼多好朋友斷交，帶來的痛苦遠比我分手更甚。每一次斷交我也對自己有很深的反思和感悟。”

剛畢業出來的這半年生活，是充滿喧囂的，自己內心的聲音，社會的聲音，家人朋友的聲音，全部都湧入了我們的大腦，每個決定都牽涉這樣那樣的關係。一時間連我與身邊的人都成了躁動者，抑或是抑鬱者，因爲我們還無法習慣這種壓力，時常發怒，冷靜之後又是痛哭，這是三十而立之前的生活。

憤怒與喧囂，其背面是生命的激情。憤怒，那仍是年輕人對於世界的痛感，是鮮活的生命在佈滿荊棘的地面上打滾，被刺出血後流露的情緒。是初入社會時，被不公不義之事所激起的驚詫，那是所有初出茅廬者所共有的獨特狀態。儘管莽撞，但卻有其珍貴，也許只能保持三四年，接著就是麻木。生命的激情，知道自己爲何憤怒，清晰自己的局限缺點爲何，究竟過往何種過失導致今日之局面，皆開始清晰了然。

儘管期待而立之年的到來，但二十多歲的生命經驗仍然是珍貴的，很多新鮮的體驗，就如童年時期一樣。我珍惜著我此刻的迷惘和憤怒，因爲下一個時期又是另一種新的情緒。不論過了而立還是不惑之年，我仍希望保持我對生命的敏感，見歡喜之事能笑，見不公義之事會憤怒，銳氣讓人被荊棘扎得鮮血淋漓，生命的那一絲不屈與倔強，我卻希望能夠永遠刻在骨肉之中。

葬禮

◎ 王琪楹

葬禮上有兩種人
一種是死人
另一種是來告別的活人

對於死人
死亡毫無意義
葬禮也是

活人是葬禮的主角

活人哀哭自己
失去了兒女
失去了愛人
失去了雙親
失去了摯友

活人錯愕同類猝
然止步的生命
不停目睹一聲聲尖叫戛然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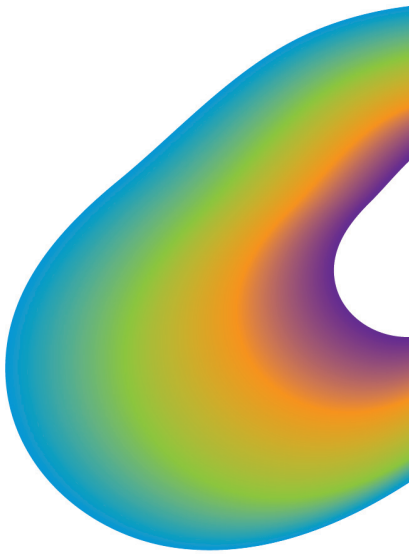
葬禮是一次次高舉鐵錘對活人的迎頭敲打

死人
他們也曾活著
在生時被迫一路尖叫
一路失去
一路奔向死亡

直到真正死去那刻
再也不會失去
也不會得到

夢蝶

◎ 羅國盈



我似躑躅
在滾水當中
瞧到了溫度的形狀

眼前
僅有的黃藍
是這裡的全部

身上的行囊
只有枯枝般沈重的身軀
衣衫襤褸

烈日當下
腳下的棉花
吸走了我的力氣
堅韌固執的勇士
永不回頭

沙沙的風
捲起了黃茫茫的紗布
覆在我的眼前

漫漶間
眼前的景
滋潤了我的喉嚨
依稀響起的凱爾特音樂
曼妙而古老

鐘聲
把地下變成了
清涼的水
澆灌了我的身心
是一座拔地而起
的宮殿
無處不在吐露著
神聖與美

是比佩特拉更宏大的建築
是我的烏托邦

終於
我終是尋到了
我伸出手
化成綠蝴蝶般
破殼而出

曾被禁錮的
我
飛出來了
那麼請讓我離它
還近些
觸碰到
它邊上的那束光吧

我要永遠在留這裡
這片我窮其一生
追尋的淨土裡

請銘記
我
一位戰死沙場的
夢想家

回溯

◎ 朱嘉怡

你曾記得自己
爲何而尋
在眾星閃爍的夜晚
最不起眼的那一顆
是你
過往的努力
換取不了任何
成果
你沒有否認
他們說
如何書寫靈感是小說家的本領
可惜你沒有
賦予價值是起一個書名
你這樣回答

人們忘記
追逐星辰的意義

在滿懷期待的眼神中
失望而回
從此踟躕不前
成爲一隻隻
螢火蟲
但你成爲一顆星

還記得
你曾提起過
不起眼的星星
爲何而尋
你說
書名
是被賜予的禮物

空虛的人

◎ 旺旺

“偏見是無知的產物。”——威廉·哈茲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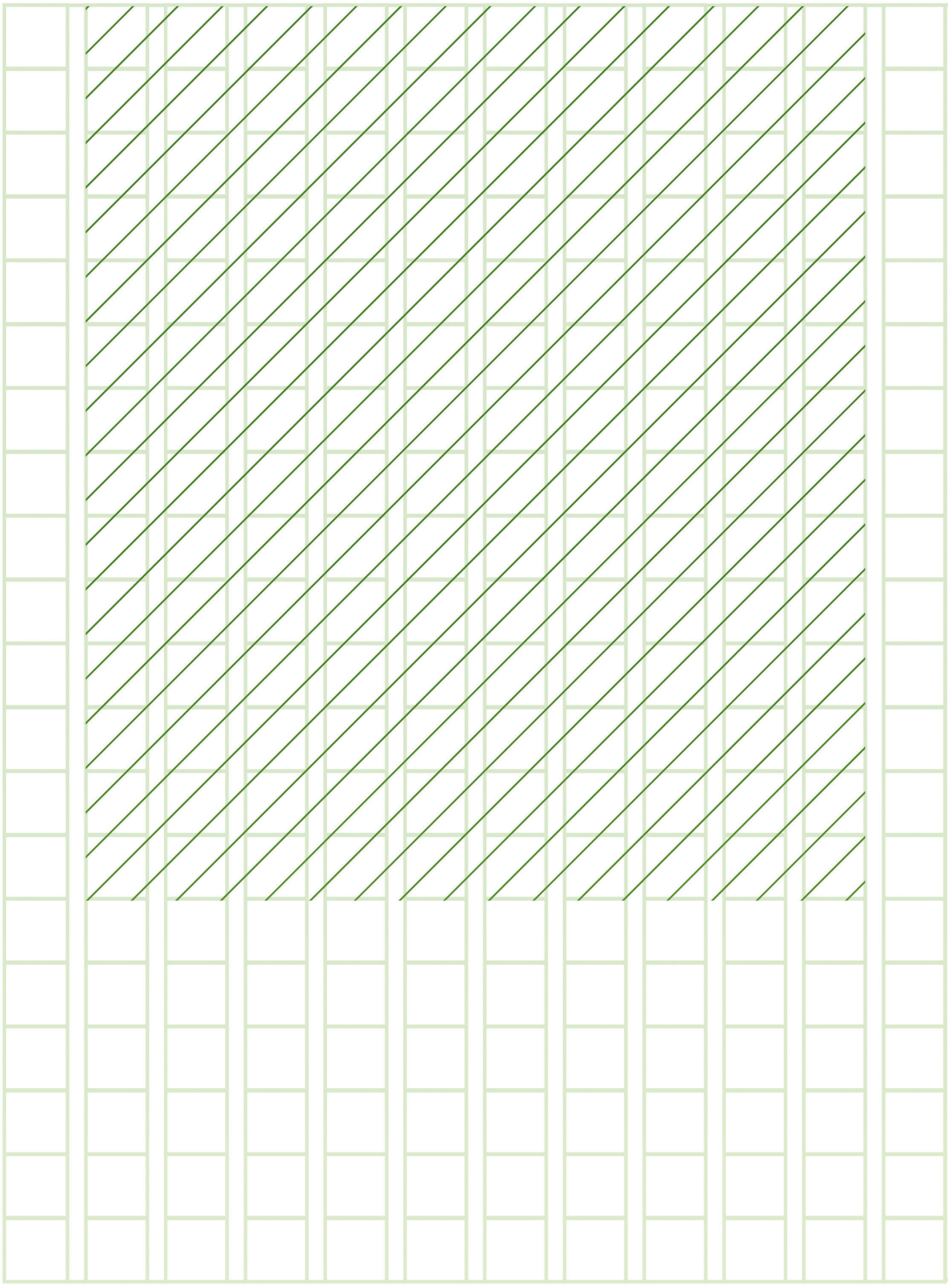
偏見來源於無知與偏執，它隱匿於人的潛意識中，干擾著判斷是非的權能，使人不再服從邏輯的推理，而單憑片面的信息與情緒的紊亂去不由自主地妄下定論，從而產生一個空虛的人。放眼當下，由偏見激起的社會亂象層出不窮，我們應當構築起理性的城牆，守望著內心的良知，杜絕偏見吞噬或成爲偏見的編織者。

偏見，如同壯闊的冰山矗立於天地之間，仿佛千年不化。當偏見已然穩穩地壓在人心之上，溝通便如同一簇渺小的火苗轉瞬即逝。無可否認，溝通面對理智尚存的個體尚能融化其心中的碎冰，但當面對著的是一座代表社會體系的巍峨冰山，溝通的聲音將傾刻間被風聲掩埋。就如二十世紀的英國政府對著名科學家圖靈的同性戀傾向定罪，一切溝通成爲虛無泡影，偏見甚至凌駕於象徵“公平正義”的法律之上。對抗整個社會體系，只能由同樣受偏見迫害的人們舉起一簇又一簇微弱的火苗，使其不斷地交織重疊，不斷地發光發熱，不斷地進行抗爭，才有一絲希望將冰山沉入海底。

偏見，如同深邃的水潭涌入意識的溝壑中。當水潭漲潮，冰冷的潭水瞬時吞沒你的身心，浸入你身體的每一個毛孔——使你寒顫、使你垂死，但你必須掙扎著探出水面求生。我們不應理所當然地接受偏見，任其在心中留下傷痕，但我們又不得不與之共存，並期望著終有一日將其終結——溝通的對象不僅僅是他人，還有自己。當極端的偏見聚斂一點便誕生歧視。混亂的二十世紀的美國，黑人生來便須經受不人道的欺辱與不平等的對待，馬丁·路德金亦是從這惡劣的環境中成長，但他並未因受人凌辱而麻木不仁、妄自菲薄，甘願向偏見的制造者俯首，忍辱負重，不卑不亢。他在餘下的生命中不斷地奔波各地，向社會爭取黑人的權益，最終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成爲了治水的先鋒。

偏見，如同潛蹤匿影的藤蔓向著人心深處的花圃不斷交織與蔓延，它們將根脈狠狠植入淨土，無時無刻不貪婪地吸食著良知，以此生根發芽：它們吞噬了人的理性，佔據著人的意識，操縱著人的喉舌，進而將渾身鋒利的毒刺纏繞在受害人的脖頸。只要差異存在，偏見便無法從根拔起：即使律法禁止，世界各地種族歧視的現象還是頻頻發生；即使人民遣責，阿拉伯地區的婦女還是沒能摘下黑紗；即使抗議遊行，窮苦難民祈願安居樂業的夢想仍未實現。正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滋生了偏見，從而導致社會亂象，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無法消除，一個沒有偏見的世界便不可能存在。

這是一個偏見與爭執頻發的時代，但相較於過往，尖銳的矛盾已顯得緩和。抗爭的路程道阻且長，我們雖無法創造一個毫無偏見的世界，就像我們無法窺視與操縱他人的內心，但我們可以隨著歲月的演變不斷向偏見作出反擊，最大限度地削弱它。讓我們以理性爲盾，以呼聲爲劍，向著消除偏見的道路勇毅前行吧。



文學評論

澳門文學根植於多元文化環境

◎ 吳志良

我們知道，文學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爲媒介的藝術表現，從小說、散文、詩歌、劇本，到文學技巧、手段和批評，各種各樣的文學創作所反映的是個人的體驗與想像以及它們與群體和主客觀社會現象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是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文學創作，創作者的情緒和感觸得以抒發和釋放，而通過讀者的欣賞，進而觸動他們的情感，實現創作者與讀者主觀情感的對話，也使文學的發展，進一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緊密地聯繫起來。

澳門由於她的歷史和地緣關係，成爲近代史上中西文化最早交匯的地方。自明中葉以來，中外文人墨客相繼來到澳門或附近地區遊歷旅居，所見所聞，無不觸動文人墨客的情感和靈感，在諸多文學佳作中留下這些感懷的蹤跡。例如湯顯祖所作的《香罽逢賈胡》，便反映出他首次遇見西方商人的驚喜，在《牡丹亭》中以佛學的宗教標記代指澳門天主教傳教事業的蓬勃景象，如今已成爲澳門城市發展初期社會面貌的生動寫照。另一方面，葡萄牙詩人卡蒙斯遊歷東方所作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部分情節，通過紀念建築的描繪而早已深入澳門民間，也成爲澳門城市文化標記之一。

及至清代，吳歷創作《澳門雜詠》三十首，其中“一曲樓臺五里沙，鄉音幾處客爲家。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隔浪斜”，生動地反映出當時澳門商埠的地位以及在經濟上對海外貿易的倚重。後期在澳門長期生活的葡國詩人庇山耶所創作的《滴漏》，更在葡萄牙文學史上被視爲象徵主義詩歌的典範，對二十世紀葡萄牙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進入二十世紀，澳門文學邁進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中文、葡文以至“土生葡語”文學都取得長足的發展。以創作舊體詩詞爲主的“雪社”，與民國幾乎同齡，雖然只是一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雅集，沒有嚴密的組織，也稱不上是什麼“社會團體”，但它作爲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地居民爲骨幹的文學團體群落，對澳門詩歌發展的貢獻顯然是突出的，影響也非常深遠。一九三〇年代，澳門出生的詩人華鈴（馮錦釗）在上海發表了大量的新詩和譯作，在抗戰時期名噪詩壇。一九六〇年代“紅豆文社”的成立，既標誌着進步文學與澳門文學合流，也爲文學創作題材本土化、更多地反映澳門基層社會現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平台，奠定了日後澳門現代文學蓬勃發展的根基。葡裔社群在同一時期也湧現出一批既反映族群生活、又反映對種族文化和平共處的期盼，例如江道蓮、飛歷奇、飛雅德、高美士等。

澳門在一九七六年開始進入社會制度本地化的歷史新階段，並隨着中葡兩國順利解決澳門前途問題而使其進程深化。不少澳門的居住人口從逗留的觀念逐漸演變成定居，各項社會設備的建設和落成，使澳門的不同群體有了共同相處的空間和溝通的機會，造就了澳門本地造型藝術、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出版方面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在這段時期成立的“澳門筆會”，目前是聯繫團結澳門文學創

作者的重要平台，在構建澳門本地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發揮總結經驗、鞏固記憶、提煉精粹、充實內涵的作用。澳門基金會在一九九〇年代初與澳門筆會合作，設立“澳門文學獎”，和《澳門日報》合辦“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十多年前與文化局合作出版《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以及由其他文學團體舉辦的“澳門文學節”、文化部門開設的“澳門文學館”等，更爲儲備澳門文學創作人才提供平台，爲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澳門文學事業創造條件。

隨着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家庭，在主權治權合一符合澳門社會結構和時空框架的條件下，本地文化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特性既是社會現實，也成爲澳門社會的普遍共識，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成爲當前澳門社會的奮鬥目標之一。具體而言，隨着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實質建設階段，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大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建也將進入實務階段。可以預期，澳門文學藝術界將比以往更積極地講好澳門故事、投身發展大灣區文學、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

從澳門文學發展歷程可見，儘管澳門文學根植於多元文化環境，但更爲重要的是，澳門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的。過去，我們把澳門文學視作海外華文文學的一部分，通過這個角度探討歷史上澳門的文學現象，本身有一定的現實需要，也具備一定的科學性。然而，隨着澳門和內地兄弟省市在發展歷程中產生越來越多的共同經歷，澳門文學已奠定了與過往不同的社會基礎，其發展方向也被賦予一層嶄新的社會意義。澳門文學回歸祖國文學大家庭，作爲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具備充足的條件和說服力。對澳門文學的研究，也應該按照其歷史語境和社會現實，更多地從中國文學的視角加以剖析，既可鞏固澳門主流社會在回歸後對澳門歷史和社會論述的話語權，也使“和而不同，群己合一”以及愛國愛澳的價值觀作爲澳門社會的磐石進一步得到鞏固，強化澳門社會的政治共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廈門大學成立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將有助於促進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的研究，對加強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也將有莫大的助益。台、港、澳文學的發展壯大，必將促進中國文學的繁榮，而中國文學也可以利用台、港、澳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更好地推動國際傳播，擴大國際影響力。借此機會，我也衷心期待，兩岸四地文學理論界的先進友好更多關注澳門文學，更好地發揮澳門的作用，在打造粵港澳文化共同體和繁榮中國文學、增加中國文學國際話語權的道路上出謀獻策，助力澳門文學更積極地發揮講好澳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的天職，爲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廈門大學“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上的致辭）

編註：廈門大學“台港澳作家研究中心”掛牌成立於 2022 年 10 月 29 日，受疫情影響，儀式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進行，兩岸 30 余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從事台港澳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包括台港澳地區作家代表，中國作協、中國世界華文文學會、香港作家聯會、澳門學者同盟、福建省文聯、福建省作家協會、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台灣清華大學等機構代表。

澳門文學研究的窗口
——《澳門日報》文學副刊談

◎ 鄭靖

澳門回歸風雲幻變，數百年滄桑堪回首。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有詩曰：“兩洋咫尺判西東，放眼環球九萬通。”位於東西望洋之間的小小澳門，承載了近代以來令人震驚的偉大歷史。

澳門無疑是迷人的。澳督馬俊賢博士曾在1986年5月15日貝南宮的就職典禮上說：“澳門本身是多種顏色的編織物，由各種文化之線，以千種形式織成。”是的，澳門就是這樣一塊寶地，它非凡的文化魅力令無數人深深著迷。

首先，澳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澳門地處東南沿海的珠江西口岸，原屬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與今天的珠海市灣仔鎮一衣帶水，文化上與粵港兩地一脈相承，都是具有嶺南特色的粵文化。不論從歷史沿革、地理區域、社會經濟方面看，還是從宗族種姓、文化心理、民情風俗等方面看，澳門均與珠三角各地基本相同，體現出粵澳本爲一體的歷史狀貌。自葡萄牙人據居澳門，爲其注入了來自歐洲等地複雜多樣的血脈之後，這片土地便日益豐饒起來，以一種弱小卻倔強的姿態成長於祖國的邊陲，成爲了不同民族、種族和文明的彙集地。

其次，澳門是一個形態獨特的文化空間。澳門所遭遇的歷史命運與所包含的文化意蘊，使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一個積澱著多重指涉的文化名詞。澳門於1557年開埠後，成爲中西文化、宗教長期交匯之地和東西方“互看”的一個視窗，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在漫長的歷史當中，逐漸形成了“博物館式”的都市風貌，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因此，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融，探討跨文化性質的內涵，是一個要用多元視角對其投射並不斷進行研究的課題。正因爲澳門有如此豐饒的歷史文化，所以在研究澳門文學時，就不應只是關注文學自身，更重要的是聯結它背後所蘊含的歷史和文化。

最後，“小”澳門有“大”容量。作爲一個形態獨特的文化空間，澳門在平面地理學意義上是很小的。在歷史上，澳門曾有過相當於鄉鎮一級的建制，有香山澳、濠鏡、濠鏡澳、濠江等古稱。1999年回歸時，澳門是一個只有43.5萬人口，23.8平方公里土地的半島；今天，澳門已經發展成爲一個擁有67萬人口、32.9平方公里土地的國際化都市。但澳門永遠跟“大”是不沾邊的，香港人管澳門叫“澳門街”，澳門人自己則有“土澳村”的揶揄叫法。林中英在發表於1998年總第13期《澳門筆匯》的《小澳門 大澳門》一文中也說：“澳門社會的微型格局，特別在身旁那個大香港的陰影之下，澳門人的確普遍大氣不起來。”一直以來，澳門跟在香港後面亦步亦趨，唯香港“大哥”馬首是瞻；然而，回歸以來，多年的“小弟”已在不知不覺間超車“大哥”。以經濟爲例，回歸前的澳門經濟總產值不足一百億澳門元，到2015年已達三千六百多億元，增長三十多倍，人均產值亦水漲船高，於2007

年超過香港，2014 年超過瑞士，位居全球第四位。這幾年大環境不太景氣，經濟有所下滑，特別 2020 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以來，經濟更是受到巨大衝擊，但人均經濟產值仍然超過香港。昔日的梳打埠，已是世界最富有的地區之一。2017 年 1 月 18 日，港媒《東方日報》的“雪泥鴻爪”專欄《小香港與大澳門》寫道：“論人口，澳門不及香港十分之一；論面積，澳門僅約香港三十分之一；論回歸，澳門比香港遲兩年，但各方面條件都不如香港的澳門近年脫胎換骨，在很多方面後來居上，大香港及小澳門已有倒轉之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小”“大”之間，並無絕對；澳門的“小”，僅僅是從地域上說，它的內容量卻絕不止於此，就像饒芃子在《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一書中指出的：“一個地區的文化學術意義和價值並不決定於該地區的大小，而在於她的內涵，她所蘊涵的文化學術命題的價值和意義。”[①] 澳門有四百多年的中外交流歷史，“小”澳門非但不小，反而更像是一部塵封了四百年的“大”書，靜待後人翻閱。澳門之獨特、“小”“大”合一及神秘的歷史文化，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所不能取代、也不能比擬的。因此，回歸前，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在富豪酒店門前朗聲一句“澳門是越看越大”，是很有見地的。

在這樣一個邊陲之地萌芽壯大起來的澳門文學，無疑具有強烈的獨特性：在中華文化圈裡，澳門既是與西方文化現代性最早相遇的區域之一，又是最晚擺脫西方政治權力直接宰制的“特區”。這種政治格局約束使 20 世紀的澳門漢語文學徘徊在中國文化 / 文學的邊緣，成爲見證中國文學現代性所尋求的他者鏡像。

然而，澳門文學卻又不是一個無關的、遺世獨立的“他者”，它是中國文學現代性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中國新文學的認知鏡像。朱壽桐在《從澳門說起》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近代，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性，應該從澳門說起。”[②] 重新定位澳門以及澳門文學，在澳門文學研究中參考並使用澳門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構築新的文學史敘事，使這項研究具有了重寫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潛在價值。

在漫長的 20 世紀，澳門文學發展的進程是緩慢的。儘管從 1930 年代開始，由時局劇烈變動而催生的“抗戰文學”的強力植入將步履蹣跚的澳門文學直接納入中國新文學的賽道，然而，華文純文學期刊和專業作家群體的同時缺席，使真正由本地萌發的澳門文學看起來似乎仍然處在“冬眠”狀態。直到 1980 年代，本地詩人韓牧提出“建構澳門文學形象”的議題，“澳門文學”才在之後的 1991 年，於廣東中山市舉行的第五屆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被正式納入“華文文學”範疇。

澳門新文學真正的蘇醒，得益於現代報紙媒介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強烈地震顫了中華民族的神經，各界愛國人士紛紛走上街頭組織救亡運動。誕生在這烽火漫天危急時刻的澳門中文報紙，自出生便肩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從抗戰時期的《朝陽日報》、《大眾報》、《華僑報》到新中國成立後創辦的《新園地》，澳門的中文平面媒體行業在老一輩報人和愛國志士的竭力維持經營下艱難地成長起來。及至今日，澳門共有報社 42 家，報紙 42 種，其中外文報紙 7 種，中文報紙 35 種[③]。中文日報或準日報 13 種，包括《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新華澳報》、《濠江日報》、《正報》、《大眾報》、《星報》、《現代澳門日報》、《正思今日澳門》、《力報》、《澳門時報》、《捷報》，其餘爲定期或不定期出版之週報或月報。現行創辦時間最早的報紙是《大眾報》，創辦於 1933 年。從創辦時間看，回歸前（1933-1999）創辦的中文報紙有 14 種，

回歸後（1999-2021）有 21 種，且每一個十年均有新報面世，熱度呈穩定加速上升之勢。在多媒體、新媒體、短視頻大行其道的今天，澳門報業所呈現出的蓬勃興盛之勢，蔚爲奇觀，令人稱奇。按總人口來計算，大約平均 1.6 萬人就擁有一間報社，其密度之高世所罕見，堪稱世界奇跡。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來依然有新報社新報紙面世，最新的有 2019 年創辦的《大灣區青年報》、《蓮花時報》及 2020 年創辦的《天空時報》，可見澳門大眾對辦報及讀報長久持續的熱情。

澳門本土的平面媒體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形成了今天以《澳門日報》、《華僑報》爲主體的報業格局。本地重要的中文報紙一般都設有刊載文學作品的副刊，如《澳門日報》的“新園地”、《華僑報》的“華座”等綜合性副刊和《澳門日報》的“小說”、“鏡海”、“語林”及《華僑報》的“華青”等文藝副刊。哪怕《力報》、《澳門觀察報》這樣的小報，亦都設有副刊，刊發一些文學性較強的散文或詩歌。例如出紙一張、只有四版的《澳門觀察報》，亦專門拿出一整個版面（第三版）作爲副刊，並設有“書路之旅”等專欄。澳門回歸之後，雖然有《澳門筆匯》、《中西詩歌》等純文學期刊定期出版，並且爲文學創作、傳播和研究提供了相對完整的空間，但是副刊作爲澳門文學最主要的園地這一特徵並未根本改變，所謂“框框文學”仍然是澳門文學最爲鮮明的特點。因此，廖子馨在《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一文中說：“澳門新文學是在報紙副刊的搖籃裡成長的。”④ 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也認爲：“澳門副刊文化與澳門文學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學和文化副刊成爲澳門文學的主要揭載園地。”不僅如此，他在書中更進一步點明：“《澳門日報》每天一版的‘新園地’，成爲澳門文學主打文體——散文包括隨筆的集散地，澳門文學的創新文體——漢語新詩，是該報副刊的常備內容。……更加重要的是，《澳門日報》的‘新園地’雖然以澳門文學家爲骨幹作者，但從來就是想向五湖四海公開欄目的公眾園地。來自各地的華人寫作者都有機會在這塊園地上種植自己所擅長的文學果苗。一些由於各種機緣走出澳門的作家、評論家，如著名詩人陶里，還有區仲桃、穆欣欣等，都繼續在這片園地上澆灌自己的澳門夢想。……《澳門日報》的副刊文學確實反映了澳門文學的基本格局。”⑤

由此可見，《澳門日報》文學副刊作爲澳門文學發展的主陣地及重要媒介，吸引聚集了本澳絕大部分的創作群體。二者之間的穩固關係讓以《澳門日報》文學副刊作爲研究與關注澳門文學總體風貌的切入點具備科學性和可能性，也讓我們能夠以實在的姿態切實透過文學這扇視窗，來把握澳門文化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

① 饒芃子 . 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 [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

② 朱壽桐 . 從澳門說起 [N]. 澳門日報，2011-12-7（F5）

③ 資料來源：現期報刊查詢｜澳門公共圖書館 (library.gov.mo) https://www.library.gov.mo/zh-hant/library-collections/newspapers/current-newspapers

④ 廖子馨 . 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 [J].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1)：10-12.

⑤ 朱壽桐 .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 [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54-155.

天秤座的召喚
——甘遠來〈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賞析

◎ 陳家朗

這是一首召喚天秤座，以及附著其中的平衡義、神話，星座的卜算，以作抒情的詩。

譬如，“無非是一種愛和屬性的祝福。”一句，因愛即是一種平衡——接受，與給予，像“南方的潮濕“和“北京的風”，成就了（甘遠來）一個人一般。而“無非”乃是一判斷之詞，一如天秤有爲公平與正義，真理或與之相類的理念去作判斷的那特質。一如愛。甘遠來不但召喚了這“判斷的特質”以作天秤座的抒情，更加，以一個“懂”字連起了“星星的行軌”與“愛與祝福”的認知，以及“無非是”的判詞——他之所以能夠斷定星星行軌即是愛與祝福，即是因爲“懂”——且他又將這“懂”義活活嵌入了題目。

我們在此遂能見其巧心。

詩的第二節，更是提及“而萬物對我／像澆灌一朵猶豫的花”。“澆灌”，乃是一施予恩惠的關係。而反之呢？天秤對著萬物，則“負有巨大慣性”，且此慣性明白即爲“懶惰且善忘”的原因：我們既感受到詩人在此詩正興心讚頌著天秤座，恰似懶惰且善忘並非因爲愚昧不清——因爲“我們是敏感”的——而我們之所以是“一朵猶豫的花”，乃因我們“辭讓地在日光和陰影的交界生長”，原來：懶惰且善忘皆是因於辭讓，像一朵猶豫的花，也是，像天秤座在萬物與我之間獲取了一最美最善的平衡。

“天秤座是夜的孩子”，夜有著柔情、激情、陰暗傷色的特性，師永濤先生曾在《唐代的鄉愁》中作了一番精彩論述。月湧大江流，何嘗不是柔情與激情的揉合。甘遠來更使用了天秤座作爲星星形狀的特性：在第三節，“禮貌地向浪緣的曲折鞠躬”，想這大多即是在海浪邊緣彎腰前行的姿勢，由此即處境中之“我們”得以“閉眼前行”，一如無懼於看不見的黑暗。因此，也一如獲得了“勇氣”。在海浪中得以平衡，許也與我們能夠感受海浪——星球的轉動——也能夠從這對轉動的熟知中“指認出氐宿和春季大三角之間的形狀”，以一種“全知的語言”的嘗試(“全知處”，許即是“星占”)，充滿喻意的詩境。

而這也是進退的平衡。既知人若是缺乏退讓的勇氣，那麼那人的“強大”，實都只是膽怯的囂張聲勢，或者是無知，不自量力而已。惟看“全知的語言”又是怎麼樣的語言呢？在我看來，許是海浪（聲）的語言吧，許也是星星的寂靜之語，這樣，或許，亦能夠與“如歌的海浪”組成相對的意義關係。

“共時”，是偶然的，“歷時”是實際經歷的，在第四節，延伸上節“語言”的意象，以“古漢語”、“粵語”爲象徵，詩人彷彿書寫出了“今與昔的平衡”，或竟將不陷於偏執的精神，說成“從一而終；比描摹神的痕跡更困難。”天秤座本來便有一則神話，這節詩也

像是在巧辯地推敲出不陷著兩邊才是掌握了平衡之妙，妙即是神。至於“神在語言中誕生”，除了可讀作詩人對語言文學的極致推崇外，亦可參考經典的卡西勒《語言與神話》一書：語言是因人類捕捉那些激動心神的瞬間所試生出來的（瞬息神），語言並非工具，而更有感應神的一面——這也即是詩之興。甘遠來作爲一研讀語言學的詩人作者，我們讀其詩時，或亦可多因循之而貼近其知識，把握文本的外緣資訊以增幅閱讀的有效想像。子曰，多識草木鳥獸之名。

“於是，我們徘徊”，其原因是“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平衡，這又連回第一節的“懂”的脈絡。在第五節，“徘徊”既是一種平衡，那麼其實在今日、明天與昨夜的“難以抉擇”，也就頗爲正面之詞了，那許即是“謹慎地構擬／嘗試還原祂的真名”的“謹慎”的精神，平衡之所求，爲了成就愛與祝福，里仁之美。

故在位處尾末的第六節，甘遠來更將詩中書寫到的語言（三、四節），時間（第五節），與詩歌，相等於愛的本義。倘若詩是人對萬物的、“文”的轉化，則言立乃因於心之生，若這“心”更是愛，是辭退的平衡，是仁，即是美……這些，原都是我們“謙卑的探索”。我們在滿佈語言、時間與愛的編織的這首詩中，得以參與，或如親身進行著一自我的探索（“我們還在謙卑地探索……以及自我”）。

Libra 是天秤座，輕唇音是唇齒音，重唇音是雙唇音。“古無輕唇音”是聲韻學裡所推論出的上古漢語的特徵。“我們又該如何／編譯複雜的上古音節。這迂迴的心”一方面可能指對過往的神性的追摹實難（但乃爲我們想要用力探索的對象，以詩），綜觀全詩，這神性，又有愛，以及與之相連的思考（即本詩）、生活方式的內涵（閉眼行海處、對萬物負有巨大的慣性處、徘徊處）。另一方面，“Libra，Libra；是風捎來的信”——“風”在上古音裡即是重唇音，以“p”爲聲母，故難以編譯的是上古，是天秤的神性、愛以及與詩相關的精神，像風捎來的信。

而我們既知它是“複雜的”，但詩人仍不放棄探索，或許，詩心之於我們也是、不放棄探索，這迂迴的心。

附錄：

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
◎ 甘遠來

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
星星的行軌，無非是一種愛和屬性的祝福。
南方的潮濕和北京的風
成就了我，半典型的天秤座。

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
我們敏感，懶惰且善忘
經常自言自語。對萬物
負有巨大的慣性
而萬物對我
像澆灌一朵猶豫的花
重瓣複葉，生長鋸齒狀的葉片
辭讓地在日光和陰影的交界生長

天秤座是夜的孩子
曾指認氐宿和春季大三角之間的形狀
又嘗試從全知的語言開始投射
一個人，又似是諸果之因
人生海海。浪潮如歌
我們必須閉眼前行
禮貌地向浪緣的曲折鞠躬
才能獲得語言賦予我們的勇氣

由共時到歷時。由古漢語到粵語，
從一而終；比描摹神的痕跡更難。
而神不可接近
用文字試探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謬誤
但語言全部知道；神在語言中誕生
先於神的靈光和恩賜
於是，我們出發。天秤座是懂天秤座的

於是，我們徘徊
天秤座總是難以抉擇，比如今日
明天與昨夜；我們總在尋找
某種合適的平衡
小心翼翼，謹慎地構擬
嘗試還原祂的真名

九月和十月是天秤座的旅途
我們還在謙卑地探索
語言，時間，詩歌
愛的本義，以及自我。

Libra，Libra；是風捎來的信
（古無輕唇音我們又該如何——）
編譯複雜的上古音節。這迂迴的心

澳門文學動態

豐富作家影像　折射演藝文化

《澳門文學一代人》年內開播

由澳門筆會推出的系列式文學紀錄片《澳門文學一代人》，二月三日晚在筆會會址舉行試映會，多位文學界及媒體友好應邀出席，並在觀映後與製作團隊交流。該齣紀錄片隨後將最後修正，爭取今年內對外發佈。

《澳門文學一代人》屬於澳門基金會贊助的文學紀錄片項目，每年選取不同世代具代表性的澳門作家訪談，以深化各界對一個時代澳門文學作家的生平和文學作品等認識，從而塑造更實在的澳門文學形象。首集三名受訪者包括澳門老作家冬春軒（劉樺）、資深劇作家兼小說家李宇樑及青年詩人袁紹珊。該項目由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擔任監製，本地作家陸奧雷、賀綾聲任策劃，陳雅莉任總導演。首集請來製作人彬仔 @ 歡樂馬介休李智彬擔當紀錄片主持兼導演，以其視角展開一場老中青三代的澳門文學之旅，影片從側面折射當下澳門的演藝文化生態。

記錄本土記憶

廖子馨表示，《澳門文學一代人》進一步豐富澳門文學史料在作家影像方面的空缺，是收集手稿、肖像外，同樣值得投放資源的環節，將成爲澳門文學史、澳門記憶中重要的一部分。不少澳門文學發展過程中有着重要貢獻的作家，有些還未來得及多做兩個訪問，便已離開我們。看到在世的不少作家年事已高，更觸發製作紀錄片系列的想法。

陳雅莉指出，首集原定於去年底推出，惟受新冠疫情影響，故安排在農曆年後試映，在聽取修改意見、去蕪存菁後，盡快落實今年內公映。

立法會議員陳浩星對筆會作家紀錄片高度評價，認爲此舉甚有意義，有助提升澳門文學形象，有利於青年一代了解澳門文學的現狀，也會令更多人透過文學去觀照社會發展與自身成長，益發熱愛生活。值得向青少年廣泛傳播，建立文化自信。他祝願這項文學工程持續發展。

出席試映會的嘉賓有議員陳浩星，紀錄片受訪作家、製作團隊，澳門筆會會長李觀鼎、常務副會長湯梅笑以及多位藝文、傳媒界人士。

澳門作家走進校園推廣閱讀

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日報合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的延伸活動“閱讀寫作講座”於年初繼續展開。活動旨在持續推廣校園閱讀，培養學生多讀多寫的習慣。講座活動配合徵文比賽開展，至今已舉辦七年，舉辦場次逾一百八十場。

第二十八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之“閱讀寫作講座”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開展，參與學校共十七所。今屆講座邀請了澳門作家李宇樑、陸奧雷、梁錦生、李峻一、李懿、林格、紫寧及李爾分別於上述期間入校開講。

澳門文學館辦兩文學講座

澳門筆會會長李觀鼎教授應文化局邀請，於新啓用的澳門文學館主講兩場文學講座，爲公眾講述澳門文學發展，解析澳門文學的形象。去年十二月九日，首場講座以“文學是什麼”爲主題，李觀鼎教授與公眾深入淺出探討作品、世界、作家、讀者這四個要素在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性。十二月十日場的講座，主題則爲“澳門文學形象與文化自信”，具體分析澳門文學形象意涵以及闡釋澳門文學的發展。

《童一枝筆》故事會受親子歡迎

獲澳門基金會贊助，由澳門筆會主辦的兒童文學電子刊物《童一枝筆》，二月十九日假白馬行星光書店舉行第十六期期刊發佈會。活動統籌羊豬老師、主編黃健威、美術編輯尹應明，作者彭執中、向天屏、陳康妮、古月、一尾海豚、賴兒、Caroline、壹壹、李宛恩、呂靖熙、梁梓萱等出席，與參與故事會的廿多名親子開心互動，場面熱鬧。

本期以“科學童心創”爲題，鼓勵作者書寫科普題材的兒童故事。活動中，羊豬老師和趙艷玲以教育互動劇場模式和小朋友一起演繹作者陳康妮的故事《澳門機械狗啤啤創業》，共同了解有關風箏飛行、創業理財方面的科普知識，在總結時提醒父母重視培養孩子的兒童財商，建立良好的金錢概念和資源運用習慣，努力致富的同時，不致成爲物質的奴隸。

除刊載資深作家作品外，不乏小學生及中學生投稿之作。星光書店負責人表示，全力支持本土兒童文學創作，未來將繼續借出場地，鼓勵本地創作人舉辦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

龔剛新著獲評“十佳華語詩集”

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學術總監、中文系教授龔剛的新詩集《我聽到了時間的雨聲》，日前獲評“二〇二二年度十佳華語詩集”。

“二〇二二年度十佳華語詩人、十佳華語詩集”評選活動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中國文藝家》雜誌社、《詩潮》雜誌社等聯合主辦，由作家網、北京文藝網、北京詩歌網等協辦。該獎項的評選活動自二〇一八年開始，至今已經成功舉辦四屆，受到海內外詩人的廣泛關注與普遍好評。根據規則，從海內外華語詩人與二〇二二年度公開出版的詩集中，推選出“二〇二二年度十佳華語詩人、十佳華語詩集”的入圍名單。龔剛《我聽到了時間的雨聲》與梁曉聲《鐵與綢》、安琪《你無法模仿我的生活》、梁爾源《蝶變》等十部作品最終獲評“二〇二二年度十佳華語詩集”。同時，《我聽到了時間的雨聲》入選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評選的“二〇二二年度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好作品名錄”。

ISSN 1680-6476

定 價 Mop 20.00